

西
北
纪
游

西北紀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實價每册大洋三角——

編輯者 上海滬江大學西北考查團

發行者 上海滬江大學西北考查團

發行所 上海滬江大學西北考查團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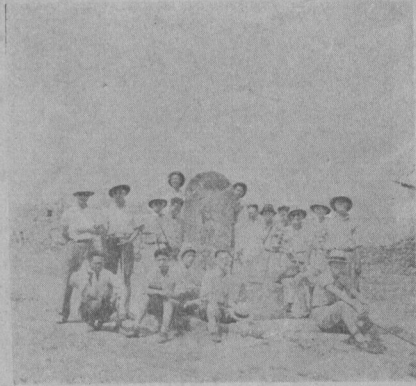
在 徐 州



到銅山縣去



雲龍山(一)



雲龍山上(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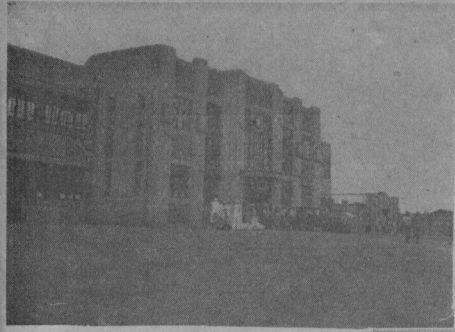


民衆教育館



北門鐵牛

在 開 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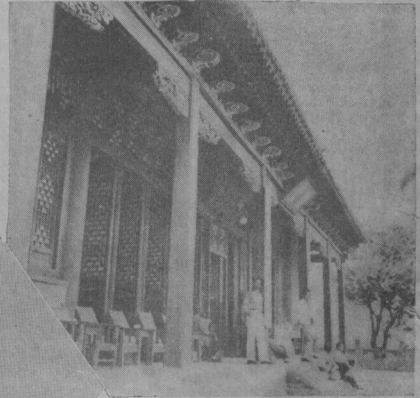


雄偉之開封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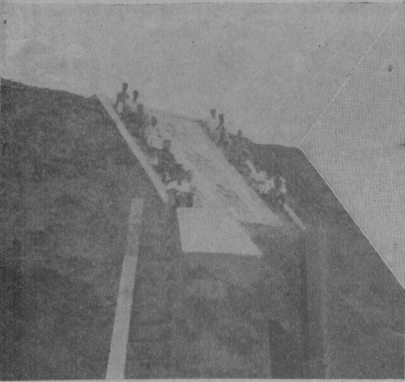
河南省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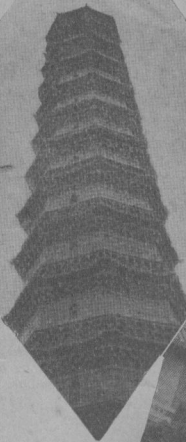
城內一覽



龍 亭



利 汴 開



鐵塔



新生活俱樂部

河南大學



在洛陽



洛陽車站



靜悄悄地等在車站



龍門盛地作盛遊



龍門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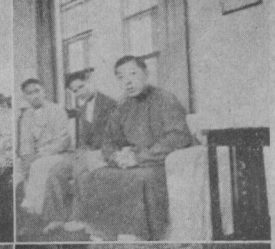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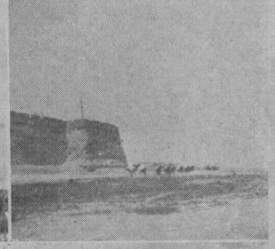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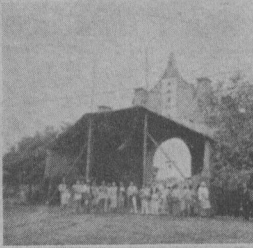
A. ↓

B.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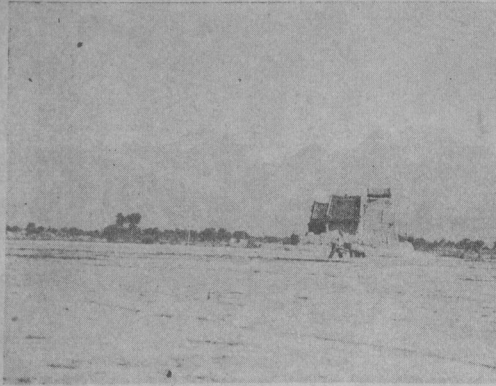
C. ↓

在西安

- A. (一) 陝西省政府 (二) 西安車站 (三) 西安城內一覽 (四) 西安城樓 (五) 在霸橋上
- B. (一) 華清池 (二) 溫泉浴色 (三) 小雁塔 (四) 大雁塔 (五) 已坍塌之窑洞
- C. (一) 窑洞居民 (二) 赴周陵途中 (三) 咸陽城外 (四) 會見張學良 (五) 與邵力子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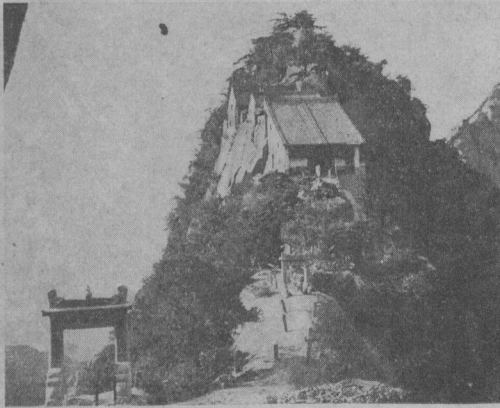
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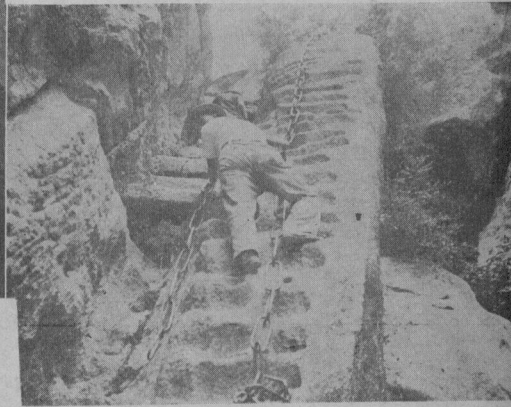
華山外觀



遠望西峯



北峯頂



蒼龍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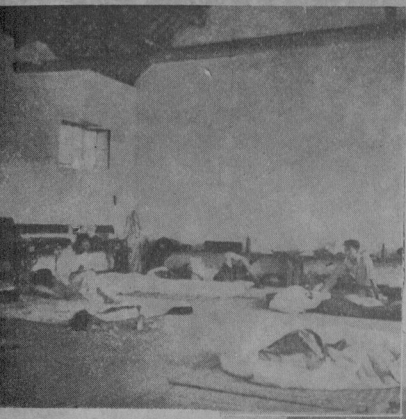


華嶽一老人



華山古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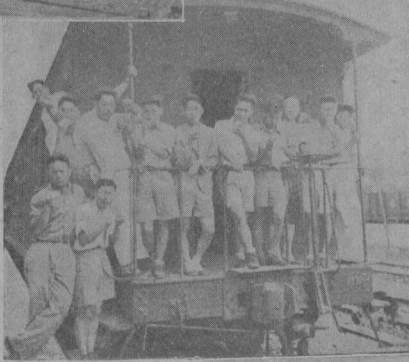
生活畫報



在徐州



在西安



車上進食



在洛陽



在華山



西安途中

西北紀遊

目錄

中華民國廿六年四月出版

插圖

序一	王雲五(一)
序二	劉湛恩(二)
滬江大學西北考察團團員姓名錄	(三)
滬江大學西北考察團職員錄	(四)
西北考察行程記	鄭履仁(五)
西北紀遊	鄭履仁(七)
西北歸鴻散記	周辛農(七)
西北行程記	薛饒伯(五)
西行通信	朱撫松(五)
給××的信	劉祁明(五)
旅次生活	周樹華(八)

華嶽紀遊……………熊鎮歧(一〇三)

上華山的前夜……………周辛農(一二三)

洛陽到西京素描……………饒伯(一二五)

往周陵去……………鄒國雄(二九)

六日西安的印象……………鄒國雄(二三)

西京旅行的感想……………余日宣(二七)

華清池演講錄二篇……………辛農記(三一)

張學良副司令訪問記……………鄒國雄(二七)

編輯後記……………朱撫松(二四)

補

華山記(袁中郎)……………(二五)

山崗(尊立)……………(二六)

最近的洛陽……………(二七)

開封的形形色色……………(二八)

子房山謁子房(袁中郎)……………(二九)

希夷峽(袁中郎)……………(三〇)

白

記七月九日(尊立)……………(一〇一)

潼關懷古(張養浩)……………(一一)

從西安到咸陽……………(二八)

咸陽懷古(盧摯)……………(二三)

漢中剪影……………(一五)

陝西的交通……………(三五)

序

旅行是一種活的教育。歐美學子常有環世界的修學旅行，可謂盛舉。世界且不必說。姑就國內而論，日人所設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在我國內地的旅行，恐怕要比我國一般大學生起勁得多。別人對於我們的內情如數家珍。我們自己却茫然不知；不僅是奇恥大辱，簡直危險極了。去年暑假滬江大學學生有西北旅行團的組織，小兒學武也參加其間；費一月的時光，於登臨名勝，流覽古蹟之餘。還體會了陝兩省的社會狀況。使久囿於都市生活的眼光，為之一變，余讀其紀游冊，認為確有心得，可謂不枉此一行。余深望滬大其他學生，及其他大學的學生，都能夠聞風而起，步其後塵，不僅個人可收活的教育的效果，即於開發西北和復興民族，也有不少的影響罷。

王雲五 二十六年一月十日

西北紀遊序

劉湛恩

我國幅員廣闊，邊遠省分，蘊藏豐富，地有餘利，民有餘力，政教風俗，諸待啓發。我校師生知研究邊疆問題之重要，在多年前，卽有邊疆問題研究社之組織；期以教育之力量，倡導研究，引起國人之注意。近自東北淪亡，討論邊疆問題，愈急迫切，不容或緩！教職員同學之參加該社者，乃益踴躍。本年夏間爲資實地考察起見，曾由教授余日宣先生率領同學鄭履仁周莘農王學武等十餘人，組織西北旅行團，利用暑假，躬往西北，歷涉徐州，開封，洛陽，華陰，潼關，西安等地，雖車轍所經，不逾萬里，旅行期間，不及匝月，相距西北邊陲，猶尙篤遠；顧卽此旅行觀光，擴充見聞，得履我國古代文化發源之地，其獲益當非淺鮮！余甚冀諸同學繼起努力，他日有暇，涉遠行邁，更謀邊遠之考察，以鼓舞同學遠地旅行之興趣。與振作我校提倡邊疆問題研究之精神，引起舉國之注意。促進邊疆教育，其成功豈不偉歟！爰于諸同學刊行西北旅行記略綴數語，而爲之序。

滬江大學西北考查團團員姓名錄(以筆劃多少爲序)

余日宣(教授)

王學武

朱撫松

何金章

李錦良

李寵耀

周萃農

周樹華

金嗣駟

洪秉乾

陳英敏

張福民

鄒國雄

馮玉來

鄭履仁

熊鎮歧

劉祁明

薛饒伯

滬江大學西北考查團職員錄

領隊

余日宣

幹事

張福民(票務)

團長

鄭履仁

熊鎮歧(行李)

書記

周莘農

金嗣馥(伙食)

朱撫松

周樹華(車務)

會計

薛饒伯

鄒國雄(醫藥)

編輯

朱撫松

陳英敏(醫藥)

西北考察行程記

鄭履仁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廿一日：自滬首途出發。

六月廿二日：上午十時抵南京，下榻於青年會中學，當即謁中山陵，遊明孝陵及譚墓。下午參觀國民政府鐵道部及勵志社，晚七時返青年會中學宿舍。

六月廿三日：晨七時由下關渡江，至浦口，趁津浦車北上，午後六時方達徐州。

六月廿四日：由培正中學出發，赴城南雲龍山，登放鶴亭觀飲鶴泉，道經范增墓及殘老收養院。入城中，遊公園。園有亭名快哉亭。下午赴北門，看鐵牛；又參觀霸王樓及蘇姑墓。

六月廿五日：上午離徐州，傍晚抵開封，宿於濟汴中學。

六月廿六日：遊龍亭，華北運動場，參觀博物館，下午去河南大學，憑弔鐵塔，晚赴謝峻直宴。

六月廿七日：由濟汴中學出，參觀河南省政府及各廳。下午遊相國寺，赴滬大同學宴，四時許離開封。

六月廿八日：晚八時抵洛陽，下榻於河洛中學。

六月廿九日：遊龍門石窟，道經關公墓。

六月卅日：午後一時半始達西安站。入西安城，住於省立高中。

七月一日：上午趨省政府謁主席邵力子未晤。下午遊文廟，碑林，下馬陵，董子祠等處。七時許，邵主席召譚。

七月二日：遊西安近郊，凡大小雁塔，宋家花園，曲江池，五家坡，華嚴寺，杜公祠均作勾留。

七月三日：去臨潼，遊華清池，作溫泉浴，又登驪山，觀烽火台及長生殿遺址，傍晚才歸。

七月四日：去咸陽，渡古渡：進餐於咸陽城，下午往謁周陵。

七月五日：作歸計，上午謁西北剿匪司令張學良氏，與談甚久。下午離西安，至華陰下車，徒步登華山，因天晚，乃宿於玉泉院。

七月六日：晨起，趁肩輿登山，經毛女洞，過第一關，至青柯坪。再上則越千尺幢百尺峽，而達北峯頂，是日宿於北峯。

七月七日：登南峯，由北峯，經中峯，轉西峯而抵達南峯，即所謂落雁峯也，進午餐，乃下山。

七月八日：清早下山，又至華陰車站，趁車東下，於是轟轟烈烈之西北旅行，至是告一段落矣！

七月十日：抵滬。

西北紀遊

鄭履仁

出發前的一剎那

那是六月的一個中午，天氣算不得十分炎熱，一羣頗狂似的我們，正興高彩烈的忙着整頓行囊，以待時出發了。我們中除余日宣先生是先生外，其餘都是同學。我們這次負着重大的使命，利用假期，到西北去攷察一切。事先已經決定坐下午一點廿分的火車到南京去。出發前大家齊集思晏堂前，各個人在檢點自己的行囊，看有沒有忘記帶了什麼。一會兒哇哇的聲音，振動着遊子的心弦，一輛深綠色的搬場汽車接近了我們的眼簾。一剎那的功夫，各人的東西都搬到車上去了。

正要啓行的當兒，忽然從天降下了一個霹雷，幾乎把我們的興致打得粉碎，原來是一位同學從北站帶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是：車站已被請願的人們包圍了。聽到這個消息以後，人人好像冷水澆頭的一般，大大失望。於是我們開了一個臨時會，討論我們的行止。結果大家決定，事已至此，不去也是無用，待我們到了車站再講。一聲「走」字，迫得車夫忙個不了，不一刻已到北站。站門的兩旁站着無數兵丁，鐵絲網攔得水洩不通，要想過去真是千難萬難，不得已把車子暫開在路旁籌想一

個萬全的方法。來得湊巧我們的車子剛剛開到市北小學的門前，周氏兄弟（莘農樹華）想起來市北小學的唐校長是他們的知己，何不向他商量暫時住在這個地方，橫豎一兩天內有開車的希望。得到唐校長允許之後，我們便暫時停止了。一面在休息，一面在派人去打聽消息。後來下午三點鐘的時候，這班請願的人們自動的退出了車站，這一來使我們心中充滿着希望，我們的精神煥發了，我們的意志振刷了，我們的行程又露出了一線曙光。把行囊送到車站以後，我們便自由行動，約定在夜裏十點鐘以前齊集車站，預備十一時乘車赴京。

首都印象

隆隆發發出震耳的巨聲，哄哄噴噴出迷目的濃烟，一列顛狂似的火車載着我們直向夜的首都行進。一天的勞碌，到不覺得怎生疲倦。在嬉戲笑談中過了整夜，長嘯一聲，火車已倏然倒臥在首都的路旁了。於是團員們下來整理東西，我與余先生去打電話通知勵志社，說：我們已到站了，請他們放汽車來接。不消半點鐘，一輛銀灰色的載重汽車飛到我們的眼前，大家上了車直奔城內青年會中學。南京真不愧為我國的首都，不到其地，還不知道他的偉大，既身臨其境，便覺得它的確是煥然一新了。到了南京，我們循例先去謁陵。從青年會中學到中山陵總不下廿里路，坐汽車也要費上半個鐘頭。出了中山門一直奔向中山路。路的兩旁雖然也有低矮的房屋，但是洋房大廈確也不少。路上的行人沒有上海那樣稠密，十分之五六都是軍人。一隊一隊的兵士不時出現於街頭巷尾，他們不怕炎熱，

不怕疲勞，背着全副武裝，且有時唱着悲壯的軍歌。上午十點鐘，車子到明陵。我們踏進明孝陵，看起來並沒有荒蕪，可是殿宇的陳舊，牆垣的坍塌處處表現着年久失修。中間有一層大殿，懸掛着洪武皇帝的遺像。再穿過一個山洞上去，便是陵之所在。站在上面，四下一望，首都的景色，歷歷在目，有這樣好的風土，怪不得被帝王據爲已有了。明陵距中山陵尚有一里多路，遠遠的就可望見鍾山之麓，有一所巍峨的建築，青青的瓦，白白的石，攏合在一起，真有說不盡的美妙。祇見一股青氣，直冲雲霄，這時我幻想，我發癡，我竟呆呆的望着。我想假設把中山陵象徵到新中國的田園，那我們的希望真是博若淵海了。出了中山陵，譚墓便在眼前。這墓的四周，當然沒有中山陵那樣偉大，但是樹木參天，氣象森嚴，想當年也曾經過國葬，總算轟轟烈烈一世了。

下午我們準備到國民政府鐵道部和勵志社去參觀。因爲順路的關係我們先去勵志社。該社是一個軍人娛樂的機關，內部設備的莊皇以及各部份的井然有序，在在都表現着新軍人的氣象。平日除了幾個辦事職員而外社內很少有人來往，一到星期放假，便有應接不暇之勢。這是他們特殊的地方，同時也是辦事困難的所在。兩點鐘的時候，我們才從勵志社動身到國府。國府的外觀看不出怎樣偉大，可是一進了庭院便覺得森嚴了。官府的重門疊障，只有在這裏可清清楚楚的看見。傳達回稟了以後，裏面走出兩位大員，把我們一齊讓進了會客廳。彼此寒暄了幾句，我們便要求參觀。先到林主席辦公的地方，內部的設施，倒是與衆不同。對着門是一張長方形的辦公桌，圭白的牆壁上，掛着許多像片，玻璃罩着的立櫃，滿佈着奇珍異寶，據說多是外國公使所贈的。穿過了中委會議室的花廳便到了圖書

館，館的範圍并不算大，可是因爲內中藏有珍本圖書集成，聲價便因而增高十倍了。最後我們參觀大禮堂。三點鐘才出來去鐵道部。一直到晚上我們才回到青年中學。

一夜矇矓，不覺日出東山。首都的盤桓總算告一段落；我們重整旗鼓，乘輿北上，從下關渡江登津浦車。我們在車上足過了一個整天，雖有時也作種種的消遣，但是溽暑蒸人的長夏，也夠我們消受了。沿途經過了好幾個大的車站，到達徐州時已萬家燈火了。

徐州自古多奇蹟

培心中學是我們約定好了的住所。晨曦上窗，我們已準備着出發了。早飯後，便緩步登城南雲龍山。山距城凡二里許，不甚高，我們從北麓攀登而上，途中遇見了許多碑碣，上面多半刻着「節烈遺風」「含辛茹苦」等字，因而想到彭城自來風俗的醇厚，出了這許多節婦烈女，實在令人可欣可佩。越石級再上，有亭翼然，相傳從前蘇東坡在彭城作太守的時候，曾在此處放過鶴，所以名曰放鶴亭。亭前有泉，泉水很清冽，亭邊的碑碣，還隱約的刻着飲鶴泉三個字。亭後有寺，內具佛像，赤面全身，高可三丈，爲從所未見。寺內三層大殿，住僧人五十餘，真洋洋大觀也。我們是從北麓上來的，因爲不願再沿原路而下，所以才決定從東麓下。一氣跑下了山，都跑得氣喘汗流，正要尋一個地方休息休息，忽見眼前有一座土山在聳立，據當地人講：這座山並不是一個平常的土堆，乃是楚漢時代，楚臣范增的墓。增作楚王宰相，策劃多謀，死後因葬該地，現在的土堆，是楚兵撮土而成的。途中又

經過了殘廢教養院，進去參觀了一下，得到很多的感想。從殘廢教養院出來，進城去逛公園。進了公園大門折向北，有圖書館一所，裏面藏書不多，專供遊人流覽。庭院中有白鶴一隻，臨風玉立，站了好久絲毫沒有倦容。我們故意玩弄它，而它確不動聲色，處之泰然，古人嘗把鶴比作清客，正言其不與世俗浮沉哪。出了圖書館往東行，會經過水潭三四起，裏面長着扁扁的荷葉，在水面上飄來飄去，着實可愛；有時葉子上還襯着點點的水珠，滾來滾去，呆望了許久，連走路也忘記了。柳浪樹蔭的下面，隱約的現出一座長橋，灣灣曲曲有如一隻長蛇，橋的盡處是一座亭，名叫快哉亭，亭的式樣甚古，牆垣多坍塌，顯係年久失修，於是想到世上有多少古蹟，都不能供後人憑弔了。

時間差不多快要十二點鐘了，各個人都走得筋疲力倦，不得不回去吃點東西。吃過中飯，少睡片刻，大家便起來叫了十八輛洋車，準備到北門去看鐵牛。不到半個時辰，果然到了北門，在將要坍塌的城頭上，伏着一隻黑的怪物，頭向着北，尾向着南，太陽直射在身上，發出萬道霞光，你要仔細觀察，身上還模糊的刻着幾個字。牛大約是清嘉慶年間所鑄的，相傳當時黃河水漲，來勢洶洶，大有欲越城而過之勢，徐州太守於萬難中想出一條妙計，鑄鐵牛以鎮水患，後來水勢果然大減，現在黃河已改了故道，而鐵牛仍舊寂然於城頭，撫今追昔，真令人滄桑有感。乃撫牛而歌曰：

一歌兮歌太平，水患早除兮救生靈；

二歌兮歌自流，獨自兀兀兮在城頭；

三歌兮歌自恨，走盡行旅兮無人問；

四歌兮歌欲泣，終年鬱鬱兮臨風立；
五歌兮歌無聲，昔爲黃河兮今爲坑。

歌罷乃去。

我們又重打精神去尋找徐州的兩個著名古蹟。一個是蘇姑墓，一個是霸王樓。蘇姑墓和霸王樓都在省立女師院內。蘇姑墓建造在一個破舊不堪的亭子裏，墓前有碑上刻「蘇姑之墓」我們參拜一回，便站着聽領導人給我們講說這古蹟的故事，他說：「蘇姑是蘇東坡的女兒，相傳東坡住守徐州的時候，黃河爲患甚烈，幾乎要把整個的徐州淹沒，太守日夜焦思，無法應付，蘇姑因見憐她父親，乃從城上跳河，以祭水神，而解重圍。按蘇姑的墓本是一口古井，後來在井中撈獲一隻鏽鞋，便附會到蘇姑的鞋，所以才造墓於井上以留紀念。」霸王樓在學校的西北角，係一磚砌的三層樓，裏面供着項王和虞姬的牌位，樓聽說已經重修過兩次，現在的霸王樓已非昔日的霸王樓了。最後着們去遊子房山，山在隴海車站的東邊，上有廟宇，塑着子房的肖像。

東京汴梁——開封

開封是宋朝的京都「汴梁城」，汴梁在宋朝被稱作東京，那時中國有兩個京城，稱謂「東京汴梁」「西京長安」，正好像我們以前稱呼「南京」「北京」一樣。北宋便建都在東京汴梁城，讀過水滸傳的人定能想到在水滸上描繪的東京是怎樣的一個繁華的地方。我們在下午八點多鐘便到了這歷史上有

名的開封，當下有濟汴中學校校長等人來迎接，於是我們便下站一同往濟汴學校去了。

在開封遇見的熟人特別多，像濟汴中學的李潔庵校長和省政府裏的陳炳賢君，都是我們的前輩的同學，他們招待我們異待周到，有的時候倒使我們不好意思。雖然旅行在外需要幫忙的地方很多，但也只可厚着面皮接受了。他們陪我們去遊龍亭，去逛博物館。龍亭離濟汴中學很近，步行只須廿分鐘。在半途中，看見許多鹽田，一塊一塊的地方，池裏充滿着雲白的結晶體；據說這是開封的特產，因為土質含有鹽素的關係，所以居民可以隨時隨地獲得豐富的鹽。因此旁邊的居民，多藉此以謀生。我們復又蹣跚的向前走着，一剎那一所巍峨的龍亭擺在我們的眼前了。亭是一個「高三丈六尺石塔七十二級」的大高台子，相傳宋太祖在這裏登過基，現在還留有一個石雕成的「龍墩。」它是全城中一個最高的地方，因而在夏季被一般人士認作消暑的勝地。我們登在上面，正當清風徐來，便頓覺心曠神怡，好像吃了一付清涼劑，把一天鬱積的煩悶，都沖到九霄雲外了。我們既登高處，就放大了眼睛來瞧。雲點綴在沈靜湖面的天上，像一大點墨水，濃濃淡淡的煊染着。風從湖面上輕輕的掠過，水波便悠然而生了。亭內有俱樂部及民衆劇場，遊人往來不絕，大概都在陶醉這故都美景吧。下了龍亭，我們順便跑到華北運動場。場的周圍并不很大，分成東西二段：東段是田徑場，西段是球場。四面的看台都破壞不堪了，於是想到中國人不愛公物的劣根性，對於一種東西在用的時候盡量的利用，在不用的時候便叫它荒廢了。中午我們到省立博物館參觀古物，所看見的計有鐘鼎銅器及古代衣裳。鐘鼎古器，多係殷代的產物；石刻歷代都有以南北朝最多；至於衣裳盡是袁世凱所遺留的。

下午我們預定到河南大學去參觀，河大聽說是河南省的最高學府，內分五院，文理法三院在一處，醫學院在另外一處，而農學院則在很遠的郊外。第一院除了大禮堂尙屬莊皇寬大，其餘則一無所看，圖書館裏藏書七八萬卷中文的佔大半，而英文的確寥若晨星。醫學院辦理比較完善，因爲有附屬醫院的關係。農學院以距離太遠，我們只可犧牲了。鐵塔就在河大的後邊，一所紅硫綠瓦的塔，建造在平地上，高有七八丈，凡十三級，相傳爲大唐年間所建，距今已不下千年了。

我們到一個地方，向例是進謁當地政府，在開封也不是例外。於是我們決定第二天上午到省政府去。省主席因事外出，由祕書長担任招待。河南省的政治經濟教育建設是我們談話的資料，提到政治，近幾年來的確有很迅速的進步，一切均見納諸軌道。河南的經濟一向就不大充裕，所以歷年關於建設公路，興修水利，無不感受困難，人民受教育的程度，還算不差。出了省政府，我們依次參觀民政財政建設教育諸廳，十一時乃返。

下午我們准滬大同學會的邀請，宴設新生活俱樂部。七八位已畢業同學慇懃招待，頗極一時之盛。宴後舉行歡迎會，由余教授報告母校現狀及最近發展的情形，同學等莫不嘖嘖稱贊母校之日益進展也。乃撮影以留念。

兩天的耽擱，使我們有點不願意離開開封。我們留戀開封，到不是因爲它有優美的景緻，和卓絕一世的古蹟，這一切並沒有引人入勝的魔力；最使我們不肯離去的致命傷便是至情的友誼和各方面的愛戴，使我們不得不洒留戀之淚。可是情感終於被理智戰勝了，我們時不容刻的要離開開封而直奔前

程。於是在炎日當空之下，我們匆匆的捨棄了開封站。

洛陽途中

車裏是那樣的擁擠，簡直使人難以呼吸。我們的團員向來是坐在一塊的，可是這一次的擁擠，竟把我們分家了，十八個團員零零星星的佔了三四輛車。車走過了汜水，方才漸漸的鬆了下去，乘客不似先前那樣的擁擠，於是把我們的團員又合攏到一個車上，又恢復了我們合羣的生活。現在讓我們好好欣賞欣賞大自然的景緻呢！

自鄭州以西，鐵路兩旁的景色更加好看，山是峻峭的壁立着，太陽是猛烈的照射着，發出一重威嚴的氣息。我們仰着頭遙望那頂點，滿山都是窟窿，大家正在懷疑這山洞到底有什麼用處，一個同車的乘客高着嗓門說：「這是人家的住屋啊！」於是大家凝視着山間的穴居，一層一層的山滿佈着一層一層的洞，從頂點一直到山谷，望去好像一座大廈，若不是洞頂上種着莊稼，我們還疑爲車走過了百老匯大廈的門前呢。這一幕景緻看完之後，我心中生出無限的感慨，感覺到世界上的人們不盡是華屋深居，還有人在穴居野處呢。多虧我到次到西北一遊，不然作夢也想不到這化外的世界。我呆望，我幻想，我簡直發癡了，一陣轟轟的聲音刺入我的耳鼓，好像山洪爆發了，一剎那眼前頓呈昏黑，我幾乎要倒下來了，原來火車已駛進了一個山洞。在黑暗中過了足有五分鐘的模樣，不覺前面又露出一線光明，越來越大，終於豁然開朗。接着又是一陣昏黑，車又駛進了第二個山洞，像這類的山洞，我們

曾經過了十一個。先前倒覺得奇罕後來也不覺得怎樣。車穿過十一個山洞以後，終於疲憊了，懶洋洋的還是向前進發，不多時到了一個車站，高高的牌子上，很明顯的寫着「鞏縣」兩個字。於是我指着上面的字說：「這也是歷史上很古老的城啊，最早在「夏朝被稱作「有洛國」因為形勢的險峻所以兵工廠設在那裏，聽說除了已失去的瀋陽兵工廠外現在的漢陽兵工廠和這個也算有名分的。」

車停了二十分鐘，又向西駛。太陽慢慢的落下了山，天也漸漸的昏暗了；在昏黑中，我們看見窗外的黑石關，四面環山，雄關直立，形勢的險峻，真可謂一夫擋關萬夫莫敵了。晚上八點多鐘，車才到了洛陽車站。車站是光緒年間的一個舊式建築，房子很低，進出口處都有憲兵在把守。當下我們十八個團員分工合作，管行李的去提取行李，管車的去僱洋車，我和鎮歧到城內去接洽住處，剩下余先生和其餘團員在看東西。我與鎮歧坐着洋車，出了站台的廣場，直奔北門，穿過了北門街，到了城市的中心商務印書館門前。進去把我們的來歷說明，於是裏面一位伙計應聲而答：「是的，知道了，你們的住處已經接洽好了，地點在北門裏河洛中學，我們經理早已等候在那裏了。」我們出了商務印書館又回到車站，邀同十八位團員一齊進城趕往河洛中學。

我們住在河洛中學的一個學生宿舍裏，這宿舍看來好像一所廚室，紙糊的棚，磚鋪的地，再加上骯髒的土坑，真有點令人作三日嘔，聽說蚊子臭蟲還不少哩。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家都有一點退縮不前，有的想睡在庭院中的一個小亭子裏，有的去找茶房開課堂的門，終於沒有一個人肯住在宿舍裏。一夜東風，催人入夢；一天的奔波勞碌，到不覺得蚊子臭蟲的擾害。一覺醒來，已經是日上三竿了。

龍門盛地作盛遊

在洛陽，我們預定到龍門去，聽說龍門的風景到不減大同的雲岡石窟。鎮歧與我去接洽汽車，其餘的團員在整理行囊。這次同行的有洛陽商務印書館蕭經理詔成。洛陽到龍門足有廿五里之遙，論時間尚須半個鐘頭，車子風馳電掣般的向前邁進，不多時一灣洛水的影子，已在我們的面前了。碧清的水面上，泛照着一片陽光，受着風的動盪，水浪不絕的向岸邊澎湃。再向南西望去，遠遠的一座長橋，懸跨在洛水上。忽然發現一片叢林，擋住我們的去路，這片叢林裏，埋藏着一位千年前的大英雄的遺骸——他便是關壯繆公。一座崇高的廟宇，顯露在叢林之中，四周圍着朱紅色的土垣，越顯得氣象森嚴了。從大門進去，裏面是一個大的庭院，再穿過二門，便是大殿了。大殿的正中，塑着關公的肖像，約有二丈多高，兩旁站着周倉關平。大殿的後面是一座後殿，裏面鑄着關公的銅像，看來倒有些古意。廟的最後層是關公墓，墓是籠罩在一所高大的屋宇下，前面立着石碑，隱約見字；後面種着樹木，落濃蔽日。這風水真夠好了。想當年關夫子被殺麥城，天空忽然起了一陣怪風，關夫子的頭，隨着風飛捲到洛陽，那時候這一帶都是大水，他的頭飛到現在葬身之地便停下了，在水面上打個迴旋，洛陽城裏登時起了狂風，在灰沙飛揚中，隱現了關夫子的聖像。後來人們知道這段神聖的故事，就在那裏蓋起一座大廟，祭奠他不死的靈魂。

參拜畢，我們一齊出了廟門，又上車，一心不掛的逕奔龍門。走過一片亂石，便到了龍門山下。

山石壁立着，山下是一條石道，道左便是寬闊的伊水。水上建着一灣長橋，橋的盡處就可以直登彼岸，屏風似的香山，還悠然吐着霧氣。從石道走將上去，有一所圯落的屋宇，叫做禹王閣，當年禹王治水的時節，龍門和香山本是毗連着的，後來因為洛河水流無處，禹王便仗劍把龍門和香山劈開現在的兩段，因此伊水可以經流了。順禹王閣上去，略轉而西，前面是一片巍峨的山壁，壁間滿佈着大小的窟窿，每個窟窿裏盡是石佛，有的坐的，有的立着，有的身高數丈，有的長不及指，有的形容醜陋，有的和面可親，種種神怪離奇之態，爲從來所未見。最有趣的是我們走到一個洞裏，叫千佛洞，裏面的佛都剛剛一寸，數目總不下一萬，成排的列着，簡直把眼睛都看花了。我們又繼續的往上爬，爬到一個山谷，方圓倒有數畝之地，當還沒有爬到上面的時候，心裏忤想着不知上面是什麼東西，可是一爬到頂上，嚶呀，可不好了，把我們幾乎嚇個倒栽葱，險些跌下來。你說看見了什麼？原來是三尊大佛，個個都有八丈多高，中間的一個踞坐着，兩邊分立兩個侍者，四壁雕刻琢着各種雲彩，好像發出燦爛的光輝。再看看自己吧，真是渺小到不堪言狀了。左右一望，又看見四個怪物，是剛才未曾發現的這四位佛爺，俱是鉅齒狼牙，濃眉怒目，望之使人神魂消散，這叫四大金剛。於是大家都嘖嘖稱贊中國藝術的偉大，爲任何國所不及。

從洛陽到長安

我們重又進了洛陽城，回到住的地方，把東西收拾起來，坐着汽車急忙趕到車站，乘下午四點鐘

的火車奔赴西安。因為我們坐的是三等慢車，每個車站都要停廿分鐘，使我們有餘裕來欣賞沿途的風光，路的兩旁仍然是許多山洞，一層一層的山谷，依然滿佈着一層一層的窟窿，這窟窿比以前更密，更加美麗。太陽要沉下去了，發出微微的氣息，穿過萬道紅霞，而照射在山洞的進口，紅的，紫的，青的，黃的，各式各樣的顏色都有。山洞的前面，還種着幾株老樹，樹下坐着納涼的人們，三五個牧童騎在牛背上，唱着山歌歸去了。從山坳的缺口望上去，似乎還有幾個農夫在耕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古有明訓，現在天眼看要黑了，他們爲什麼還在不停的勞作呢？在生計重重壓迫之下，多下一點工夫，實指望多得一點收穫啦。我們經過了一個世外的桃源，重又到了零外一個人間天上。火車不住的向前駛進，機輪發出軋軋的聲音，直震動着遊子的心弦，我們安靜下去，默俟夜之神來，「夜長人不寐，」在這裏確深深的感覺到了。呼呼的鼾聲沖破了夜的寂聲，可是遠方的遊子越疲倦越睡不着，我有時默默的坐着，也有時呆呆的望着，望着那幽暗的大地，引起了無限的悲情。我不由的思念着故鄉——已淪陷了五年的故鄉，那裏有錦繡的河山，那裏也有美好的田園，那河山，那田園，只可任敵騎縱橫殘踏了。現在既到這荒涼寂寞的西北，怎能不想起故鄉的東北來呢？正在胡思亂想，轟轟又發出震耳的巨聲，車又在山洞中了。當它走過山洞的當兒，車中頓覺發熱起來，黑的煙迷霧漫在整個的車箱中，使人委實難過，甚至於連呼吸都窒息了。車行過觀音堂的地方，地勢越顯得險峻，一步一步高將上去，一直到潼關爲止。車到潼關，正在深夜裏，所以欣賞不到它的壯觀和偉大。第二天下午三點鐘我們才達到目的地——西安。

西京勝蹟

西安又稱西京，是周秦漢西魏北周隋唐七代建都的地方，遺留的文物都有極大的歷史價值，所以西安是中國古代文化政治的中心。隴海鐵路向西伸展至西安，是西京交通上最大的建設，現在隴海路在此地建築了一個富麗堂皇的車站，爲故都生色不少。同時隴海路又在向西發展，擬伸長至甘肅省，使內地的交通一直達到家遠的西北。附近的公路，有自西安至蘭州的西蘭公路，和自西安至成都的川陝公路，所以交通極稱便利。西安的市街本來是古典式的狹小街巷，天晴則塵沙飛揚，天雨則泥深沒脛，往往使行人發愁；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了，石子鋪成的馬路，柏油做成的街道，都在陸續告竣，不久會變成摩登的市街了。總之，西安給與我們的印象可以說是一個正在中興的破落戶。

在城內

我們到西安那一天，正是七月一日。上午預備去參觀省政府，進謁邵力子主席。省政府靠近鐘樓，是一所十八世紀的建築牌樓似的大門，有幾個兵丁在把守，長蛇似的庭院，兩邊排列着兩行廊屋。傳達進去沒有五分鐘的功夫，裏面出來一位穿中山裝的和善長者，我們以爲這位是主席，不料邵主席已因事外出，請這位祕書長來接待我們。寒暄了幾句之後，大家便一齊告坐了。我們起始談到陝西的政治，從政治談到經濟，從經濟談到教育，最後談到交通水利。我們要參觀省府中一切設備，可

是祇使人失望，除了幾層破舊的辦公室外，什麼都沒有。祕書長領我們到另外一所庭院，好像一個花園，裏面種着許多花木，園的南端是一所小洋房，據說是邵主席的私邸。花園的風景很好，我們在那拍了照然後便告辭。

吃過了中飯，稍睡片刻，我們又準備去逛城內的古蹟。孔廟後的碑林，是唐代國子監的故址，幾盈舊的小屋中，排列着自漢以來的碑石，共分四九五種，內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王羲之的聖教序等著名的碑帖，真可以稱爲碑帖的大觀。碑林的前後左右，有很多賣碑帖的店鋪，我們十八個人分批去買，不歡喜的人買個三份五份，留作紀念，喜歡的人竟買上七八元錢之多。買了以後，我們便一齊奔向臥龍祠董子祠（下馬陵）等等的地方。臥龍寺裏的建築宏壯美觀，有綠瓦的亭閣和雕刻精細的大殿。清代學者康有爲也曾題有匾額。董子祠是前漢董仲舒的祠堂，花園式的庭院，滿佈着奇花異草，中間三間瓦房，便是祠堂。西安的城牆，就在下馬陵近處，我們便上城了。這時候天色將暮，羣鴉歸樹，回頭看西天邊雲背後將落的夕陽，發出金紅色的光輝來，我們要回去了。回到省立高級中學，剛到學校，省政府便打來電話，說邵主席請我們去談話。

在 城 外

西安城外的古蹟多半在城南，像大小雁塔，宋家花園，曲江池，五家坡，杜公祠，牛頭寺，和華嚴寺，都在一條路上，假設你要順着這條路前進，總不會使你失望。我們在上午九點鐘的時候，出了

西安城，坐着省政府的汽車逕奔向城南大道，遠遠的望見廣闊無垠的平川，聳立着兩隻高塔，都是建造在寺院內。車到了小雁塔寺的門前，便停下了，我下了車拿着卡片預備進去接洽，被守門的兩個兵丁擋住了。一個瘦長的跑上來正言厲色問道：「你是幹嗎的？到裏邊來參觀的嗎？對不起，這裏邊現在是兵營重地，遊覽一概謝絕，你沒看見牆上釘着「謝絕參觀」的牌子嗎？」我於是把卡片交遞給他，讓他特別的通融一下，以不虛此行，這位丘八老爺一見卡片上面寫着「上海滬江大學西北考察團」的字樣，便不似先前那樣莊嚴，和言悅色的重又說道：「委實的對不起，因為有上邊長官的命令，無論何如不准通融。這裏住着的是西北剿匪軍，假使你一定要進來參觀的話，可與城內總部接洽，得到允許之後，事情便不難辦了。老實講，這裏面也並沒有有什麼好玩的，勸你們還是多走一處吧。」他這翻話講完之後，我們到不好意思勉強進去，只好在外面兜了一個圈子，看看大概的情形。

大雁塔在西京城南七里的慈恩寺內，離小雁塔還不上二里。慈恩寺是漢宣帝所創建，當時叫樂遊廟，至隋又改建為無漏寺，其後唐高宗居在北藩的時候，因思念老母，想報慈恩，乃依漢隋古制，改建大慈恩寺，於寺中建一五層的高塔，以為藏經之用。後塔頂坍塌，唐人改建為七層，高可十六丈，有螺旋梯可登。有聖教序碑，是褚唐遂良所寫的，塔前有自唐至清歷代陝西舉人的題名，很多所謂「雁塔題名。」塔後有不空和尚譯刻的大慈經幢。

在大雁塔東南三里，有曲江池，本秦代的宜春苑，唐開元時闢為勝境，周圍七里，盛植花木，曾建樓台亭榭多座，變成西都士宦遊憩之所。唐末荒廢，現在已湮沒，成為空地。以前所有的繁榮，只

可在荒草堆裏尋找了。從曲江池再東南行有溝長約里許，名五家坡，相傳爲唐末薛平貴妻王寶釧守貞之處。在五家坡的半山坳中，建着幾盈破舊的廟宇，裏面塑着薛平貴王寶釧的像。廟宇前面種着幾株老樹，一條乾涸的水溝，傳說就是薛平貴降伏紅鬃烈馬的所在。

我們曾參觀了宋家花園。在廣闊無垠的大地上，我們發現了一所花園，這花園是陝西宋聚五氏的私園，裏面建築着亭館，遍植着花木，清靜幽閒，實在使人們陶醉。我們也曾瞻拜過詩人杜甫的祠堂，杜公本住在樊川，後人因思慕之，所以才建這所祠堂，以表示敬仰的意思。從前年久失修，破陋不堪，現已修整完好。西京籌備委員會便附設於內。在樊川與朱傳村毗連的地方，有一座大名鼎鼎的華嚴寺，爲唐貞元十九年所建，華嚴初祖杜順禪師塔和四祖清涼國師塔均在寺內。因高僧杜順禪師當日在此說華嚴經，故名華嚴寺。

在 臨 潼

第三天我們準備到咸陽去，可是不幸得很，這幾天連天大雨，渭河的水暴漲，竟把橋樑冲壞了，從西安到咸陽這條河又是必經之路，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得不見機行事，改變我們原定的計劃，先到臨潼，而後去咸陽。臨潼在西京東關外五十里之地，其地以驪山及華清池出名，凡讀過長恨歌的人，都知道貴妃入浴的一段故事，華清池便是她入浴的所在地，設在驪山下，上窺驪山，下臨臨潼城，風景的優美，實足以賞心悅目。池係溫泉，年代極古，秦時所謂「神女湯泉」，就指此而言。

唐貞觀十八年，才起始營宮殿。咸亨二年，名溫泉宮。天寶六年，更名華清宮，修溫泉爲池內種植花木，修築亭榭，以供帝王的遊憩。民國十九年，歸陝西建設廳管理，才改今名。院內有三優等池，女一男二，女池名貴妃池，男池有第一第二兩池。現在陝西省政府爲謀整理及發展起見，委任中國旅行社代爲經理。我們先登驪山，去尋追烽火樓及長生殿等古蹟，但是不幸得很，這些古蹟都已成廢垣殘壁了。惟有坑儒谷尙依稀可尋。我們登驪山古剎的頂巔，可以望見烽火台的遺址，想當年幽王寵褒似，舉烽火作戲諸候，後爲犬我所弑，這一場情景發現在三千年前的這裏。我們下了驪山，重返華清池，作溫泉浴，及至日落西山，才賦歸來。

在 咸 陽

好消息傳到我們的耳鼓，暴漲連日的渭水居然消退了，於是人人喜上眉梢，以爲可以到咸陽看古蹟去了。我們是上午十點鐘出發的，不消一個鐘頭到了阿房宮的遺址，從前的繁華富麗，至今僅存黃土一堆了。差不多中午的時候，我們到了渭河岸的咸陽古渡了。渭河是由西京至咸陽必經之路，往來汽車行人，均以船渡。此制創自周秦，現在仍舊沿用。因爲幾天的暴漲，以致船不能渡河，凡由咸陽來的貨物，或由西京去的行人，均遭耽擱，所以渡船一開便有應接不暇之勢。我們過了咸陽古渡，就一直跑到咸陽城。在城內逛了一周，僱車往周陵去。一路風光，引人入勝，雖然烈日當空，也毫不在乎。下午一時許到了周陵，陵在咸陽城東北二十里，有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陵，陵內立有石碑，最早

者當爲明太祖所立。周陵現經陝西省府修葺，煥然一新，真是考古家和研究歷史者不可不到之處。周陵附近高塚特多，遊人至其地每多肅然起敬，對於我們古代文化，不禁生出仰慕之心了。

十月十五日，在我們臨行之先，曾去進見過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氏，蒙他告訴了我們很多關於陝西赤匪的事情。幾天在西安的遊歷，雖不能盡睹其美，然而也不得不離開了。

編者案：此文重敘事，已足將此行一切說出；惟尙缺華嶽之遊的紀載，讀者可參閱下載各文。

華山記

袁中郎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背膚，得三之一，奇乃著。表裏純骨者，唯華爲然。骨有態有色，黯而濁，病在色也，塊而瘳，病在態也。華之骨，如割雲，如塔碎玉，天水烟雪，雜然綴壁矣。

山崗

尊立

是一個深夏的黎明，天上的星斗還沒有完全隱去，我獨自在華嶽的山麓下徘徊着。那時，隨便什麼東西都不大看得清楚，只是筆直的山峯斗立着，廟宇都立定在模糊的光綫裏；泉水從山澗中流出，發出很細微的聲音來，好像是少女的抽泣聲，好像是憂鬱者心葉的交擊聲。山岡對立着，顯出英峻的姿態，好像是將要搏角的武士。在這種情境中的感覺是什麼呢？美！但這種美又是從哪裏來的呢？

西北歸鴻散紀

周莘農

西北旅行出發是在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一時，豈知我們至達北站，見有不少工人模樣的要求免費坐車至南京去請願，北站當局深恐肇事，將火車停開數小時，於是我們不得不改乘晚上十二時的一班車了。在三等車中坐了一夜，次晨八時抵京。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先生給我們一個大方便，就是他將勵志社的運貨車借給我們，於是我們先將行李運至私立青年會中學。然後坐了運貨車遊明孝陵，中山陵墓，和譚墓，下午參觀國民政府和鐵道部。

如果到達了交通部和鐵道部的大廈，再去參觀國民政府的建築，準爲如此想：國民政府爲什麼也不造所體面一些的大洋房呢？

一進那全國最高行政機關的大門，就是會計處文官處和參軍處辦公的地方。都是從前的平房改作的。他們派了一位長官伴着我們參觀，最後到了國府的圖書館，內部藏着書很豐富，可是排編的方法很不科學化，要找一本書恐一時不能即刻辦到，這大概因爲主持者缺乏一些管理圖書的專門智識所致。

在未參觀前先在議會廳中休息一下，另一個長方的而很廣闊開爽的場所，狹長的桌子旁滿放着靠

背的椅子，那些國府委員和各部長每次會議就在這個地方。

那位伴我們參觀的長官，年約五十餘歲，很和藹的問我們有什麼要詢問的，那當然不能談政治，即使提出了有關於政治，依照他的立場，也很難說話的。於是我們祇提出了一些關於組織上的問題，例如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聯繫關係，或監察院和懲戒委員會的職權分嶺地方，其實關於這些，我們未嘗不知，只是不問，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X X X X X X

我們爲了節省經費起見，每到一處，都寄宿在當地的學校中。在南京住在青年會中學，至徐州住在培心中學，到開封住在濟汴中學，到洛陽是在六月二十八日八時半，住在河洛中學，到西安我們住在省立高中。其中以濟汴中學宿舍最清潔，因爲該校李校長是滬江校友，所以在招待方面，也特別週到。睡的是鋼絲牀，該校且有大湯池一座，沐浴其中，適意無比，在河洛中學印象最劣，因爲那時這值新舊校長交替時代，無人負責，宿舍內滿是跳蚤，土坑又是如此的穢污。歸途游華山，在道院也是被臭蟲咬了兩整夜。

在吃的方面，大致差不多，出了南京，沿津浦隴海路一帶，都吃饅頭和米湯，飯菜中一些油水也沒有。在開封口福最好，級友謝峻直君在念六日晚請我們吃一頓，在第二天中午在開封的全體滬江校友借新生活俱樂部吃一頓，當天下午五時，開封青年會總幹事俞友仁君請我們吃茶點，在二十八日中午商務印書館經理蔣瑞山君又請我們大吃了一頓。這三頓菜肴很豐富。每頓恐非廿餘元是辦不到的。

在西安那商務書館總經理武君在未央宮設宴請我們。吃的是南方菜，味很鮮美。

我們所到的幾個地方，多有人力車，除西安外，車價都很低廉，往往跑了幾里路，只要一角錢。不知這一羣人每天怎樣生活的。西安的人力車，上面有一白色的長蓬，自車頂起一直至拉車的手槓上，不論逢有太陽或下雨的天氣，都能遮避，人力車夫本人也被遮避着。這一點我們南方人力車夫很可能採用，在洛陽和西安游歷名勝的地方，我們都借坐建設廳的汽車。

X X X X X X X

這次游歷到的古蹟總算不少。在雲龍山上看蘇東坡的放鶴亭，徐州女子師範學校的蘇姑墓，東坡讀書地方的逍遙樓，黃河故道旁的鐵牛，開封那十二三層高已有二千年歷史的鐵塔。古色古香的相國寺，洛陽的龍門，伊闕蓮花洞，庚子役時西太后逃亂處，隋時建立的臥龍寺，西安的孔廟及董仲舒祠；隋陽帝的故居，武家坡劇中的王寶釧的寒窯，唐時的華嚴寺，驪山上的烽火台，楊貴妃浴沐的華清池，在咸陽那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在西嶽華山也看了不少的古蹟，青柯坪和雲台觀當然是游華山的必游之地了。

X X X X X X X

我們在游歷名勝之處，對所經各地的政府機關和教育狀況也很注意。在這裏我不妨寫一些關於徐州的培正女子中學情形，該校已在江蘇省教育廳立案，學生分爲住宿與走讀二種，住宿生每學期四十三元，走讀生祇廿三元。校長王恆心君，據說是燕大畢業生。該校既是教會學校，每晨要唸聖經，同

學中有四分之一是已受過洗禮的教徒。洗面室和宿舍中都放着新約。每星期一做紀念週，每次有二位同學報告國內外時局狀況；每個學生每星期要交入「學生生活週記」一篇，內容是分大事記，聽演講，感想或反省，下週工作計劃，經濟狀況篇六項。經濟狀況一項中是記學生每週的用費多少，如上週存銀若干，本週用去若干，結存多少。有一個女學生記了六七個禮拜，始終寫三元一角五分，足見她的程度了。

這是一個初中女子學校，所以全校最高年紀的女生祇廿歲，最幼的是十三歲，大半的是在十七八左右。都穿白衣黑裙，臉上不施脂粉。當校當局特許我們參觀她們的宿舍，都很簡潔。但是我們在無意中在她們的枕頭旁側發現了唇脂和香粉之類的化妝品，足見女人是天性愛美的。在分別的時候，我們和她們正在行畢業考試的初中三年級生全體合撮一影，以為紀念。

× × × × × × × ×
在開封的時候，參觀河南省政府，內有圖書室和大禮堂，都是平房，最後面有一座西式樓房，佈置也很精細，這是省主席的辦公室了。

省政府的職員半多是穿着白色的中山裝。府內設有職員補習教育班，聘請當地有聲望有學問的人來演講指導。每日清晨，全體職員多得到場參加升旗典禮。

自從依照行營規定合署辦公後，省政府所轄各廳都接連在一起的，所以同時我們又參觀財政廳及建設廳，走廊的地方都掛着各種統計的表格。

河南大學及有名的鐵塔，我們當然不能不到。鐵塔高入雲霄，下面的門封鎖的緊緊，我們無從上去。據說從前是一向開放的，後來因為河南大學有個西藉教授自上躍下尋死，當局深怕此風一開，大家模效起來了不得，因此就封鎖了，不許任何人上去。

歷史上有名的相國寺內已找不到佛像了。千年來香火鼎盛的地方，至今只是一個貨物買賣的商品市場了。撫今追昔，不禁有滄桑之感。

x x x x x x

洛陽是在六月廿八日那天晚上九時到的。我們在開封的時候，對於洛陽是抱着怎樣的奢望，夢想着東漢建都所遺下的莊嚴的宮殿和偉大的建築，結果是一個大失望。

車站上儘是那些旅館客棧的棧伙兜攬生意，我們毫不理睬，因為我們在上海時早早請託商務印書館駐洛陽經理蕭韶成先生接洽好了河洛中學爲借宿處。豈知在車站上等候多時，未見蕭君前來招呼，而我們又不知河洛中學的校址，乃由熊鎮歧和鄭履仁到商務印書館去詢問，至十時半模樣，回訊來了，地址也知道了。第一個困難方解決，第二個困難却接踵而至，原來時間已晏，車站行李房已鎖閉，沒有行李如何睡覺，經再三和站長商量，始准特別通融，我們不識從早提取行李，也是吃沒有豐富旅行經驗的苦。

那時夜深人靜，附近祇有八輛人力車，我們祇好將數十件行李裝上，自己隨在後面走，在開封至洛陽的火車中已困頓了一天，腹中又是饑得難受，現在還要跑這麼許多路，窄窄的土街，因為天氣炎

熱，兩旁睡着不少的人。

將行裝安放了河洛中學已近十一時了，晚飯尙沒有吃，雖然在附近我到了幾爿小飯店，都說已停爐了，明日請早罷。走到最後的一爿，初亦以停爐見拒，既是我們一行有十八人之多。始許重行開爐。好容易吃了一些沒有油水的飯菜。

河洛中學的宿舍內的牀，有如石坑然，上面放着蓆子。滿蓆皆跳蚤，沒有睡下，已是渾身發癢，乃遷睡於教室的木桌上，結果也是被咬了一整夜。要是這次沒有游龍門，我們對洛陽的印象可謂已惡劣到極點了。

X X X X X X X

游龍門必經關帝廟，高高的紅牆，遠遠地自綠叢中望過去，真是很美的。一進廟門，祇見古柏林立，巨大的石柱上刻着精緻的龍紋。先入正殿，殿上除了關公的像座以外，二旁又四將個站着的神像。牆邊放了一把青龍偃月刀，長約一丈，純係鋼鐵製成，我們多人運盡平生之力，竟不能動其絲毫，三國演義中過五關斬六將的關羽的神勇，不禁的在腦中浮動起來了。

殿後面有個亭子，靠了土墩，那就是關帝首級葬處了。孫權殺了關羽，將首級送給曹操，曹操就把首級配個木盒，葬於這洛陽城外。有額一方曰「鍾靈處」，旁立一個石碑，記載着在「漢建安二十年以王禮葬洛陽城南」末後述及歷代修理的經過。

X X X X X X X

龍門那裏的北魏石刻，太使人留戀。石壁上有佛像，山洞內也刻有佛像，順着山崖走，共有石樓、齋祓堂、賓陽洞、金剛崖、萬佛洞、千佛洞和古陽洞等處。石崖上佛像上的頭，不論大小，已一齊被人偷光，小佛連身子，都由石壁上挖了去，有一位同學在一個無頭的佛像背後，將自己的頭移近在佛身上，並且照了個相，很是有趣。

龍門的地勢也極險要，東邊是伊關，在龍門和伊關兩山之間，便是夾着一條伊水。氣象的壯偉，非身歷其境者是不能想象的。

從賓陽洞出來，復轉入一大洞，石洞壁上四週刻了無數的小佛像。工程真是浩大。這就是千佛洞了。正中有一大佛像，身長數丈，這是龍門有名的金剛崖。兩旁的石壁上都是游客題的字。有墨筆也有用鉛筆寫的。字跡玩劣，意義毫無。最可笑的，是一位自題爲某某官銜的也寫着幾行似通非通的文字。原來很潔白的石壁，就被這一輩自命風雅的糟得齷齪不堪。

歸途中乘便游宋六賢祠，不幸車至半途，右面的後輪跌入泥溝中，我們大家下車，協力推拉，方始將汽車自泥溝中拔出。

X X X X X X

自洛陽到西安的沿途中，兩旁有不少山穴。當地的人民都住在裏面的，起初我們以爲夏天住在這樣暗黑的地窖，準會把人熱死，後來我參觀了西安近郊的窰穴，方知事實適和我們想的相反，裏面不但_不炎熱，並且陰涼異常，據窰民自己說冬天裏面很暖，不需要生火爐。如此說來，這簡直是冬暖夏

涼的仙境了。

王寶川的窰，我們也到過，這是沿山築的，初入時黑暗異常，伸手不能見五指，內有石級數十步，逐漸轉上，我們大家前後相攜而上，一方面在旁索摸，萬一在裏面跌了一交，可不是玩的。口唱着 Volga Boat-men 的歌曲，藉資壯膽。上面很亮爽，有王寶川的泥像，四周都是游人題的詩句，粗俗不足夠。只有一首，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自幼當兵在外邊，

遊遍河北與河南；

歷觀多少門外漢，

幾個家有王寶川？

下款題着「隨軍勦匪抵西安〇〇〇」這幾個字，大概這個兵參觀了王寶川的窰，想起了自己老婆；大概他的老婆處世的態度和王寶川不同，因此發生了不少感喟。所以雖然寫的四句是無韻律的打油詩，却是充滿了構成詩原素的烟士比烈塵。站在抒情文藝的立場上說，比較那些文人毫無情感地堆砌硬做的要好得多。從這首詩上，同時也可反映出現今社會的人慾橫流，知恥守節潔身如玉的，畢竟不多，要耐苦寡守的十八年如王寶川的當然更是鳳毛麟角了。可是閱者別誤爲筆者是受了封建思想的毒而主張從一而終的人物。

X
X
X
X
X
X

到了西安，不可不看碑林，歷代的名碑被收藏在這裏的計有七百多種。內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這是我國和西洋往來的歷史上是很珍貴的參考，余日宣教授特地購了一張。

碑林附近，滿開設着許多的碑帖出售店，其中以會古齋及敏古堂規模較廣，收藏較爲豐富；可惜沒有定價，他們見我們十餘人擠在一起向他購帖，於是將價格大大的提高，例如一張未裱的曹全碑，他索價竟達一元二角，我昔日在上海有正書局購買已裱就的也祇有六角。所以不熟此道，定然被敲竹槓。在此我先購碑帖有一個範圍，就是祇買漢碑和魏碑，其餘的清碑唐碑對我都引不起興趣。

漢碑中以史晨前後碑，北海相景君碑及蒼頡廟碑華山廟碑等等印的很清晰，禮器碑不知怎樣反沒有上海書坊中出售的清楚。這裏假託的碑帖也不少，這是購買者要注意，因爲在表面上一看，很不易辨其真僞。

在開封的時候，我曾經於無意中在一個很小的舊書堆上買到一包小漢碑，計有十二張，內有裴岑紀功碑，白石神君碑及熒敏碑數種，每一個字都較原有的碑，縮小十分之一，個個遒勁瀟灑，無意中得此，如獲至寶。

× × × × × ×

考察團員十餘人，爲籍貫和學系的不同，平日決不會如此熱烈地聚在一塊兒生活着的。余教授也大開方便之門，所以一切飲食起居，並無師生之分，他說的笑話，有時能使我們忘記了物質生活缺乏的苦處。至於遇到了意外困難時候，更非和他商量不可。其次是我們的團長鄭履仁了，他確是處處表

現出那種不辭勞苦爲全團服務的精神。鄒國雄畢竟是運動場中的健兒，全團中他氣力最大，很重很大的箱子，他一只手提起來放在背上，健步如飛。陳英敏和王學武雖然都是主修理科的，却有文學家的風度，他們二人含有哲學意味的微笑，曾經帶給我們輕快的情緒。熊鎮歧和金嗣駿思想敏捷，遇到了什麼困難，他們能很快的想出了計劃辦法。朱撫松畢竟是學者，一切舉動總脫不了學者的態度，他的書法的古樸，本來在校中是數一數二的；他每到一個地方，地上的墓碑，牆上掛的名人手跡，他必聚精會神的靜默地欣賞。在西安購買碑帖時，有許多團員不能選擇，多得去請他指示呢！洪秉乾和李錦良也是團中不可少的助手，很笨重的行李，一到他們手裏就會變成很輕似的。李寵耀的 Funny Face 也將旅途中的枯燥生活調劑不少。全團的經費，是由周樹華和薛饒伯二人管理的，無論到什麼地方，多少不得他們，一切吃飯車費以至於沐浴，沒有他們在我們什麼事都不能做。要是沒有南京至上海一段以過期補票，這次旅費還有餘剩的呢！這是全靠他們理財得法所致。張福民是交際大家，他和什麼人都談得來，我們的行動因爲有他在時常得到不少方便。

× × × × × × ×

咸陽的地方，乾燥得可怕，鄙簡的房間，滿地的黃土，沒有一處值得我們留戀。然而一想起牠在歷史上的地位，似乎又非去跑一趟不可。秦王政自從統一天下後，即自稱始皇帝，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每郡置守尉監三種官，實行中央集權，將天下的兵器都集聚於咸陽，把他銷掉，鑄作鐘器和十二個金人，他坑儒四百六十餘人，也是在這裏舉行的。

我們在沒有到周陵以前，幾乎遇到阻礙，因為當時我們談天用上海話，當地的駐軍聽見了，一直說我們是日本人，好容易經過我們百般的解說，又取出了考察團的名片，他始放我們過去，有一次在徐州車站，也幾乎同樣地鬧出禍水來，因為我們團中有廣東人，也有江蘇人，也有江西人，也有湖北人，各人的方言都不同，一則爲了傳達意見起見，一則也是因爲平日校中藉慣使然，彼此覺得用英語談天，反而爽快。當時被車站上的憲兵聽到了，也誤認我們爲外國人，我們因爲我國言語的不統一已，吃夠苦頭了。

最近的洛陽

(轉載)

一 洛陽的輪廓

提起洛陽來，大家當然都知道，牠在中國以往的歷史、地理、政治文化上，如今的華北國防上，都有着很重大的價值與意義。可是牠所以能有這樣高的身價，大部分是靠牠優勝的天然環境所造成。

牠有個銅牆鐵壁的輪廓，先從南面說：險峻的一列嵩山，作了牠一大面堅固不拔的天然屏障，有名的勝跡隄門山，就在其中。尹水從中間所謂隄門中流出，這是洛陽豫南的唯一孔道，萬一南面有事，隨便把這大門關上就行了。北面有自西而東迤邐萬里的黃河，這是一道人工掘不成擴大加深的外濠，敵人無論有多少戰車魚雷，都休想越雷池一步。沿黃河南岸是邙山，這正是射擊外濠內外地帶的優越而得力的胸牆與臂座，以現

今我國的武器來說，無論敵人出現於河面或對岸上，管保叫他們做炮灰。最巧是南面的山和北面的河，又西起潼關，東止鞏汜，首尾環繞起形作一個大圈，把洛陽圍在中心，作了東西兩面的大門，沿着這條隴海鐵路。裏面挾着一塊東西數百里長，南北數十里寬的沃美平原，真是天然的農業地帶。再加緊靠南關外清水常流的洛陽，黃河的船隻可直達關西。北門外隴海路上的東西兩車站，就像洛陽兩隻靈活的手，可以收授隨意。像這樣天然巧成了爲現在西北東三方面的國防綫支掌點的洛陽。

二 城裏和關外

洛陽的城圈很小，若以之比西面的西安城，東面的開封城，那便相差很遠了。然而因爲城門外有名的新興的工程，日見發達，自可分担牠新的使命，所以雖小也不妨事。城有東西南北四門四關，各霸一方，各有直線的馬路相通，構成十字路的交插點在城的中心，這裏一左一右，是商業最繁盛的區域。可惜街道都嫌仄狹，除基幹線的幾條大街上可以通行汽車，其餘多曲折不平，即普通土車亦視爲畏途。雖然現在正積極從事擴修，但也是礙手或礙脚的來不及了。近年來多事，這裏要人加的多，馬路上的汽車也加多。大街小巷上成羣結隊走的是大兵，許多公私機關或公共處所也都擠滿了大兵。

說到大兵多，便也得提起這裏近來的商業經濟情況來，自從國難一嚴重，於是大家都都瞧起洛陽了，要人來往，機關增加，因此商業上便引起一度的繁盛。可是牠逃不出經濟恐慌的氛圍籠罩、壓迫。曾幾何時，大家若都不是皮黃面瘦表示着先天不足，便是虎頭蛇尾，顯露着外強中乾。現在好了，在軍事緊張的時候，牠却走了一步宏運，商業上多少要受一下刺激的。在馬路上遯處，可以看見各商號的老關們，紅光滿面的帶些笑容。

西北征程記

薛饒伯

(一)

去西北考察，俾探討實況；

覽京市建設，明埋首苦幹。

農村景况蕭條，生計艱難！

徐州民風忠厚，儉樸老誠！

本校邊疆問題研究社組織了一個「西北考察團」，利用暑期，腳踏實地，到西北一帶去考察。在這短短的二十天內，經過了南京、徐州、開封、洛陽、華陰、西京、和咸陽等重要的地方。但我們很覺得慚愧，因為所收獲的，真是渺小得很；但另一方面却明切地了解西北人民的痛苦，當地的社會狀況，公路建設，以及種種意想不到的旅行經驗和閱歷等，此外像親歷名勝古蹟，參觀重要機關，瞻仰黨國要人豐采；以及親領教誨，獲益亦不少。

團長等的確費了不少精力，籌備團務；但因為樂意去幹，結果呢？如期籌備妥當。同時領隊余日

宣教授又給我們不少的幫助。出發之前，有許多同學來送行，給我們同情並鼓勵。原定的計劃，是乘廿一日下午一時二十分車到南京；但當日有意外事件發生，路局停開車輛。事息後，至下午四點鐘平滬通車，雖照常開駛；奈因學生團體票不准乘坐，不得已全體搭十一時的夜快車離滬。

次晨七點鐘，到了南京；車站建築偉大，且極有秩序。憲兵按例要檢查旅客的行李，我們有學校所給的旅行證明書，故行李未遭檢查。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先生係余教授的親戚，我們達南京站後，勵志社即派大汽車來接，直駛青年會中學。沿途觀看南京的建設，自有一番新氣象。下午乘了陸軍軍官學校運輸車，往明孝陵遊覽。陵的附近，有石人石馬；走進一垛紅牆，便見一座磚石的小城牆，約有五六丈高，陵就在裏面。中山陵的柏樹，很整齊地排列着，遠望極像守陵的衛兵。陵前石碑樓，刻有「博愛」二字。潔白的水門汀人行道，打掃得連一片樹葉都沒有。陵堂的屋瓦爲深藍色，帶着油光；太陽光照耀其上，便現出美麗的色彩。中山陵的石級，照我不精確的計算，是三百零三級。陵堂的地板，與牆壁全係光潔的大理石。牆上刻有總理遺囑等；堂的中央端坐着總理的石像。如逢總理紀念日，便可以進墓門，去看總理遺容。遊過中山陵的人，心裏總有「整潔」、「莊嚴」、「偉大」的感想。後來再詣靈谷寺，譚墓；經全國運動會場，而至勵志社。參觀各部及蔣委員長的辦公室等，出社赴國民政府，由國府文官處派員招待；參觀了招待各國大使的客廳，國府大禮堂，主席辦公室等，乃辭別。再到鐵道部，鐵道部職員約有一千餘人，招待員異常誠懇，詳細解述部中現狀。交通部因時晏未往。晚上，蚊蟲多得可怕，手臂被咬得好像生了痱子一樣，怕生瘡疾的緣故，就吞了二粒金雞納霜。

渡了長江，由浦口乘上午九點四十五分車赴徐州。浦徐間的農村狀況，與江南顯然不同；因為缺乏水分的緣故，田土現了龜裂。農民盡力耕田，爲自己的生命掙扎着，但是水量短少，耕種也是徒然。江南的農民，每歲多少有些收成；但是這裏的農民，辛勤了一年，恐怕還是得不償失呢！此外在車站的木棚邊，還有許多賣雜物的童子或婦女站着；枯黃帶黑色的臉，毫無神采的眼珠，顯得是缺乏榮養。每當火車靠站時，便爭先恐後擁近車廂，向着窗口叫喊；偶或做到一二次小交易，便浮露出一層淺顯的微笑。不然，眼巴巴的注視着車中旅客，現出頹傷的形態來。

到達銅山縣（徐州）時，已是下午七時三刻，出站到培心中學。徐州城外的夜景：沒有眩人的霓虹燈，沒有耀目的電燈，所見到的，只有半明半滅的煤油街燈，燈火隨着風勢在跳動，此外只是一些黑矮矮的房屋。城內的建設，較有進步。我們安頓了行李，往朝陽池去洗澡；洗畢，在該池吃了晚飯。於涼風習習中，在街頭閒走着歸校。

徐州有座雲龍山，當年山上，有雲龍書院；徐州的一輩名人，均出自該院；但現在只剩些碎瓦頽垣，供人憑弔，山上有許多節婦碑，都是表彰名節的。山的最高處，有放鶴亭，亭旁有飲鶴泉，泉井很深，黑沈沈也見不到什麼。離山二里遙，有范增墓，墓爲一土墩。據說當年范增因項羽不從其諫，氣走徐州，生背疽而死；羽命軍士，一人一鏟土，埋之。墓前墓後，均無碑跡可尋，假使不經當地人士的指述，誰料這一堆黃土，是當年一代謀士的安身處呢？復至教養院，其中乞丐，每日由院方供給黑色的大包子（饅頭）以及暗綠色的麥糊。至於院中經費，則由縣政府供給。走過了七曲橋就到名聞徐

州的快哉亭；附近有荷池，石橋，翠柳，風景最佳。在江蘇省立女師內亦有二個古蹟。一是蘇姑墓；蘇姑就是宋朝有名文人蘇東坡的女兒。當東坡任徐州太守時，黃河汎濫，幾將全城淹沒，人民咸以爲是河神作怪。蘇姑就獻身；以求安瀾。日後，河水果退。蘇家於井內，撈獲蘇姑繡鞋一隻，才知蘇姑已死。因爲不忍飲此井水，故用泥土填沒該井，改作坟墓。以前每逢春秋佳日，還有人前來馨香膜拜。二是霸王樓；是西楚霸王駐軍之處。此外有逍遙樓，爲蘇東坡讀書處；樓前有手植槐樹一枝，惜已枯死。民衆教育館農場的農產物，因爲依據科學的方法耕種，生產的成績良好，據農場管理員告訴我們：「徐州已經二個月不下雨，有的地方，沒有河水可供灌溉。農作物的命運，就交託在天手裏」。歸途中，小遊子房山，子房就是那位漢朝的開國元勳張良。山上除了一所廟宇外，沒有旁的點綴品。雖徐赴汴前，又參觀了培正女中；她們真是樸素極了，一律是白衣黑裙的制服。所有衣服，被單等，都是自己洗淨，掃地燒飯，亦是親手幹着，這種儉樸的生活，真值得欽佩。

徐州確是一個可愛的城市，人民樸實忠厚，尤屬難能。試舉二例：金君於朝陽池洗澡時，遺忘了一件綢襯衫，卽由池方保藏起來；第二天去洗澡時，他們將遺物交還。比之上海的所謂「衣帽物件，各自留意，倘有遺失，與堂無涉」者，真是大不相同了！何君的保護照相鏡頭之黑蓋，掉在黃包車上，自己并不察覺；俟車夫得知，特地趕進學校，交還失物。至於人民生計，確很困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衆，是住在一間土牆的茅屋內，光線既不充足，空氣又不新鮮，然亦是沒法啊！我們所借住的培心中學，因爲招待極誠意，雖然在該校，僅僅住了二夜功夫，但是彼此間極其和洽，好像故舊一

般。離校的時候，校長和幾位教員，還送我們上黃包車，舉手告別，心裏真有些戀戀之意呢！

(11)

遇千里知友，暢訴胸臆，

看希世珍品，添增閱歷。

世外桃源，黃髮垂肩笑盈盈，

龍門石刻，鬼工神斧嘆觀止。

從徐州到開封，特別快車須行七小時。自中午十二點四十五分上車至下午七點四十八分才到。沿途所見，更是荒涼；種田的農夫，很辛勤地在墾田，前面拖犁的是一隻牛和一隻騾，或是一隻牛與一隻馬。自火車遠望，田是墾得很整齊；祇因為缺乏河水的灌溉和不下雨的緣故，農作物（除了高粱以外）都難長大。農民所居的土屋，黑矮矮的聚在一處；小孩子們，一絲不掛，往來嬉戲。他們的肚子很大，恐怕是一種病態，或是吃得不得當？老婦們都穿着藍布衣袴，上衣長得過膝，頭上挽着髮髻，二隻小脚走起路來，倒也很快。她們幫助丈夫，或是兒婦們，操做田間的工作，實際上她們是中國生產的一員啊！！

雖在夜色茫茫的時候，從車廂內伸首外探，見有燈火點點；看看表上的時針，已是七點三刻。啊！想來是開封到了！汽笛長鳴了一聲之後，車輪的速率漸漸減低，終而停靠在巍峨的開封車站。那

時經年不見的知友侯振華君，以及濟汴中學李校長和狄先生等，都來站迎接我們。車停站後，他們幫助搬運行李。憲兵按例來檢查行李，給他們看了旅行證明書，就放過了。饑腸轆轆，就到車站對面一引菜館去進食。行李雜件由侯狄二君照顧（他們已用過晚膳。）當晚所吃的是麵，有一盆「炒鷄子兒」，又黃又嫩，真配胃口；但是吃了二筷，鷄子兒已經完了。食畢，雇了二十四輛黃包車，向濟汴中學進發。在黃包車上打個盹，是頂有滋味的一回事；有時覺得黃包車似乎拖進了他人的屋裏，睜眼一看，車子仍很安穩地在動着。約過了三十八分鐘，到了濟汴中學。

濟汴中學當局，早已爲我們打掃乾淨了一間空屋；樑上懸着一盞光線充足的汽油燈，十八隻鋼絲鐵牀，很整齊地沿着牆安置着。門旁排了三四只桌子，預備堆置什物用的。侯君與我談談闊別後的情形，很覺有味；回顧其餘同學，因爲勞頓的緣故，已經呼呼入睡，亦有倦眼惺忪的。時間已不早了，侯君亦就輕步離室，道聲「明兒見」，一個長長的黑影，悄然不見了。

明晨在校中洗澡，澡池好像游泳池，水很清潔。後滬江一九三五年校友陳炳賢君來校，伴遊龍亭。沿途看到土法製鹽，所製成的鹽，名曰小鹽；因質量較劣，價極便宜。土質因遭鹽水沖洗，故含鹹性。不一會，龍亭在望；一座黃色的亭（實係一宮殿式的房屋，）古色古香。頗帶封建色彩。龍亭建於宋朝，階石中央刻有龍圖，刻工極細巧。由龍亭前望，南門大街，映入眼簾。附近有著名的開封博物館，館中所藏，都屬珍品。銅器甚多，青色斑斕，大概爲秦漢時物。有服裝，多係清代服制及民國大總統之禮服及燕服等。有石刻及名貴之蝌蚪文；甲骨之搜羅尤爲豐富，雖有註釋，然不能甚解。出

館後微雨，下午大雨，乃在校休息，寫信，下棋，玩撲克牌，消磨了一個整個的下午。

翌晨到河南省政府去參觀，由招待員講解河南近年情況；乃知河南省頗注意於建設，對於水利一事，格外注重。祕書長臉白而胖，帶了一付玳瑁眼鏡，留着一束小鬍子，很客氣地領我們參觀祕書處，祕書長室，及主席商震辦公室。告辭出來，再參觀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四廳。同時一九二七年滬江校友朱潔華女士（她是開封婦女界的領袖，新生活俱樂部的總幹事）及李校長等，假座新生活俱樂部，請我們吃飯；未赴宴前，我們還到河南大學去參觀。河大的大禮堂，造得確屬雄偉，內部建設亦不差，圖書館的書，異常豐富，比滬江好得多；不過科學方面的設備，不及滬江（理科同學的意見）。校園風景也還秀麗，但與江水明漪的滬江相較，未免見絀。離了河大，雇車往鐵塔，塔係瓦質做成，遠看極似鐵質，故名鐵塔；共有十三層，聳然直立。據說從前黃河汎濫開封時，塔由河水帶來，日後水退，塔留未去。其年代不詳。雖當地父老，亦不能知。塔之所在地，為沙地；沙地上可建一極重之塔，這真是一個疑問！達新生活俱樂部，已將近一時；主人笑容滿面，暢談當年舊況。菜味極可口；食畢上樓，打彈子，許久未練習，已形生疏。最後開座談會，各人由團長鄭君介紹了一番，并由余教授申述校中最近情況，未分散前；還攝了一個影，留作紀念。

相國寺好像上海的城隍廟，往來的人很多，小攤也不少，光景很熱鬧。在那裏兜兜圈子，極想購買些著名的土產，預備送給親友；但是跑來跑去，總看不上眼，那攤頭上所排列着的洋紐子、絲線、鉛皮笛、胭脂粉等類，都不是我所要的。兜了一會，將近五點，乃赴青年會的茶話會。準時到

達。由俞總幹事招待，并參觀新屋；在會客室內，隨意吃香蕉糖或嚼陳皮梅，五時半道別。

明天中午由商務印書館的開封分館經理，假味蕪樓請我們用午膳，席間有著名的菜肴「黃河鯉。」鯉產自黃河；未燒以前，由廚司手托入堂，表示此魚是活的，然後入鍋。據說以前，廚司舉魚給客人看後，當面擲死；現在覺得太殘忍，只給客人看一看就是了。膳畢，雇車往車站，離汴赴洛。

自開封到洛陽，沿途風景，真夠留戀。黃土層，一層層的造成天然階段，好像滬江生物學園的土層，當然黃土層要大得多呢！四周是很高的黃土層包圍着，中間低下有幾十尺，百尺以下亦有；低下的地方，有很好的田，耕種得井井有條，所謂阡陌相連；又有許多樹，樹葉非常茂盛。居民住的房屋，全係泥土所蓋；有的人竟然住在土洞中。土洞好像房屋一樣，內部亦可放牀、椅、桌等。回憶在初級小學時讀歷史，讀到太古的時候，人民居於洞中，稱為穴居。不料到現在親眼看見一輩現代穴居人。太古的風俗，沒有失傳。但是往往極野蠻的事，亦就是極文明的事；將來空中大戰，這些土洞，一定是避免空戰的唯一良好所在。黃土層的風景，真夠美麗，陌頭楊柳色，風韻之至。看那些居民，笑容滿面，怡然自得，真好像是一輩世外的遺民。

車到洛陽，已是萬家燈火了。本來洛陽在我們的腦中，認為是一個極偉大的城市；但是親歷其境後，便覺得所想像的是錯誤了。爲了事前以爲商務印書館洛陽特約所蕭經理，來站照應，下車後，便找尋他，許久沒有找到；用電話去詢問所方，才知他已在河洛中學等候我們。提取行李時，行李房的辦事員盛氣凌人，說：「時已晏，管理者已外出，鑰匙不在，行李明天來提取。」——其實他騙我

們。——行李不提出，我們如何睡覺？所以特向副站長接洽，才算將行李提出，真是「閻王好見，小鬼難當。」

雇了六輛黃包車，裝上行李；大家步行往河洛中學。蕭經理預備了一個房間，牀是磚頭所砌成，上面鋪蓋蘆蓆。據說跳蚤極多，故不敢睡在這屋內，在露天的六角亭內過宿。未睡以前，又外出去吃夜飯。那時菜館或麵館，大都已熄爐火，今晚不再作交易。最後覓到一家菜館，貪做生意；夥計們所搭的活動牀，即時收拾起來，人都從牀上跳下來，預備做菜。菜是炒鷄子兒，牛肉，魚肚，大家都不敢多食，將近十二時，才返校歸寢。

明晨七時，鄭團長和熊幹事已到建設廳去接洽，租借大汽車。早餐畢，上汽車往龍門，看石刻。洛陽的公路，地基很堅固，路面亦平坦，比滬杭公路好。現在從南京可由公路，直達洛陽。另一幹綫，說是通達廣東，現正在趕築。到了龍門，又是一幅天然的山水風景畫，橫在眼前。這裏有山有水，水潺潺地流，澄清見底。山下的路滿佈着幾寸厚的塵土。（幸而那天不下雨，不然真是寸步難行。）來往的人，都是一輩商販；趕着一輛三隻馬合拖的車子，車輛係鐵所做成。三隻馬伸長了後腿，引長了頸，用力地向前走着，想來車上的貨物，一定是很重的。著名的石刻，是在山上。石刻的數量很多；小的石像，約有三四寸高，大的石刻，約有七八丈高，身立其旁，自覺渺小異常。石刻的工程，非常精細與偉大；只可惜因爲乏人負責管理，經風雨所浸剝，漸漸損毀。最可惜者，却是人工毀壞：面部完整的小佛，中佛，已很少見。此外有一尊佛，有身無頭，想來已遭偷竊。自龍門歸

來，汽車的水箱有損，須待修理；乃由蕭經理引領，去拜訪一位邵康節（宋理學家）的三十八代子孫，紫臉白髮，現年六十有二。參觀了邵氏的泥像，及當時邵氏的避暑土洞；洞中漆黑異常，未曾下去。分離時，還贈送一張宋元明九位理學家的像；以留紀念。

這次停靠洛陽，僅僅只有一天，對於建設及商況，稍有一些淺顯的認識；腦中所印象的，并不十分滿意。最認為遺憾的，到了洛陽，未曾去瀏覽洛陽橋，西宮（西漢的皇宮）和中國佛教發源地白馬寺。

(三)

山洞連綿，呼吸感不適。

道路廣闊，巡邏覺舒暢。

小雁塔，塔分裂而聳立。

寶釧窰，窰黑暗而藏身。

自洛陽趁坐下午二時零三分慢車西駛；車極破舊，因為窗口太少，乘客擁擠的緣故，空氣很混濁。好容易挨過二十小時，明日中午才到西京。自洛陽到西安，沿途共經過十一個山洞；山洞很長，最長的山洞，火車經過其間約需一分又四十五秒；比那鎮江的山洞，只需十五秒鐘，顯然地長得多了。火車經過山洞，煙杓的煙，無處發洩，便由窗裏送進來。車廂裏的空氣，格外混濁，呼吸益感不

舒。西京的城牆很高，牆上橫列着幾個極大的字：「擁護革命領袖蔣委員長。」我們雇了六輛黃包車裝行李，三位同學，隨車照顧；其餘乘公共汽車，到菊花園下站，步行往陝西省立高級中學。

西京青年會的洗澡處，非常清潔。共有三隻新式的磁浴缸，四個蓮蓬龍頭；洗浴費每人每次法幣一角。余教授，金君與我，先到理髮店剪髮。三開間門面，設備很整潔，價目不貴。在杏花村晚膳後，想騎腳踏車去「兜風」，「領略西京的夜市；但西京腳踏車店只修理或賣買車子，却不出租，碰了幾次壁，乃徒步四巡。西京的道路很寬闊，熱鬧的情形與上海愛多亞路河南路一帶差不多。汽車來往不絕，幾引商店，裝璜得很引人注目。西京近年來，努力工作，一切均在進展中。陝人喜聽梆子戲，連胡琴所拉的，演員所唱的，與京劇完全不同，曾與周君走進一家梆子戲院，聽了十分鐘的梆子戲，連一句也沒有聽懂，真所謂莫名其妙。

次晨，參觀陝西省政府，由秘書長接見。據云：「現在的省府，就是清朝末葉，慈禧太后因八國聯軍，進據北京，忽忽的帶了德宗，載漪及溥儀等，逃避西京所居的地方。」并再詳細講解陝西近況，以及種種建設等情，乃辭別。西京古蹟有文廟，殿前古柏聳立。臥龍寺建於隋朝，經朱慶瀾將軍重修，現已煥然一新。碑林名聞全國，石碑林立，不下千數百塊；中以唐碑最多。大秦景教碑前曾偷賣於某國人，代價數十萬。運至潼關時，被軍警查獲，現仍放在碑林。碑林附近，賣帖之店很多，式樣繁多，任憑顧客選購。董子祠又稱下馬陵，是西漢大儒董仲舒的安葬地。返校後，接省主席邵力子先生來電話，請我們去。於是整裝應召，蒙邵主席招待并述說陝西近年來，禁煙計劃的步驟，以及公

路的次第完成。陝西在邵主席努力之下，確是進步得多了！席間車務幹事周君請主席設法，商借大汽車。結果汽車公司允許租借，總計乘坐了三天汽車，行了百餘英里，只化了九元的汽車夫小賬。

大雁塔與小雁塔（小雁塔之中部裂開，分塔爲二，但塔仍直立不倒。）現均爲剿匪軍隊所駐紮，成爲軍事重地，閒人莫入。乃往城南草堂，車行顛撲不平。草堂內一無陳設，不足觀。達宋家花園，參觀費每人十文。出園往觀王寶釧窰洞，沿途參觀土洞，洞中空氣，不甚清潔。有些土洞的式樣爲馬蹄形，卽U形，那末空氣，也很流通的。王寶釧的廟門旁，書着一付對聯：「富貴不能望，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誰料丈夫出巾幗。稗官彰其名，婦孺彰其名，廟貌彰其節，從知貞女卽神仙。」廟之上有一窰，造得異常曲折，很是有趣：不過她的真窰，不知道在那裏。返校時，經杜公祠，就是唐代詩聖杜甫的祠堂。附近有二個新式土窰，用水門汀造成，爲夏季避暑的好地方。

(四)

華清浴時幾擬仙。

咸陽達後遂心願。

周文武陵，疑真疑假。

西嶽華山，越進越險。

從西京可以乘坐汽車，沿着「風景線」直駛臨潼。這一段公路不但平坦，廣闊，就是沿路的景

物，也是夠你瀏覽的。臨潼附近的古蹟很多；最著的有華清池。華清池昔爲唐明皇寵妃楊太真的洗浴處，至今豔稱，惟今之華清池，已經改修，并有宿舍，供客租借，借費極廉。池水係屬溫泉，熱度適宜。第一池池身，由磁磚砌成，二丈見方；雖係室內，池水仍澄清見底，入浴費每人每次六角。第二池池身，四周圍塗以水門汀，池水因光線關係，稍見混濁，入浴費每人每次二角。單人池供個人洗滌；雙人池供二人洗滌，每次每人需費一元。女子可在貴妃池洗浴，可供四人合洗；此外又有民衆浴池，池水亦屬溫泉，浴者不付分文。我等數人，浴於第一池，載沉載浮，好似處身游泳池。貼近華清池，有驪山，上有烽火台；昔日周幽王欲博寵妃褒姒一笑，舉烽火以召四方諸侯，因而失信於諸侯，致遭大戎所侵，惟現在殘跡已難覓。又有坑儒谷，即秦始皇坑儒士之所在，亦無遺跡可尋。自山遠眺，四周情景，盡入眼底。華西夏令會假華清池舉行，臨時敦請余教授演講。

既到西京，咸陽是不能不去的。秦併六國，建都咸陽，它是歷史上的重要地，怎可不去？但是日前山洪暴發，渭水急流，將鐵路及汽車的橋樑沖斷，河水盛漲不退，「天塹不能飛渡。」所幸次日，河水告退，乃乘汽車進發。到了咸陽古渡，但見河面寬闊，河中停留着四五隻渡船；岸上停着運輸車數十輛，馬亦很多，渡客行李，擠滿了沿渡。所乘的汽車，不便渡河，乃棄車乘船。渡資每人二角，需費三元餘；論價良久，最後論定渡價二元。渡河時，先由船夫背着，走過一段淺的水灘，隨後上船。拖船的人，赤裸裸，不穿衣袴，在水中拉着。上了岸，到咸陽城，還有十里路程，路途間盡是幾寸厚的塵土，熱辣辣的太陽，曬在身上，也顧不得了；只希望到了咸陽城，就算達到目的。行行重行

行，咸陽城在目前了。

名重一時的咸陽城，并不高，自東城門到西城門，約有二里之遙，城外駐有張副司令的馬軍，最近自綏遠買了七八十四軍用馬，以爲剿匪之用；據說這種新馬，性很粗野，須由騎兵馳騁，待其性順，然後應用。城內的街道，並不狹小，二旁商店很多；如麻繩店，鐵鋪，雜貨店，汽水店，菜館等。這裏見不到高樓大廈，房屋全屬舊式，平屋居多。俗言：「三十年風水輪流轉，」又言：「此一時，彼一時。」咸陽之在今日，已不是要區了！好似一個很熱鬧的市鎮。如今因爲可由公路，鐵道和西京來往故，一切文化和建設等，也漸漸地進步了。

往周文武陵去吧！雖然是一百零四度的氣候，來回的路程，約有四五十里；因爲興味濃厚，極想明瞭周陵的究竟，就雇了十幾輛黃包車，車價是法幣八角。車輪的後面，跟着一個天真的小孩子，用手推着車身；因爲他的父親年齡大了，路程又遠，身體夠累，如此，可使他的父親省些力氣。驕陽迫人，坐在車子裏，只覺得一陣陣汗氣洩出來；眼前的車夫，彎着腰，曲着手，流着汗，喘着氣，一步步前進，衣袴是早已透濕！好容易到了目的地，一坐很高大的牆，寫着「周文武陵。」二旁一付對聯是：「耿光大烈啓西周，表海詰戎，稼穡貽謀十五世。俊德教功崇懋響，據涇浮渭，葱蘢佳氣萬千春。」周文王陵爲一極大之土墩，占地約二畝，陵前有一石碑，寫着周文王陵；此外除荒草外，旁無他物。文王陵後，爲武王陵，二陵完全相同；惟武王陵旁，多十餘小石碑，爲周代帝王的陵墓，諸陵合稱周陵。附近有許多土墩，與周陵相類似者極多，陵前的石碑，建於何時，亦不詳知；是故「周

陵」是否真爲周天子之安身處，殊難臆測！歸途中，腦海間，仍疑惑着周陵的真假。

離西京的那天，還到剿匪司令部去謁見張副司令學良。會客室的佈置很雅緻。逐一握手介紹後，由余教授發問。據說近來因爲剿匪軍的努力，陝西已無匪跡；此外并論及建設事宜。攝影留念後，辭別。由西京東駛，達華陰縣。經過一度考慮，我們咸攜帶輕裝，往玉泉院（院在西嶽華山山麓。）其餘行李，則寄存在華陰車站行李房內。夕陽西墮，我與周君慢步走去，閒談着校中趣聞，津津有味。玉泉院時，天已晚了。當由該院道士，殷勤招待，預備茶水，晚飯，甚爲忙碌。泉水清冷，入浴異常舒適。晚間，宿於該院廊下，跳蚤，蚊蟲極多，夜不入眠。清晨但覺身體疲乏，精神恍惚，華山轎價：轎夫每人一元，肩夫（背行李者）每人每日七角。除四位同學，大告奮勇，徒步上山外；其餘均坐轎上山。上山前，謝玉泉院道士法幣八元，觀察受者的面部表情，似尙嫌少呢！山路起伏不平；沿途怪石嶙峋，泉水潺潺。經莎蘿坪，毛女洞而達青柯坪。此後山路既狹且峭，轎不能上，乃徒步前進。過迴心石，山路益窄，越行越險，拉鐵索而上，興味亦越濃。有人說：「遊華山，要有氣力與膽量，」此誠經驗之談。行了十里路，到北峯頂，夜宿於道院，跳蚤臭蟲亦不少。山上早晚風涼，晚上風勢猛烈，不能開窗而睡。清晨，往探諸峯，時余體溫增高，很想暫憩北峯。余教授說：「最近三五年內，恐無機再遊華山，現既已上山，而坐失良機，不往諸峯，未免可惜。」乃穿着絨線衫帶了大毛巾隨往。經蒼龍林而達中峯，沿途常有奇境發現。據道士言：「中峯有一隻石烏龜，常常作祟；現在中峯道院，造在它的背上鎮壓它。」迷信之談，殊未可信。中峯又有一樹，外觀無根，自石中生出來，恐

怕樹根藏在石縫之內。到達南天門（華山最高處）遠望四周，峯巒重疊，盡在腳底。至南峯道院進餐飯菜滋味很佳，老道又善攀談，所以格外有味。西峯山路最險，二旁都是峭壁，行時頗具戒心。西峯現正在新建房屋，可以容納數百人。東峯未曾往遊。遨遊諸峯，來回約三十里；因出汗故，歸返北峯時，身體反覺舒適暢快。

離西京時，由西京車站站長簽字，說明自西京到達上海，不得過「六天。」遊了三天華山，自華陰縣往徐州，轉乘津浦路第三百零五次平浦通車至浦口；立即渡江，預備乘坐上午八時二十分的京滬聯運車到滬。屈指而算，剛爲六天；且達南京站，恰爲第六天早晨。假使依照西京站長之簽字紙，到滬毫無問題；誰料南京站長說：「自西京到上海，爲一千四百餘公里，依章每日三百公里，故西京到上海，最多五日，現在這張團體票，已過五日，照章作廢。」當由團長等與之交涉，并且示以西京站長所簽之紙。則曰：「他簽錯，與他交涉好了，現在乘車到上海，則非購票不可。」我們不得已，多化了五十六元四角三分，才得乘車回滬，固非始料所及也。雖然：現在鐵道部已將是款退回，一方面足見萬事講公理，同時於我們，亦不無稍補啊！

西行通訊

朱撫松

(一) 第一信——自南京發

親愛的弟弟：這是我離開上海第一次給你寫信了。這時我正在京滬鐵路的三等車廂裏，車身搖來搖去，所以字也東扭西歪了。

我們的西北考查團共有十九人，由滬大政治學系主任余日宣先生領導。我們本來打算廿一日下午一時二十分乘特別快車走，雖知到了北火車站以後，就遇到了「進京請願團」的羣衆，他們一羣有一千多，把火車全佔據了；後來火車停開，他們也只好散了。我們一直等到半夜十一時半才上車，現在已經走了一半了。

我們離校時，同學們來歡送，大放鞭炮，非常的熱鬧。

現在車上非常難受，三等車內很擁擠，又不能好好的睡一下，弄得人昏頭昏腦，痛苦非常！很多同學都不顧一切的跑到二等車廂裏去睡。明天早晨到南京後，就要出去參觀呢！所以現在不得不養養神。

現在天快亮了，天際現出一道白光，非常可愛！弟弟，假使此時你能同我一路旅行，該是多麼快樂的一件事呵！

今晨八時可到南京，預定的住所是南京青年會中學，要睡地板呀！可是現在非常疲倦，到那時也只好睡睡了。

六月二十二日晨四時，車過常州。

(二) 第二信——自徐州發

我已經到了徐州，昨天從南京寄給你的信已經收到了嗎？

在南京，首先是去謁總理陵。中山墓真是偉大極了：那墓上的階級，沿山而上，爬得人的兩腿酸痛。靈堂立內有總理的大理石像，非常莊嚴。我曾經到過南京三四次，可是這還是第一次到總理陵墓呢！明孝陵也非常偉大，墓道裏幽靜至極，足以令人肅然生畏。石馬石象之類的東西已經壞得不像個樣子了。譚延闓氏的墓便差一點了。這一些地方都有兵把守，有些不是味兒。南京的官味不輕，我們在國府參觀的時候，那些守兵的神氣十足，裏面的「老爺」們也有些兒那個——官味！國民政府內華麗堂皇，主席室內的設備舒服極了，一律西式的沙發，一坐一跳的東西。可是有一點令人惋惜的是：裏面的東西很多是外國貨，甚至有的是 *Made in Japan*。鐵道部我們也去過了，房子很神氣，是孫科氏做部長時蓋的，然而或許因為包工不好，現在房柱已經破得不少；可見官場的事，大半是馬馬虎

虎了。交通部的大廈更是唐哉皇哉，可是那天爲時已晚，我們不及去參觀了。看了國府及各部的房子和內容，足以使人想到：政府對於公務的用費太多了，人用得，錢用得，樣子神氣得要命，可是事情究竟作出了多少呢？

在南京一天的參觀，人疲倦極了，到夜晚仍舊是睡得不大安身。南京的蚊蟲多極了，非掛帳子不能睡覺；就是有帳子還是嗡嗡的叫得怕人！有一個同學的兩臂已經全被咬得紅腫，真是造孽！住的青年會中學，雖然招待還不錯，然而不能算是周到了。

在南京，我雖然有不少的熟人，然而因爲時間來不及，也只好不去找了。昨天上午九時我們便乘津浦車離京北上。津浦車比京滬車差得多了，而且車內北方人多，太不乾淨。我們對過坐了幾個山東人，亂吐亂叫，真是令人頭痛！天氣又熱，汗水就沒有乾過，又加吃得十分有準，人便有些難過了，大家都擺頭說是不得了！有的便到餐車裏去坐坐，開一瓶汽水去舒服舒服去了。

昨天下午八點鐘到了徐州。徐州便純是北方味口了。我們的行李裝了七大洋車，我們便跟着跑。跑了六七里才到了徐州培心中學。培心中學的招待真是好極了，比起南京，真是天地之分。他們把大禮堂讓我們住，雖然仍是睡在地板上，却有很多草蓆墊着，要算舒服了。事先還爲我們準備了一大桶冷開水，喝上幾杯，真是涼到心底！到澡堂去大洗了一番，便吃麵，吃饅頭，吃大辣子，人的精神也振作起來了。洗了吃了，弄了半天，十八個人才用了六塊多錢，沒有一個人不說是不便宜了。晚上的天氣風涼極了，大家都睡得非常甜蜜，又有風，又沒有蚊子！

到徐州車還的時候還有一個笑話：我們被憲兵當做外國人了。因為我們中間有一部份是廣東人，有一部份又愛講英文，便引起憲兵的懷疑了；結果大家說明白了，不過是付之一笑！

剛才起身，天氣也很涼爽，精神非常好。我們快要去吃稀飯了，這封信是在培心中學的教室裏寫的，他們正在大考，學生們大唸特唸，哼哼然若有其事，說是八點鐘就要考了。

六月廿四晨七時於徐州培心中學

(三) 第二信——自開封發

昨天會給你一信，今天要離開徐州了，現在且來追尋昨天的遊跡吧！

昨天到徐州的雲龍山上玩了一番。雲龍山很不錯，上面有很多古碑古井，山上廟裏有賣古碑帖的。山頂上有一個小亭子，非常風涼，坐在裏面真不想走呢！山後廟裏有一個大佛像，是利用山上原生的石頭刻成，全像只是如來佛的半身，已經有好幾個人高，好像是可望而不可及。院壁上有一塊石碑，上面的字和我寫的一樣，同學們都說是我寫的，可是上面却刻着「江之漢」的名子；這位江先生何人，我也不得而知了。這字寫得不差，當然比我寫的好得多了。下得山來，走到范增墓旁，也不過是一堆黃土罷了。范增是戰國時有名的宰相，項羽因為不聽他的話才遭失敗的。在路上曾過徐州救濟院，裏面有不少的婦孺和老弱殘廢，都是篷首垢面，不像人的樣子，好像乾柴杆子一樣；吃的東西好像是黑溝裏的污水，麵包好像是千年土堆裏掘出來的土磚，臥房裏的氣味比豬坑裏的還要難聞，真是

人間地獄了！可憐之至！徐州還有一個公園，也是個樣子罷了；裏面的地方還大，有好幾個池子，可是池裏的水污濁極了。有一個快哉亭，然而實在並不快哉，見了反令人生不快之感！亭子裏有一隻白鶴還好，厲害極了，好像要咬人似的。裏面還有幾等古銅的佛像，還可以玩味一下。省立徐州圖書館也在這公園裏，然而簡陋極了。

上午跑了半天，兩臂都晒得通紅，紅得像早晨的太陽一般。下午出去，大家便都坐洋車了。先到徐州女子師範。徐州的女學生非常樸素，內地都是一樣，白衣黑裙而已。徐州女師是從前蘇東坡的住所，所以裏面東坡的遺跡很多。有蘇姑墓，相傳當時黃河水漲，徐州全城有被淹之勢，東坡憂愁已極，他的女兒蘇姑便投入河中，以娛河神，果然，水勢漸漸的退下去了。這時大家都非常的感激她，有一日，在此墓近處撈得了綉花鞋一隻，大家都以為是蘇姑的，因為此處——東坡官邸，只有蘇姑是個女子，所以這隻鞋定是伊的；因此大家推測：或許她的屍身也就在此處吧，所以便在此處蓋了一座蘇姑墓，實在此地是不是蘇姑的身體所在處，當然是一個大大的疑問了。不過是傳說如此罷了。（以上書於徐州。）徐州女師內有一座逍遙樓，據說是從前蘇東坡唸書的地方。環牆壁上有很多小石碑，上面刻的字都寫得不錯。現在這一座樓——實在是平屋，沒有樓——已經變成徐州女師學生們唸書的地方了。樓前有古樹一株，據說是東坡手植的，現在已經有好幾抱粗了。樓後還有一座「霸王樓」，是楚霸王項羽的樓！樓是石頭造的，很高，然而也沒有什麼好看。

想起來，那雲龍山的放鶴亭，是昔日蘇東坡飲酒賦詩的所在地。上面的確是可以遠眺山景，富於

詩意，山的形勢也雄壯極了。

關於蘇姑墓的故事，還有一種別樣的傳說：黃河水漲，徐州全城都有被淹沒的危險了，東坡太守夜得一夢，說是河神托夢給他，要看徐州最高貴的女人。因此蘇姑想到：在徐州城內，當然是太守的女兒最高貴了，因此她便到後面的樓上，脫下了上下衣裳，裸立在樓頭，向那淫威的河神祈禱。果然河水大退，全城人民得救。然而，你想想看，一位千金小姐，在廣場之前裸體而立，的確是一件萬難的事情，所以蘇姑含恨地投入黃河自殺了。這是一個傳說不可以信，然而似乎是哀豔極了。總之，我心裏覺到：蘇姑的確是一個可敬可愛的姑娘了。

離開了徐州女師，我們就去看黃河故道——從前的黃河水道，黃河共有五六條水道——河堤上有鐵牛一隻，據說也是有一年黃河大水，快要淹進城了，縣知事鑄了這麼一個鐵牛，才把這堤鎮守着，沒有決潰。

其次我們到了徐州民衆教育館。那裏的農場還不錯，範圍也不小，整理得很有秩序。再次是到子房山，是紀念漢朝張子房而得名的，也只不過是名氣而已，沒有什麼看頭。

徐州的灰土很大，北方的風味濃厚極了。一般人民的生活都非常的苦，不像樣子。徐州的雨量很少，很缺乏水，常常一個小小的井邊，有着好幾十担水桶爭着打水，井水乾了，簡直無法可想。在徐州吃的是麵，饅頭，麵湯；我的胃口還好，吃得還飽。徐州一班民衆的食物真苦極了，中國的窮是到處都可以見到的！

徐州似乎沒有什麼可說，不過培心中學的招待很周到，使我們便利不少。現在我們已經離開徐州了——十二時四十五分的特別快車，下午九時的樣子便可以到開封了。

六月廿五日，午刻，隴海車中。

(四) 第四信——自開封發

昨天下午九時○六分便到開封了。在開封我們的熟人很多，大半是滬江的校友，他們都在車站歡迎我們，幫我們起運行李，出力不少。在車站晚餐後，便坐洋車到我們預定的住所——開封濟泮中學。濟泮中學的校長姓李，是滬江的校友，對我們真客氣極了，招待得比徐州培心中學更加周到。在開封我們又睡在網絲牀上了，臭蟲雖有幾個，蚊蟲却是一個也無，也是因為這幾天才下過雨，天氣風涼的關係吧！

昨天晚上睡得非常甜蜜，今朝八時才起身。早餐過後已經是九時許了。早晨去過很多地方，現在又要出去參觀了，等些時再寫吧！

六月廿六日下午二時於開封濟泮中學。

吃過午飯，雨越下越大，洋車夫大敲竹槓，要去參觀的地方也來電話通知，說是今天參觀恐怕不大方便，我們祇好不出去了。

今天早晨，我們去過龍亭，河南公共體育場，圖書館，博物館等處。

龍亭就在濟汴中學附近，是北宋的遺跡，是舊時皇帝登基的地方；很高，有很多很多的石頭階級。上去以後，可以俯視開封全城。頂上有龍座一個，是石頭造成的，四面都刻了花龍，從前的皇帝就坐在那兒，現在已經變成做買賣的地方了。這是「兩河勝蹟」，凡到開封的人都要來一觀勝蹟的。在龍亭頂上，看到開封全城，從亭腳下起，一條很長的馬路，兩旁種着兩路樹木，襯着兩旁的潘湖和楊湖，水明柳暗，的是可人。現在這座龍亭已經改作民衆樂地了，裏面設有茶室，飯館，彈子房，大餐間，劇場，等等。每逢下午，公務人員及一般有閒階級的人們便都跑去玩玩了。

開封之有龍亭，是因為她是一個很早久的京都之地，唐，晉，漢，周，及北宋皆曾建都於此，爲中國古都之一。

從龍亭出來，便到河南體育場。此場爲民國廿一年時修建，爲華北運動會的場所，地方也算不小，有辦公廳，田徑場，足球籃球網球等場，及男女浴室，很夠應用。然而可惜的是建立以來，僅四年之久，便已破爛不堪，看台上的壁土都已脫落了，有岌岌巔巔之勢。也是當局者不事脩理，平時毫不知利用此地，故結果如是！中國人做事馬馬虎虎，做了以後，便不管了，非到再用時，不肯動手脩理，毫不知道利用與準備將來的用處！

河南圖書館號稱江南第一，內存有新鄭出土之古物不少，堪稱名貴，只可惜書庫未開，不能一飽眼福，甚是惋惜！其中的閱報室雜志室及閱讀室，也不過是那模樣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省立博物館很可以一看，裏面有許多鑛產標本，都是河南省的土產；禽獸和植物的標本也還可觀。有一

處陳列的是給清官吏的衣帶等物，內中多半是袁世凱的遺物——他的朝衣頭朝，非常古式，全是綉花燙金的；他的大總統禮服禮帽及勳章紀念章之類的東西，都很有趣味！古時打仗用的盔甲和戰坎，也都是怪頭怪腦的樣子！博物館內有很多神像，——石的鐵的銅的木的泥的都有，據說最古的是唐代神像，雕刻的功夫很不錯；至於明清的遺物，真多極了。古扁也不少，上面的字都寫得不差。最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殷虛文字，就是甲骨文，爲中央研究院地質調查所在殷虛掘出來的古代獸龜甲骨，上面都刻的有字，多半是商代的東西；考古學者對於甲骨文非常注意，悉心研究，發見新的事跡不少。古器也不少，很多「吉金。」吉金就是古代祭祀時用的器皿，有鼎，壺，圓盤等等，名目實在繁多極了。石刻物也不少，很多唐宋的墓誌銘，都是古人的事跡，還有些石佛石棺，也夠人玩味了。河南博物館內的確有不少的珍貴東西，但是頂好的還在南京，因爲才從倫敦中國藝展回國也。然而有一件可惜的事是：各種陳列品的說明太欠明白，說了一大篇還沒有說到頂重要的地方，比如古物的時代與出地，就有些沒有標明。還有一點：有好間陳列室都加鎖了，像唐宋的墓誌銘，便只能從窗口看看，只幾塊石頭，若不能看到上面刻的字，又有什麼意思呢？

六月廿六日下午，開封。

昨天下午雨雖未停，卻有一位滬江的同學謝君請客。謝君是河南人，今天暑期才從滬江畢業，他在校時已經和我們約定在開封見面了。昨晚他請我們全體在開封梁園春大嚼一頓，吃的是海參席，十幾大盤，吃得精光。大家吃了兩天的乾饅饅，忽然大吃一頓油貨，怎麼會食得不饑呢？大家都說：這

一席酒菜在上海真不值得怎樣了不起，然而在開封，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一羣遊客，便是珍珠了。

今天早晨到河南省政府及各廳去瀏覽了一番。衙門的事，不過是那麼一套兒而已，不過有一點可以說的是：辦公人員都着制服，每日早操升旗，每晨六時即開始辦公，精神很是不錯！辦公室內都非常簡素，只是主席室內闊氣一點，和普通的職員大不相同。

接着便是到河南大學去。河大的地方很寬，建築物也不少，在校學生也有七百餘人；不過內中的設備非常簡陋，有時恐怕不敷應用，只是外面的樣子還看得一下。現在已經放假了，學生都走了，不過是看了些空房子而已。河大的禮堂很不錯，好像電影館一般，可以容納二千多人。領導我們參觀的是理學院的郝院長，郝院長的衣服穿得非常不神氣，一件不合身的藍布大褂，一雙又大又粗的牛皮鞋，毛毛的鬍子，看去好像一個工人；但是這或許正表現他是一個埋頭告幹的學者吧！

河大出來後去看鐵塔，塔有十三層，爲鐵屬物造成，很高，很有氣魄，姿勢非常雄壯。可惜我們沒有功夫爬上去，否則又可以得到一個壯觀了。塔前有一個八角亭，亭內有丈六金身的彌陀佛一尊，據說是二千年前的遺物了。

中午在新生活俱樂部午餐，應開封的滬江校友之宴。吃得很好，據說是開封頂好的味道了。吃過飯，大家唱過校歌，余教授報告過最近的滬江校聞，談笑一陣，已經是下午二時許了。

下午到相國寺去。相國寺是一所古廟，從前有好幾百個和尚居住其中，靠着附近的房租爲生，後來馮玉祥氏一到，把這一些只吃飯不作事的和尚們都趕走了，從此相國寺便改爲中山市場，專租給一

班做小生意的——像布店，小吃店，小書攤，雜貨店，土貨店，等等，應有盡有。相國寺有些像南京的夫子廟，也像上海的城隍廟，不過範圍小得多了。相國寺內還有民衆教育館，自然科學館，美術館，等機關，其規模不大。

下午五時，我們到開封青年會，總幹事俞先生請我們吃茶，這一個茶會一會兒便完事了。

晚飯後，我和兩個同學去聽大鼓書，可惜不是京大鼓，一句也聽不懂；大鼓過後，還有電影——袁美雲主演的化身姑娘，開封的電影真不中，光線既不清楚，發音也不明晰，看得人頭悶眼花。到十點鐘後，我們沒有看完戲便回校睡了。

在開封本來打算要停留三天，因爲不再去看黃河（太遠），所以提前一天走，今天下午二時就要去洛陽了。開封市的面積很大，人口也不少，不過苦得很，居民之中，很少有穿好衣服的；所以我們無論到甚麼地方，都受人家的注目，以爲是上海「了不起的人物」來了。開封的土地多爲沙土，面積大而可耕者少，所以在很廣大的田畝上，却很少農民。

正寫在這兒，一位姓陳的校友開着汽車來了，接我們去看黃河水閘，叫做利汴閘，這閘離黃河還遠得很，不過是從此開引黃河的水進城，使城內的污水得以更換，以利居民。閘穿過城牆，共有四個——三個水由黃河進城，由東西南三門入；一個污水流出，自北門出。閘的工程很大，大概共需數百萬元之鉅；即開放一次，所耗亦需萬餘元。我們想看黃河去沒有去上，然而黃河的水却已經看過了，這閘裏的水，都是來自黃河呵！然而水不過是微絲似的流着，因爲這閘每月只開放一次，現在正關着

呢！

我們的行裝已經打好了，然而十一點鐘還得赴商務印書館蔣經理之宴，吃過酒便得出發了，到洛陽後再給你寫信吧！

這兩天天氣很涼爽，漢口的天氣又怎樣呢？

六月廿八日上午九時於開封濟汴中學。

(五)第五信——自西安寄

昨天夜裏八點半鐘已經到了洛陽。我們本來打算住在福音堂學校，後來由洛陽商務印書館代爲接洽了河洛中學，便住下了。河洛中學的外表很不错，是由從前的府城隍廟改的，地方很大，看去很可以在此住下；誰知室內的土炕真是不堪一睡！土炕是用磚蓋成，上面鋪了一層亂蓆子而已。商務的蕭經理告訴我們說：室內的跳蚤特別多。果然不錯，一會兒腳上便被咬了幾口，真不是味兒！後來我們都睡在室外，有的在睡階石上，有的在睡在課室的書桌上。我在一間小亭子內一張靠椅上混了一夜，也不知怎樣地還睡了三四個鐘頭，便被一個同學的夢話吵醒了。唉，這地方和開封濟汴中學比較起來，真是天地之別了。

就是這樣睡了一夜，虧得昨天天氣大晴起來，不然室外冷，室內不能睡，豈不是要人性命嗎？早晨起來，骨痛腰酸，有「行不得也」之嘆！那木頭椅子夠挺人了。

洛陽的火車站非常小，比起開封車站差得遠了。車上的秩序非常紊亂，而且查票的次數也比任何地段來得多，令人生厭！好則我們是團體票，查起來很馬虎的便過去了。

開封以西的風景的確很好，雄壯美麗，絕不虛言！沿線盡是山路，兩旁山峽林立，中間有的夾着一條小溪，配着參天的樹木，的是可人！山間的房屋很多，都非常倭小，很多穴居的人，住在山洞裏面，洞口好像平常的大門一樣，不過窄小得很罷了。山中的居民都非常樸素，小孩子多裸體道旁遊戲。最令人神往的是兩峯之間，夾着一條小的河流，遠遠的一片白水，襯着溪旁的房屋數間，松木幾根，在那蔚藍的天色之下，真是一幅天然的圖畫了！此中的生活，真可謂原始的自然了。

沿路山洞很多，因為多山的緣故，憑我知道的，從開封到洛陽一共經過了大小十一個山洞，還有在我打瞌睡的時候過了好多便不知道了。山洞之中，氣味很大，再加上火車頭噴出的煙煤，真是夠人受了！所以每經過山洞的時候，只好用手巾把鼻子掩閉起來了。

六月廿九日晨於洛陽河洛中學一小亭中。

我們已經於廿九日下午四時半離開洛陽了，昨天下午一時到了西安，住在陝西省立西安高級中學。

在洛陽，我們只去看了一個龍門山。因為種種不便的關係，我們的旅行計劃便更改了。本來在洛陽要逗留三天，現在只留一天了。本來打算去的潼關也不去了，本來打算先去的華山也改在歸去的時候再去。

在洛的一天（廿九日，）都消磨在龍門。龍門山是洛陽最負盛名的地方，山上的古蹟多極了。第一個看到的是山麓下的「石屨」，是一個小樓子，爲唐代的遺物，光緒年間重修過，樓前有一個石柱，上面有一些小花塊兒，很好看的立在那兒。下面有泉水，聲音非常好聽。有一個潛溪寺，一名齋祇堂，內有魏代的石佛像，很爲偉大；古碑亦很多，並有陳搏老祖書的「天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十個大字，成一塊橫額。賓陽洞有左右中三洞，相傳爲呂祖修仙處，內佛像甚多。山中泉水很多，有鑼鼓泉，泉水發出鑼鼓聲；有珍珠泉，出水有如珍珠泡兒，也很好看。有蓮花縫，是山的中腰，橫裂一縫，約有三四吋寬，縫內有紋酷似蓮花。有八仙洞，內有佛像八個，中供大佛像。有千佛洞和萬佛洞，石壁內有小佛像整千整萬，刻工亦非常精緻。還有老龍泉，郭艾洞，都是些古跡罷了。有伊闕蓮花洞，內山頂上有石刻大蓮花，蓋住全頂。再次爲天竺寺，爲一九間九頂之山洞，上有龍門最大佛像；此等佛像，皆就原生的山石刻成，雄壯偉大。山的形勢也非常險峻，不易爬上爬下。山上的佛像很多，其中有一個叫做抱佛脚，相傳抱此佛脚後即可得福；是亦迷信，不值一試耳。古陽洞之中，有太上老君像，四壁魏碑甚多。

在洛雖只一天，有名的白馬寺也來不及去，然而龍門之遊，已令人心滿意足，廣闊胸襟不少。在上龍門的途中，去過關帝廟。廟很大，內有關帝像多尊，且有大鐵刀一把，重極，似無人能舉此笨物，相傳此卽關公之青龍偃月刀，想亦不過是好古者之虛造耳。廟後有關帝墓，關公首級卽葬於此。歸途中曾在邵子祠內小憩，祠內有邵康節（明代大理學家，洛陽人）塑像，並有朱熹程伊川周敦頤諸

大理學家之在刻像。先賢羣列，亦足令人肅然起敬。此祠爲明時遺物，內有首邵子藏書樓，爲邵子後人看管，今已成空樓矣。吳子玉將軍在洛時曾重修之，亦不過紀念先賢之意耳。

我們卅日（六日）下午一時便到西安了。從洛陽到西安的三等車特別慢，好像運貨車一樣，上面人又多，又不乾淨！最可惡的是車上跳蚤多，咬得人不能安身。晚上一夜未睡，精神疲倦已極，又加以肚子裏有點兒餓，附近坐的老鄉們的大蒜味兒一薰，幾乎要吐出來了。

西安縣名長安，爲中國之陪都，故又名西京，舊爲周、秦、漢、西魏、北周、隋、唐各代建都之地。其地名勝之多，古蹟之富，爲全國冠，足以令人憑弔與讚嘆者比比皆是。所以我們打算在此地多住幾天，然後回去，再到華山一遊，我們這次的旅行便算完事了。

西安一般人民的生活很苦，然就外表看來，似乎比開封洛陽好的多。苦雖是苦，居民的面目却非常鮮亮，尤其是女人，比河南的漂亮得多，衣服也非常時髦的了。我很奇怪：爲什麼她們吃得不算好，人却生得面目清秀，有紅有白，而且非常健康的！內地的倡僚也非常發達，一些旅館門口，都是站着穿紅着綠的姐兒們，一看便知道她們不是「正經貨」了。

西安的城牆很好，高闊都是一律，非常整齊；周圍共有四十里，城牆高大雄壯，很有些像北平的城樓。

自洛陽至西安途中，有一點值得說的，是沿路的山巔。華陰上下，一直到西安，都是羣峯林立，高入雲叢。山高處，山峯與雲峯相混，神奇妙絕，真使人鶴然神往。

昨天在西安城內跑了一天，現在我們又要冒雨出去了。回來了再詳細的寫給你罷！

七月二日晨於西安省立高中。

(六)第六信——自西安寄

昨天(一日)上午我們到陝西省政府去。陝省府的建築非常樸素簡單，爲清時行宮及舊督府。庚子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西太后及光緒皇帝卽避亂於此，現在此屋尙存。

一日下午在城內瀏覽名勝。首先到臥龍寺，寺爲隋時建立，初名福應禪院，唐時因有一僧長臥其中，有如臥龍，故改稱今名。唐時因其中曾有吳道子所畫之觀音像，故亦一度名之曰觀音寺。原有宋版大藏經七千餘卷存寺中，今已移入陝西省立圖書館。光緒年間曾經欽令重修此寺，朱子橋氏亦曾捐資重修。寺中有釋迦及觀音像，全身輝煌奪目，足令人景仰。其次到孔廟，廟建於宋，其中古柏參天，氣勢雄壯，令人肅然。大成殿的建築，更是偉大，其中供有孔子神位及其門賢座位。前院中碑石甚多，就以虞世南楷書孔廟碑及歐陽洵書皇甫君碑最爲名貴。自孔廟出，不遠卽爲碑林，中藏各種碑石近二千塊，都七百餘種，包括漢魏晉唐宋以及明清各代石碑。此種石碑之集成成林，始於宋，逐漸增加，致有今日。內中自以王羲之顧真卿柳公權歐陽洵等爲最有名，清帝御筆亦多，康熙帝甚愛書也。其中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及禹碑更有歷史上之價值。前者紀景教東傳之事，後者紀大禹治水略事，均珍貴非凡。碑林之中，好字太多，真所謂目不暇接，愛不忍走。然而終於是走了出來，在附近

碑帖店裏選購碑帖。同學中購者甚多，我只買了一張鄭板橋的城隍廟碑，非常便宜。城隍廟碑寫的並不算很好；鄭板橋隨便寫寫字，抄抄書，却很可以一觀，然而真正經經的寫一篇碑文，便不見得十分的好了。可見寫字是一種藝術，在沒有「煙土披里純」的時候是寫不好的。離了碑林，便到董子祠，爲漢董仲舒墓所在處，後人在墓下爲祠，故名董子祠。昔漢武帝過此時曾下馬致敬，故又名下馬陵。

昨天下午冒雨出行（小雨）弄得人昏頭昏腦回來，一覺醒過，才覺到幾分清楚。今晨八時我們又出發到長安城南去遊覽。先到荐福寺，爲隋煬帝之故居，唐時始改今名，內有小雁塔，計十五層，高三百餘尺。據說明時地震，曾裂一口，分塔爲二，後來又因爲地震復合起來。附近慈恩寺又有大雁塔，與小雁塔相對峙，原爲隋之無漏寺，唐高宗時，復改建爲大慈恩寺；唐僧玄奘建大雁塔五層於其中，武后時又改建爲七層，高約一百六十餘尺。大小雁塔內均駐有軍隊，謝絕一切參觀，所以我們只好在土寨之外景仰景仰而已。接着便去宋家花園，在大雁塔之西南，爲陝西宋聚五民之私人花園，建於清時，今已歸公有。內中亭台花木俱備，風景頗爲幽雅，惜少脩理，今已現出塵土氣味，難令人久留。宋家花園又名城南草堂，一名春暉草堂，名字也很夠詩意了。離了宋園，便到曲江池，此處本爲秦時之宜春苑，漢時之曲江池，隋時之芙蓉池；唐開元時，更深掘之，周圍有七里之大，中具亭閣花木，惜皆於唐末荒廢，今僅留一廣場，卽其痕跡亦不易尋見。曲江池之東南爲武家坡，薛平貴降紅鬃烈馬處也。相傳平貴妻王寶釧在此苦守寒窰達十八年；今此窰尙在，內供寶釧肖像，刻塑非常精緻，洞口有高維嶽氏題對曰：

「十八年古井無波爲從來烈婦貞媛別開生面，
千餘載寒窟向日看此處曲江流水想見冰心。」

洞之左有堂屋一，中供平貴寶釧二人坐像，很足以顯示出二人的熱情。堂門口又有高氏對聯曰：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誰料丈夫出巾幗，
稗官彰其事婦孺彰其名廟貌彰其節從此貞女卽神仙。」

堂後尚有一樓，由一洞梯爬入。樓在山之半腰，其樓梯卽由土中掘成，內黑暗已極，不見五指；我們從洞內爬出爬入，高唱着伏爾加船夫曲，因爲我們都是彎腰而行，甚類船夫也。出廟後往杜公祠，唐詩人杜甫之祠也。杜工部故居樊川，明人思慕之，乃建此祠，表示敬意，內有杜甫像及舊扁多塊，並有杜甫像碑一塊，立於塑像之左。祠堂旁有山窰一個（杜祠在山上），成一U字形，內中裝璜非常新式，供遊人休息之地也。窰內涼甚，誠避暑良地。曾在武家坡旁看過幾個山洞，皆爲貧民居所，窰內甚窄小，空氣光線都不大足，甚不合衛生。然據說窰內冬暖夏涼，且有少數山窰內裝置亦非常摩登。據陝省主席邵力子氏言：山窰在防空上大有幫助，不怕飛機，亦非虛言也。杜公祠之東有華嚴寺，爲唐時所建，華嚴宗初祖杜順禪師常在此說華嚴經，故名華嚴寺；杜順禪師墓塔亦在此寺內。以上爲今日及昨日（一二兩日）的遊踪，明日後日尚要去咸陽和臨潼。

在西安深蒙邵力子主席招待，昨日我們自外歸後，邵主席特約我們再去和他談談（一日晨我們去省府參觀時他不在家。）我們一羣和他談了一個多鐘頭，關於民政保甲水利建設教育禁煙……等事，

大致都談到了。最後還承他允許，特派汽車一部，供我們游覽之用，我們只要出一點油錢便得了（在南京時勸志社也同樣招待，）真是給我們便利不少。

今天大概跑了一百多里，走了很多山路，汽車好像坦克車一樣的走了很多的危險的地方，有的地方汽車路也沒有，大路也沒有，我們的汽車便新開一條路衝過去了。在那崎嶇的山路上，汽車有如騰雲駕霧，狂力奔馳，有時我們好像坐在搖籃裏似的東倒西歪，煞是有趣，但是也夠危險了，假使汽車一翻過去，便算是嗚呼糟糕了！

關於西安城內的古蹟，還有兩處是我們逛過的是鐘樓和鼓樓。鐘樓在城之中部，明萬歷年間建修，凡九層，高九丈，有洞四，成十字形，不啻一洞中十字街，現爲民衆教育館所用。鼓樓在省府之前，其建築雖不若鐘樓之偉大，然其堂皇之慨，亦爲他處鼓樓所不及。樓凡三層，高十一丈。

西安的古蹟太多了，實在看不完；這兩天來，僅參觀城內和城南，然而已經漏得不少，不過只是看見了幾分之一罷了。就是那一部份也不過是走馬看花罷了。

開封是滬江據招待我們最好的地方，西安則是政府招待我們最好的地方了。各廳各局都把他們的出版物源源送來，而且致問。頂好的自然是省府所供給的汽車了。

七月二日晚八時於長安。

（七）第七信——自華陰寄

在西安接到你的信後，心中的快樂簡直是不可以形容，沙漠中的甘露，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罷了。在西京很少同學收到外來的信，所以收到信後便受人家的羨慕了。

三日晨曾給你一信，想已收到。三日我們到臨潼縣去了。臨潼離西安五十里，火車汽車都可以直達。本來我們打算最後一天去的，因為那天去咸陽不成（因為渭河水大，汽車被阻），才臨時改變計劃坐汽車到臨潼去。（本來坐火車去我們可以不再回到西安，便由臨潼乘火車東行到華山了。）

臨潼的名勝很多，最有名的當然是華清宮了。華清宮的地方不小，內中有亭館樓閣，好像仙境一般，難怪唐明皇和楊貴妃沉醉於此了。華清池的水來自驪山之麓，山即在池後，為溫泉，現在公開供給遊客沐浴，由中國旅行社經理，浴池分一元、六角、二角五分及免費四種，免費者稱民衆浴池。

我們先上驪山，從山麓到山頂只有三里許，然而已經弄得我們腿酸腰痛了。山的形勢很險峻，沙土，故很難上，有時竟成六十度以上的角度，在我們不慣於上山的人們已經夠難上了。人說：上山容易下山難。畢竟不錯，下山時便有人倒了。上山二里有地母廟，小極，略事休息後，到老君殿，殿內有老道，已七十八歲，獨居殿內，可謂脩仙矣！再上為老母廟，（為唐代建築，內供驪山老母即女媧氏之像，蓋此即女媧氏鍊石補天之處也。山頂上為烽火台，為驪山第一峯；烽火台為周朝調兵之處，周幽王以烽火戲諸侯而悅褒似之地也。幽王被殺於犬戎亦在此處，蓋諸侯在被戲之後誓不再來也。

下山來，便在華清池大湯一頓，水很熱，很乾淨，池子又是最新式的建築，所以人很舒服。浴罷在室內籐椅上小睡，一天疲勞頓時忘記，優然欲仙矣。除各池外，尚有一貴妃池，昔日楊玉環試浴處

也；現此池專供女客應用，管事人已答應在無女客時可以開放給我們一看，後來邵力子夫人等來了，在內沐浴，便作罷了。然而門外看看，亦足令人想起昔日「侍兒扶起嬌無力」之態矣。

四日到咸陽去。近幾日來渭水大漲，把火車橋也沖壞了，所以斷了渡，汽車不能過去。四號開渡了，可是我們的汽車到了以後，前面已經有了卅多輛汽車等着過河（用渡船，）我們要着過河，只好等到夜了。沒有法子，我們只好人過去，坐洋車再到周陵。那天天氣很熱，坐在車裏，人幾乎被太陽蒸熟了；到周陵後，只不過看到了黃土幾大堆而已。周陵曰周文武陵，爲周文王周武王之陵墓。周陵之立碑保古，始於明太祖，現在又修理一下，也還可以過去。墓大極了，有好幾間房子大。附近還有周成王，周康王，周恭王及周公太公之墓。此外值得提說的是咸陽古渡，在西安城西五十里，爲到咸陽必經之地，渡渭河也，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渭河卽姜子牙釣魚的地方，今尚有釣魚台，在咸陽城南，我們未去。歸途中過阿房宮，爲秦始皇併吞六國後所建，其富麗堂皇恐爲古今中外皆無，惜爲楚人一炬，盡成焦土。今僅餘一廣場，離西安三十里。

昨日上午（五日）應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氏約，到他家裏去拜訪他。他住在西安城南一角，房屋甚好，地方也寬敞，其舒適恐爲西京之冠。張氏已不像往日少爺氣派，因爲嗜好已絕，現在是黑胖胖的。他說話時把頭低着，十指交叉着，好像很費思索才肯出口似的。他有一句話我覺得很好，就是：要統一中國必先對外！這也是一件很明顯的事實了。

昨天下午一時我們已經離開長安了，昨天下午四時許到華陰縣，當即到華山脚下玉泉院內住下。

玉泉院正當華山泉水之衝，門前卽有泉一，仍爲流動的，可供沐浴之用。院內風景很好，大樹參天，又在山麓，山巒山水相兼，泉水聲鏗鏗然，的是仙境。院爲登嶽之必經地，我們昨夜就睡在院內走廊下。天氣很熱，蚊蟲臭虫跳蚤夾攻，真是受不了，一夜沒有睡覺，今早爬山，真是有點吃弗消了。上山坐椅子，——卽一小圈椅用兩根木柱一網，好像轎子，兩人抬起來便走了。華山上下只一條路，其險峻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出，休息休息再寫吧！

七月六日下午於太華山之北峯頂。

昨天中時我們已經到華山北峯了。華山名太華山，爲我國五嶽之一，此西嶽也。山的的形勢非常險奇，有生來第一次見到。山爲終南山的支脈，東西綿連幾百里，其中羣峯對峙，高入雲表。上山下山，僅有崎嶇小路一條；有的經過懸崖，很仄的小徑邊，就是很深的山澗，真是使人提心吊胆。有時在那山澗之中，從那碎石上走着，也很有跌倒的可能！

清早，我們從玉泉院出發。方入山，就看到在一塊大石上，書着「脫俗」二字，使人覺到非常清氣！不數里，澗中有大石聳立，高約三四丈，上刻「魚石」二字，以其形似魚也，石旁注明此石係光緒十年，山中大水，沖滾到此，真「天然變化」也。越五里，抵第一關，又名五里觀，關後有焦仙洞，甚小；前有三教堂，小屋數間，爲轎夫常休息之地。過五里關後，路稍平，比較好走。抵桃花坪，實則無一隻桃花。過希夷峽，峽在對過，中隔泉水，可望而不可卽，望望而已。過莎羅坪，內有老道，年已百歲，自稱不復記憶自己年齡，僅能以「道光十七年生」對，此老耳目均健，能吃能走，

可謂人仙矣。越十五里，抵毛女洞，自山脚至北峯，此洞適爲其半。相傳秦時有一宮女居此，身長綠毛，故名。到青柯坪後，轎子不再上了，再上去使得管轎夫飯，殊管不起，我們乃相率步行。此坪雖離北峯只有十里，然此十里比百里還難走，沿路盡是小石級，由山上原生石改成，兩旁有鐵鏈可攀，有時非常陡直。有時在懸壁上旁懸鐵柱，上蓋石級，在上面走着好像猿猴上山一般；低頭一看，盡是山谷，真「了不得」也。這裏即名迴心石，很多遊客到此一看，便畏險而返。過此即到千尺壩，爲太華山之咽喉，兩壁夾立，中路如一小槽，僅一人可以通過，有數十級竟成垂直，沿鏈而上，回頭一看，不由的不把舌頭一伸也。上去有小小平地，從天井口入，此口可用鐵門蓋住，蓋住後則無人再能上山來，真是一夫當關，萬軍莫能了。過百尺峽，驚心石，到北峯。北峯上有老君溝，峯後有老君犂，想係虛造僞託。北峯又名雲台峯，爲西嶽五峯之一，距華山最高峯已有四分之三的高度，峯之四周，皆懸壁也。四外又盡是山峯，山峯之多，真不能以數計（實則七十二峯耳。）山峯多有可望而不可即者，其上人跡絕無，以其太險，無人能攀登。

幾天來人倦勞極了，今天同學中還有人到南高峯去。我們有一部份同學打算不去了，在北峯休息一天，明天下山。明天下午五時離開華陰，大概後天可到鄭州，再後天我就可以到漢口了，見面後再仔細地談吧！

七月七日晨於太華山之北峯。

開封的形形色色

(轉載)

相國寺，它好像是上海的城隍廟，南京的夫子廟一樣。賣小擺設的，測字攤的，一折八扣的舊書舖，大鼓書，賣唱，賣看小人，小販館店，縫窮婦，以及青菜水菓之類，一個布蓬挨着一個布蓬的擁擠在那裏，中下流的人們最熱鬧的場所就在那相國寺。

書店街可說是上海的四馬路了，派報社、雜誌攤、書局、筆墨莊等售賣理化用品書籍的都集中在這一條街上。這一條街的營業比較發達，因為開封的學校很多，幾萬學生的消費量多半在書店街的。

第四巷，這是娼妓院的匯集地，什麼書寓什麼院的一家靠着一家，每家門都懸着一盞透明的電燈。雖然娼妓營業是公開的，可是因為捐項奇重，顧客稀少，她們的營業就慘淡得不堪了。神女們本地人居多，其次就是揚州幫和北平幫的。

禹王臺和鐵塔、龍亭，這三個地方是開封的古蹟，也是風景區域，遊人很多。禹王臺在城外南關，範圍很大，花草樹木園舍很多，佈置得也較為可觀，鐵塔實不是鐵塔而是一種缸磚缸瓦砌成的塔，因為顏色是紫黑的和鐵質相似，就被稱為鐵塔。在城東北角河南大學的後面，塔高十三層，登塔峯可遠瞰荒郊城郭一切景象，現因時有人爬至頂端，頗覺危險，遂封閉塔門，禁止攀登。塔身細而高，直聳雲霄，極為雄偉。塔的周圍，遍植花木，現在正修建房屋，擬修闢成一公園。

龍亭地面廣闊，亭前有兩大水池，有小船可划，現改為中山公園，惟修建不善，沒有什麼好看。

給XX的信

劉祁明

……

我們離校時候還有二三十位同學來歡送，他們還買了鞭炮仗來燃放，所以我們可以說是在炮聲轟轟之中，坐着汽車奔出校門。

我們坐的是夜特快，在三等車裏邊要睡不能睡，要不睡偏要睡。車開時候要他睡，可是睡不覺；車停站時候要他不睡，可是他偏要睡。所以整夜在半睡半醒中，只覺得一站過了一站，一羣上來一羣下去。旁邊空位空了，新的又來一個填上去，當時情形真像夢境！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到了南京，勵志社送了一部汽車來接我們。在車上我們滿腹只想：我們下場的青年會中學是南京建築最好的中學，那末今天晚上可以痛快地睡一下。汽車停在門口時，衆人向門內一瞧，果然不錯，巍巍的洋房排在青綠草地之上，衆人只得連聲叫好。於是乎手忙腳亂，提箱的提箱，背包袱的背包袱……將全部行李搬到樓上一間空課室裏去。看了上，看了下，看了四面八方都覺得不錯，正想這真不負我們所望的——我們可以好好的睡一夜。只見兩位招待我們的先生很客氣地請我們搬到樓下去，他們說的原因我沒有聽清楚，不過我想不外是水門汀比地板涼快，他們忙叫了兩個

校役打開了窗子，開了門，搬掉子，掃去一寸厚的灰塵，趕一起成千萬的蚊子！因我們要立時出發參觀，也無空再去欣賞我們的臥地。這一天參觀了：勵志社，國民政府，交通部，謁中山陵，明孝陵，譚氏墓……參觀完畢，各人得自由行動，我索性來一個餘興，顧一輛人力車，任他東拉西拉，拉到金陵女大看過 Senior Play。回來，大門已經關了，進去一看，大家都東一堆，西一堆睡覺了，忽而電燈也關了，輕輕地叫一位同學時，立即有一陣蚊子撲進嘴裏去。「皮——，皮——，皮——！」「皮」出了蚊子，嘴中還留着一道淡淡鹹味，繼之蚊聲大作，趕去面上的蚊子，脚上又給牠們叮住，趕去了脚上的，耳朵中給牠們跑進了幾個，拉出耳朵的，鼻孔裏又塞進了一個，欲笑不能，欲哭無淚。於是乎只得一面踏足，一面搖頭，一面翻箱倒篋，搬出帳子旅行毯，手電筒……把帳子掛在門框之上，把線毯舖在走廊上，拿外褲當枕頭，一蹲下去只想睡覺，不料嗡嗡之聲又發於耳邊。開起手電筒一照，帳外滿佈着一陣妖怪，個個向帳子裏邊鑽，果然，這邊進來一個，那邊又一個，又一個……在沒有辦法之中，只好以線毯由頭到足整個包起來，以作雙料的保障，可是不但蓋出一身臭汗，而脚下蓋得不密，脚掌底又被叮了，叮得非痛非癢，輕搔之不足，重搔之則整脚突伸突縮，輾轉反側莫之奈何，索性揭起線毯獻全身任其所爲，四點醒時只覺到手足無力，全身滿佈着補針的泡腫。

昏頭昏腦，趕至車站向徐州出發，車中熱鬧非凡，不過三角錢一瓶的汽水倒也不錯。至徐州時快近下午八點○我們兩個人押着一輛洋車浩浩蕩蕩的奔問培心中學。他們早給我們預備了一個大房間洗得乾乾淨淨，還買了許多新竹蓆，門口釘着一張「滬江大學西北考察團招待處」，摸一摸良心倒有點

過不去！

第二三天參觀黃河故道，以及南北戰爭必爭的三座山。

我從前常常聽到什麼「北方的屎紛，」到底是這樣，我這次才得領教。在徐州就可以看到這種東西的生成，他們不將人糞用作肥料，也不將其埋在坑裏，每天早上有人將這些糞便剷去堆在一起，在稍爲鄉下一點，他們就將其堆在門口或街路邊，任蒼蠅去吃，任烈日去曬，熱乾了北風一吹則成細粉飛揚不知所終。難怪他們瘟疫的容易散佈。這種不衛生的野蠻的舉動非加以改良不可。

在未離開徐州前我們還去參觀女校，內地的女子和都市的女子，大同小異，在她們臥室中看不到什麼華貴的化妝品。脣上她們沒有 Tangee 指甲上沒有 Cutex，頭髮沒有波紋，腳上穿的不是高跟，臉上所用的是舊式的粉和胭脂，製服一律是上白下黑（冬天製服我不曉得。）個個都會洗衣服（她們衣服必須自己洗）掃地……如果德國的婦女都是這樣的話，我敢說希特勒不必多宣佈「女人回到家庭」的口號。

一路上的情形都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到開封時候，就有一隊滬江大學的校友熱烈的歡迎我們，代看行李，代搬行李，……他們待我們真像兄弟。如果全世界都是這種情形，地上就是天堂。在開封赴宴三次，參觀河南大學，鐵塔等……開封建設和公路的進步叫人興奮。

洛陽所見到的沒有什麼，只看到洋貨滿店。這次旅行之中我們常常想買些土產，可是處處使我們失望，店中所有的多數是機製品，沒有土產，而最叫人失望的莫過於捲煙的充斥在極小的店中都以

可買到紙煙。農村下落時機，內地人民還只知消費這種奢侈品，真令人莫明其妙。

西安建設甚速，有如南京，前途無限。

我們回來時過華山，做了兩天往離塵宇的仙人。

一路中我未曾忘了你，我想你大概可以覺到！

你的
×××月×日。

子房山謁子房

袁中郎

蓮花冠子紅犀導，雪面風髯一年少。夢裏山河博幾場，抽身笑指長松道。英雄老盡故交稀，眼底修毛幾翅飛。功成辟穀或有以，未必神仙須布衣。

旅次生活

周樹華

(1) 嘗嘗我們寶貴的血液

到首都的那晚，覺得很疲倦，所以大家很早的就睡了。臥室是一間空大的教室，我們的被褥都平鋪在地上，同時將珠羅紗的吊帳挂在壁間的釘頭上。

這裏的蚊蟲是有名的——大，多，厲害。但是我們防備得這樣的周密謹慎，大概是萬無一失了。但是夜半，嗣駟的電筒，和饒伯的呻吟（他每晚的 Lecture 是很有名的）接續地發動了。嗣駟用電筒來捉蚊蟲。但饒伯帳中的蚊蟲實在太多，大有捉不勝捉之概。身體又這樣的疲倦。算了吧！讓那南京的蚊蟲嘗嘗我們上海大學生的寶貴的血液吧！

第二天早晨，彼此檢查，以饒伯的犧牲為最大。他左手全臂都被國都的蚊蟲接了吻。我也被咬了十餘處。但與饒伯較，那犧牲當然是如「小巫之見大巫」了。

(2) 大胆的三等客人

在旅途上，家人，朋友當然是很關心的。我們祇能藉着信札去告慰那關念着我們的人們。但是我們坐的是三等車，又擠又悶，寫信的地位都沒有，可有什麼方法呢？

「需要是發明之母。」頭等的餐室真不差：有旋轉的風扇，綠油的紗窗，雪白的拾布。那是一個最適宜於寫作的地方了。我們幾個人擠進了那裏，各自選了張臨窗的桌子坐着。寫信是我們的目的。但是空坐着也有些不好意思，好，吃些 Cold Drinks 吧。他是嗜嚙水，我是鮮橘水，這樣的叫好了。吃幾口，寫幾行，看看窗外的田野，想想目前的處境，覺得滑稽，面容上揚起一些笑紋。

三等車裏的客人膽敢坐在頭等的 Dining Hall 裏，除了我們這一羣冒充闊客的朋友以外是找不出第三者來了。

(3) 鋤頭歌與 Rose Marri 各有千秋

在徐州玩了一整天。上午全是走的，下午我們是坐膠皮車的。（就是上海的黃包車，在那邊叫做膠皮車。）回到寄宿的培心中學。大家坐上地鋪，開始爲各種的閑談。從男女同學談到社會的組織。範圍廣泛異常。各個的議論當然也是相當的精采。但在這裏，我覺得沒有加以介紹這種名論的必要。所以還是省了吧。

講也講得差不多了。但是臨睡的時候，大家還是精神奕奕似的。有人提議請我們的 三三、張三 唱鋤頭歌。因爲據說張老鄉在高橋農場很做過一些下層工作，這隻歌他是很能唱的。他態度倒是很自然

的，不慌不忙地唱完了那隻頗有意義的歌曲，接着鎮歧唱了支淒淒動人的漁光曲，雖不見得較野貓人美爲優，但已經是盡善盡美了。

年青的人倒底喜歡錦上添花的。我們十八個人再合唱了一次 Rose Mairi 金嗓牛叫各顯威風，不知道附近的鄉民和巡警也會誤這裏闖了什麼亂子嗎？余教授好像沒有唱，靜靜地坐在一旁，略呈些微笑容。他或許在想：「青年人總是這樣的忘不了 Love 呵！」

(4) 車過「山」崗的時候

路過礪山的時候，很多同學下車去買東西來吃。價格真便宜，紅燒雞每隻二角大洋；雞蛋一角錢可買八隻。車站上的食物照理是貴一些的，實際的市價也許便宜哩，內地的生活程度較城市低一些。我自得其樂地拖上了拖鞋，穿着短褲，和張三及老劉踱上餐室去用夜飯。旅行得經濟些，吃客蛋炒飯吧。這裏的價錢却貴多了。每客三角外加啣嘔水一瓶就得付六角半大洋了。

餐室的牆上掛有規章禁止三等客人在餐車裏用餐的。倘若三等客人要在餐車裏用餐，就得加補二站的二等車票，並且食飯的時間不得超過一小時。但是我們並沒有付二站的二等車票，雖然後來有人在吃的時候是被查票員告誡的。

車過野鷄岡的時候，嗣驥對我說：「這地方我們去不得。」我說：「特別是你！」並且代他作了一舊式小說的章回目錄是「野鷄岡金郎顯神通。」下文如何。那惟有「且聽下回分解」了。

(5) 在開封口福無窮

到了那裏的第二天晚上，同學老謝（峻直）請我們全體在梁園春吃飯。據說這是由於我們敲竹槓的結果。其實，那也不見得，因為他祇是略盡地主之誼而已。大魚大肉吃了一個飽，我們一桌全是同學，所以更可放量大嚼。我們的攝影專家金章似乎吃得最多。實在，不過因為他生得比較胖一些，所以大家才覺得他是吃得特別的凶。開封的菜盆是又大又滿又多。我們以為一定吃不完的，那裏知道，來一道，光一道。滿盆而來，空盆而去。學生的胃口的確非凡。那一晚真可謂是「滿載而歸。」

次日的中午，又有當地母校的同學會在新生活俱樂部為我們設宴洗塵。和我同桌的有位朱潔華女士。她現在已經是四個小孩的母親了。人很幹練。她是一九二七年滬大商科第一屆畢業生。彼此談起學校的情形，不覺啞然失笑。飯後大家坐談，唱校歌，唱級歌（一九三六級的級歌由鎮歧，家兄和我三人合唱的——真是險一些當場出醜）並且還合拍了幾張照。

下午四時有青年會的總幹事俞友任請我們去吃茶點。所吃的是茶和糖果。有一位神經病患者亦雜於席間。那傢伙長長的頭髮，雙珠突出，藍布長衫，有特別大的頭顱。看了又怕又好笑。

我想旅行能常有這樣的口福，希望旅行的日期最好能延長一些。

(6) 險一些沒得睡覺

車到洛陽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八時半了。這樣的古都！那車站真小，又不莊嚴又不雄莊。第一個印象就不興。

據說商務印書館代理處的經理蕭君要來站迎候的。但是一等不來，再等又不來。事體緊急了，於是打電話，派人去。結果是到河洛中學去。

行李沒有拿出來，我們就上行李房去取行李。但是據說時間已晚，管行李的工人已返家去了，行李今晚是不能提的。同學向那個人請求，毫無辦法，我們就去見站長。這位站長就很有善地允諾給我們提取。我們再往行李房交涉，兩個人依舊不准我們提取。我於是再往見站長。站長大為震怒，親自走上行李房去責問。幸而工人已到，所以難關就此解決。這真是「小鬼難當！」倘若我們拿不到行李，連睡都睡不成哩！

(7) 爲洛陽的面子關係請你們別鬧了

走出車站的時候，天已經很暗了。大家在火車上勞頓了一日，都覺得非常乏力。當然得叫洋車。可是洋車不多，後來雖然來了不少。但是這些人力車夫大多是有些敲詐似的。講好了六百文，他們定要一毛大洋（即八百文。）我們覺得他們欺人太甚。一怒之下，全體通過決定採取「自力更生」主義。拔脚開步，走進那古都洛陽。所有的行李則裝了八輛黃包車。

走！走！走！精神好極了，大家流着汗，由汗衫溼到襯衫，再由襯衫溼上 Coat，我問學武吃力

嗎？他說「那裏！」我們腳不息地向前跨步，走了四十多分鐘，好似并不感到乏力似地到了學校。集團的行動和力量的確是驚人的。

八輛行李車也到了，他們又要加價了。我們說講定六百文，我們決不再加半文錢的，他們還是嗷嗷不休。我們的藝人老熊就耐不住了：「你們不要這樣，使得我們對於洛陽有一個很不好的印象，你們爲洛陽的面子關係，我請你們別鬧了。」這種高尚的語調，他們大概是不十分瞭然的。所以結果依舊鬧不清楚。在這世上談和平有時是沒有辦法的。武力有時倒也不能不用的。我覺得這種鬧法是不興的，所以對他們說：「你們鬧到明天，我們也不加半個子兒的。你們誰敢再鬧，我就抄你們號碼報告公安局。」他們一想到公安局去可不是事情。悄悄地，他們都不鬧了，臨走的時候還請我們看看他們車上有沒有什麼東西遺留着哩。

(8) 他們要餓死我們

到河洛中學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鐘了。空着肚子是睡不着覺的。學校已經放暑假了，廚子都走了。就是有廚子，這樣夜的時候，又那裏可以找他們弄東西來吃呢？我們這一羣天生命苦的孩子是應該多受些磨難的。（或許我們都是大偉人所以得多受些困苦的）從車站走到學校已經很吃力了，但是現在爲了要吃飯，又不得不走到街上去找飯館。

沿着街坊，各人餓虎似地用眼睛搜尋可以吃夜飯的地方。這裏飯店倒是很多的，可是一月又一月

的問過去，差不多問了有七八月店之多，但是他們似乎是聯合在一起要餓死我們似的。那不變的回答是：「沒有東西吃了，因為今天是禮拜，東西早已賣光，爐子也熄了。」

我們到底是找到一月了。當家兄最先問他們有什麼東西吃沒有，他們也回說沒有。但對他們說我們有十幾個人！他們就轉口說：「有有有！」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筆很好的賣買，怎能讓牠溜過呢？館子裏的伙計都從地鋪上爬起來，揉了揉他們的腫眼，預備爲我們煮東西吃了。但是沒有麵，沒有粥，沒有飯。祇有所謂花捲兒的「大包子」。但是那沒有餡的大包子本是不很可口的，更何況是冰冷的呢？餓了的人是管不了這許多的，在叫了幾盆菜之後，大家就啃那又冷又黃的大包子了。吃的數量倒也不少。我雖然不要吃，但是結果也吃了一個多。有了錢吃飯尙且這樣的難，沒有錢要吃飯，那真是……

(9) 特創的睡式

河洛中學的臥室是間長長的房間，窗戶流通一面。沒有牀，祇有鋪着蓆子的土炕。蕭君說這裏蚊虫，臭虫都沒有，不過祇有幾只跳蚤。在洛陽，跳蚤是很普遍的，所以他們本地人并不把牠當爲什麼了不得的害物的。可是在我們這羣南方人看來那該是多麼可怕！蚊虫臭虫，用了帳子還可防禦一下，可是對於跳蚤，我們除了犧牲鮮血以外簡直沒有什麼對策了。况且人的心理也特別的來得厲害，經他這麼一講，大家頓時覺得全身癢癢地不舒服，似乎跳蚤已經在我們的身上侵略了。

這樣的房間，這樣的炕，這樣的蓆，跳蚤大概是藏得很多的。環境是這樣的不好，大家都不願睡

在房裏，可是又怎能不睡呢？

有幾位同學看到該校有人睡在露天的方磚上，也就在露天下躺了。有幾位搬了張長椅在亭子裏睡。我們幾個人睡在課室裏。用六隻小方桌併成一塊長方形的木板，將被褥鋪上，我們的睡牀就成功了。我們橫在上面睡，翻身都不易（不怕跌的話，翻身大概是不生問題的。）木板既硬，被褥又薄，肩背骨痛得要命，但是人疲倦了也就很能隨地而安地入夢了。

那晚，睡在露天的吃了不少的風；睡在亭子裏的擱了一個整夜；睡在課室裏的要不時地要担心跌在地上。

（10）坐了一次從未坐過的特別慢車

六月廿九日的下午四時，我們早等在洛陽車站上預備乘車向西安進發了。等了差不多有半個多鐘點，火車來了，前十幾節都是兵車，後面的好像是四等車和裝牲口的車子。我們一看都覺得不是我們所可以坐的火車。但是結果我們還是上了車，因這這節慢車正是我們所應得坐的車子。車上充滿着西北人所特有的大蒜氣。難聞得不堪，但是過後，也就有些久入鮑魚之肆而不聞其臭了。

這火車開得真慢，好似臨終的病人在喘氣。我們覺得倘若我們跳下去，我們祇需跑上幾步依舊能夠跳上火車的。在途中，我們曾經叫玉來去試試看。但後來覺得那未免太無謂了。所以並沒有試驗。假若真的去試驗一下，那結果一定是很滑稽的。

車裏擠得很，要想橫橫身子都不能。車的中間是一扇大門。這扇大門是不能關的。外加晚上的風特別的大，大家都覺得有些吃不消。幸虧我帶的衣服多，穿上 *Sweater* 外加絨線背心，所以尚能勉強對付。全體在車上吃了五塊沒有餡的硬麵包當爲晚飯。但是吃得似乎很很好吃。在痛苦的生活

中，我相信，我們也是能夠過過去的！

但是睡沒有好的地方睡，那真是痛苦萬分哩。我先在長椅上躺着，在後因爲風太大——風直向我的頭部吹着，所以就躺在地板上了，將雨衣鋪在地上，猶如豬糞一樣地橫着，不時有人在自己的身上走過，但要睡那也管不得這麼多了。

一晚睡了不足三小時，遍身咬了不少的臭虫塊。隴海路的慢車！這是我們的第一次坐，大概也是我們最後的一次吧！中國是需要着建設，特別是交通方面的建設。我這樣地感想着。

(11) 大鬧杏花村

到了西安之後，第二天早晨我們到附近的飯店杏花村去吃早飯。肉麵是一角大洋一碗，但是淺淺的一碗，上面浮着幾根肉絲的麵，怎能使我們滿意？大家覺得他們欺侮生客是太不應該的。所以立刻叫伙計去加多，否則我們就不要吃了。他們嚇得了不得，連聲賠不是。

我們十八個照理要吃卅六碗麵，但是杏花村燒到第二十一碗，就宣告絕糧了。這樣早，連麵都沒有了，真太可笑了。結果二碗麵算了一碗麵的價錢，我們有如凱旋的英雄勝利地大踏步走出了那武俠

小說時常能看到的「杏花村！」我們的面上雖然有些怒意，但是心中是覺得愉快的。

(12) 祇付了四分之一的價錢

團體出外，總比較要經濟些。像我們這一次，火車來回票是打折扣的，住的地方都是學校宿舍，房金不費分文。在西安青年會洗浴，照理一次是二角大洋，我們一個人祇付一角錢。在臨潼華清池洗浴「貴妃浴」也是減半的。

在西安住了二天之後，在一個早晨，我們到城南郊外去玩了。在宋家花園，曲江池，鑿洞，杜公祠，王寶川寒窯這些名勝的地方，玩了一個暢快。

上面所玩的地方都是不必化費的，除了宋家花園。當我們走進宋家花園的時候，門首有個鄉叟要我們買入場券。每人祇要一百文。我們大家總以為買券用團體的名義總比較便宜些。所以大家異口同聲地說：「買張團體票。」那老鄉說：「一塊錢！」怎麼團體票反而貴了呢？（倘若人數近百就便宜了）

結果我們付了二角五分大洋。因為我們說你們花園是公家的。收入是歸公家的。我們是公家派來的，所以付費當然也得為公家經濟些！（其實我們那裏是公家派我們去的呢？真是信口胡說！）團體的名義有時倒也不可以瞎用的！

(13) 啊，我把牠和桃皮一起丟了

些微的損失，在旅行時，是不能免的。我們曾經爲着好玩將所有的損失開列在一張單子上，統計一下倒也不下百餘件呢！

我當然也有相當的損失。那是(一)二頂草帽，(二)短褲手帕數件(三)洋刀一把和(四)有些不甚記得的東西。

第一頂草帽是在上海出發以前的二天在公司裏買的。在徐州上了火車以後，我把牠掛在車壁的掛鉤上。窗子開着，風不時地刮進來。忽地一陣大風將我那掛鉤上的新草帽隨風括去。當我喊出「呀！」的時候，草帽早已看不見了。

以後曾經用幾分錢買了頂洋車夫載的笠帽。講漂亮，當然還不及那去了的；講實用，倒是很「嚙啥。」但是這頂笠帽倒底沒福載在我的頭上，在有一個晚上，我在火車上散步，當我走到另一節火車的門次，還在要用力去推門的時候，(因爲風很大。)笠帽「呼」的一聲飛走了。

短褲手帕等件那是由於洗衣作裏弄錯了沒有拿來。

最妙的是我那把在棧時用來切蕃茄的小洋刀的失蹤了。在津浦路的某站，我曾經買了幾毛錢的桃子。價錢很便宜，所以桃子的數量也很多。我和同學們大家分而食之。我的小洋刀和 Funny Face 的那把大的當然是最忙了。這個吃了那個用，不停地彼此周轉地使用着。一切都很順當。

但當後來我問我們的鄭團長：「我的刀子呢？」的時候；呵呵刀子不見了。我問他：「那裏去了呢？」他想了一會才恍如大夢初醒地說：「啊，我把牠和桃皮一起丟出去了！」

(14) 南非的野人

到咸陽去，因為路被水衝壞了，是得坐渡船的。河岸邊岸溼滑不好走的，所以我們就由船夫伏在背上涉水而過地跳上渡船的。船夫身上的氣味是很難聞的，尤其在盛暑時期的中午。但當伏在他身上的時候却又不得不緊緊地，抓住他的上衣。

渡船上的那個船老大對於那些乘客很凶地討船錢。據說這是義渡，可是他藉了這個好機會來敲竹槓了。他的頭髮短硬而鬚曲。高大的身子，驚人的聲浪。全身的膚色是古銅色的，在強烈的日光的照射和澄黃的河水的反映之交接點，他的體態真像南非一帶的野蠻民族！他的舉動是極粗暴的。不時地用手勢向乘客們威脅。因為大多數的乘客是貧窮的，所以他才敢這樣的放肆！

我們看了真覺得有些看不慣，所以罵了他幾聲，他的勢燄就減了一些。這並不是說我們的理由充足使他低心下首地自認錯誤。倒是因為看見我們人數並不是下等階級的人外加還有二元的渡資進帳，所以他似乎服服貼貼地不十分鬧了。

船到了碼頭，還有人沒有付足船錢，於是他追着那些人要錢，他並且將我們付給他的二塊錢給他們看：「你看！他們不講話就賞了我們二塊錢！」（其實爲了這二塊錢在事先我們也很討價還價地講

了一陣的。那有這樣的傻瓜願意不經意地賞他二塊錢呢！)

(15) 在沙漠中的人羣

周陵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當然是不能不去的。那天騾車價格太高，所以叫不成。結果我們叫了十四輛黃包車（金章和錦良怕熱所以沒有去，）但是我們有十五個人。缺了一輛，但一時又叫不到，因此就有四個人得輪流地坐走。這四位是學武，玉來，鎮歧和英敏。他們在烈日下流着汗走，却並沒有怨言。這種犧牲的精神深深地打動了我，我很想也來替他們跑上一程。可是一陣帶着沙漠氣的熱風迎面吹來，使我已有的勇氣全部打消。我祇是坐在車上感到說不出的慚愧。

這一條長長的旅程來回共有三十多里。沿途並沒有什麼可以買的。我們這一羣人好似是沙漠中的行商。我們口渴還可用隨身帶的水瓶的水來喝。可是車夫乾着嘴在那崎嶇的山路上拼命地跑。

到了某處有着很多苦力橫在樹蔭下吃黃瓜和涼茶。車夫看見了好似到了天堂，一窩蜂似地衝了上去。喝涼茶的喝涼茶，吃黃瓜的吃黃瓜，吃生雞蛋的吃生雞蛋不上數秒鐘時。什麼都完了。我的那個車夫，因為我給了他幾個大子兒，也吃了不少的黃瓜。

我從車夫的手上要了半個黃瓜來。嘗了一下這黃瓜所特有的惡味。隨着一口嘴沫，順手將那半截黃瓜丟在地上。

(16)抄一頁七月九日的日記

昨天晚上大概祇睡了四小時左右，但是今天精神却非常飽滿。洗臉水，在火車上，一面盆得化一毛大洋。大家覺得太不合算，所以不採取這種辦法。適巧火車到了汜水車站，站旁有個水搭正在放水。大家覺得機會好極，於是一呼百諾地全體絡繹下車，洗面的洗面，刷牙的刷牙。很迅速地，全體人員將洗面的問題解決了。（那時可惜沒有拍一張照留個紀念）

車到鄭州，撫松下車了，因為他得從鄭州乘平漢車回漢口去。

早上九時左右吃了一盆麥糊，價錢並不便宜。三角大洋。沿途賣桃子的很多，同學們差不多是一站買一站的。這裏吃點，那裏吃點，吃得肚子飽極，連中飯也吃不下。桃子的價格很便宜，普通的小桃子一角大洋可買五六十只。大的一角可買十數只或二十只。我們覺得很便宜所以買了很多預備帶到家裏去。鄉人認為這是絕好的機會，所以拚命地兜攬。

沿途除了桃子以外，尚有大餅，黃瓜和雞蛋出賣。雞蛋都是燒熟的。有的是白煮蛋，有的是茶葉蛋。價錢極廉。一角錢可買八隻。我們要想買些生雞蛋來吃。買不到。車到中途某站。我問小販：「生雞蛋有嗎？」他說：「沒有，不過你先生要，我也可以去拿。」我和他講定一角大洋十只。他拿來的蛋並不很大，但是這樣的價格和上海的一比可相差得很多了。雞蛋的頂頭都有一小塊紅的顏色，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五點多鐘到了徐州。預備將較大的行李去打行李票。但是據說我們沒有直接自西安打至上海，所以是不准補打行李票的。幸虧我們人手衆多，所以不上數分鐘將所有的大小行李六七十件統統搬上火車。

至車上遇到從前約翰的同學吳君。他現在海州中行辦事。據他說那邊生活很苦，汽車是有數可計的，但是這幾天天氣倒還風涼。

坐在津浦車上適巧和隴海綫上的三等慢車交叉過。一想起上次的痛苦，尚有遺恨在心頭。

車上有一位年約三十餘歲的婦人看見了我要求我叫一個車役去將她的座位弄清潔。她大概看見了我的裝束——大草帽，短褲，襯衫，手裏執着根 *stick*——以爲是車上的 *inspector* 所以才向我這樣說的。我看她女人家出門很可憐的，所以就替她將侍役叫去。

我們的身上都髒得可怕，我想倘若來一個污穢競賽大會，我們全團人員定能穩拿前十名。因爲我們所坐的那一節火車就接着車頭的。煤灰特別多，所以身上更易弄髒。想洗浴，但是那裏可以呢？等着吧，明天現在我們不是早已到了家裏嗎？快樂的日子總是要來的。

車上沒有飯吃，很多同學在徐州站上吃了粥，大餅，和雞蛋，所以是不生問題的。但有幾位還沒有吃過，都感覺到非常的恐慌。車過某小站，看見有賣醬油雞的。於是餓的人就都奔下去買來吃了。我和二哥因爲也沒有吃過，所以下車去買了二只價值五毛的一大一小的雞。我們把牠和着麵包吃，吃的態度好似是太古時代的穴居人。用着雙手扯着肉來吃，覺得非常自然，倒又有些劍俠的派頭。同學

們大多是這樣地吃的。若他年回想今日的神情必定爲之啞然失笑。倘若有什麼親戚看到我這副嘴臉，一定是不能或不敢認識我的。

天太熱，睡不着，所以和余教授談天，講到日章先生，我們大家都覺得有些黯然。

(17) 我們的外交勝利

到了南京，火車站上的站長說，我們是不准坐這班到上海去的火車了。因爲從華陰到南京的日子祇規定五天，現在却超過了時期。我們將華陰站的簽字證給他看，明明是六天。他說這是那邊站上的錯誤，你們可以寫公文給隴海管理局去交涉的。但是這裏不買票是不興的。

離火車的開駛時間祇有十分鐘了！快！快！二哥立刻寫了一封團體票應打折扣的信蓋上了團章給站長。一時饒伯處又沒有這麼多的錢，於是我二十元，他十數元，這樣的積成了四十數元。張三拿了錢趕快地奔到票房去買票。我們這裏就先將所有的行李搬上火車去。

當我最後踏上火車的時候，蕭就響了，綠旂一揚，車向着上海進發了。

到了上海之後，我們將華陰站上的車證拍了二張照，寫了公文，一張寄至鐵道部，一張寄至隴海管理局去交涉。

費時月餘，路局將我們損失的數十元都如數地賠償我們了。有理的事，力爭總是能勝利的。除非我們不願去做那是沒有辦法的，這次的交涉給了我這樣的一個教訓。

(18) 看看我的 Album 吧

在這裏，我選錄幾段同學在我的手冊上所寫的話，因為這樣，你們能更清楚地看到我們旅途生活的一斑。

李錦良：「不要忘記西北旅行的快樂，更不要忘記未到華清池『楊貴妃洗浴』共舉你爲財政部長的一回事。」（註：在驪山麓下飯店裏吃飯時大家鬧着玩的，坐在桌上大家沒事就用湯匙來旋轉。湯匙對着誰，誰就派一個職司。結果：王學武任桌長兼副桌長，鄒國雄爲海空軍總司令，馮玉來是陸軍大元帥，何金章是遊藝部長，張福民是外交大臣，二哥爲元老，洪秉乾是幹事，我是理財大臣，李錦良是糧食大臣，照理他是××大臣，但是他要求我不要將××寫出來，所以這名稱已經有些變形了。但在實質上並無多大分別。這樣的組織，凡略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覺得好笑。其實，好也就好在「好笑」上，誰管牠什麼政治組織呢？飯時并有隣邦 Funny Face 親來獻技表演，真是盛況空前。）

陳英敏，「對！對，這次旅行西北，我們得了許多新的經驗，在這三星期的旅途中，我更深切地認識你。你的能幹代考察團辦了許多事情，你的談諧善語，給了全體很多樂趣。（註：慚愧之至）這短短的旅途，雖然有時我們感覺到有些「吃不消」但是終於因了忍耐和勇進，我們達到目的了。在人生的旅途中，你道是不是也要這樣的？」

張福民：「老鄉，咱這個老百姓真食不開了；進去的除了炒黃菜之外只有饅饅，可是還得不顧血

本，免費給飛機及鐵甲車作演武場。等我回去時，人是黃了，黑了，另外再添配了一些紅點點，別人見了若不叫「怪哉怪哉真怪哉」，那真是「怪哉」了！咱認爲這幾次大小考察的結果都並不壞，這都是借光的所得。」（註：他純粹地用團中的術語和西安的土語來寫的，別人是很容易明瞭的。但是這却是一篇挺好的寫實文章！「老鄉」是西北人對人招呼時的稱謂，「老百姓」是自稱。「食不開」是吃不下之意。「炒黃菜」是炒蛋。饅饅是沒有餡的大包子。（上海山東麵館裏也有的）飛機是蚊虫。鐵甲車是臭虫。「怪哉怪哉真怪哉」是 Funny Face 在龍門求籤時所得的籤語。大小考察即大小便。「借光」者請人讓路時說的，猶如上海路上工人所謂之「身體！」是也。）

何金章：「的確，從我們這方面來說，西安的生活程度很高，尤其是長途汽車，價格比上海的雙層公共汽車還貴。不然，我們在西安考察，恐怕沒有坐陝西建設廳的長途汽車的機會了。」（註：我們大家覺得西安的車價太貴，所以在謁見邵力子主席的時候，我就將牠作爲談話資料地談了一下。很幸運的，邵主席認爲我們既然坐車不便，不妨由政府建設廳所屬的公路局派一部長途汽車給我們乘坐考察。因此我們在西安省了不少的車錢。否則我們的 Budget 是很不能 Balance 的。）

鄒國雄：在咸陽城裏，你被一個防軍的軍官誤認爲日本人，幾乎要拿到司令部去。「你說不是日本人，爲什麼說日本話？（你的上海話，他聽不懂）」那軍官問着。（在這次旅行中，沒有到司令部去坐一下，這在我，是莫大的遺憾。）

在隴海車上你坐四等睡車（註：我橫躺在長椅上，）一個憲兵說着：「老百姓買了票沒有位置坐

了，」你便駁着說：「我不是老百姓嗎？」（註：當時我還對憲兵說：「有老百姓要坐，你去叫他們來坐，沒有人要坐，我是依舊要睡的」。結果那灰色動物白瞪着烏珠踱開了。因為並沒有老百姓要坐。）

……

這次旅行，笑料特別豐富，因此在現在回憶的時候，還覺得津津有味。本擬盡量地將他們寫出來，但因限于時間，所以不願再浪費墨水了。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五時正——

希夷 峽二首

袁中郎

白石青山眼倦開，風雲長到枕邊回。夢中亦有敲門客，報道莊周騎蝶來。
曾繫東皋到酒泉，而今醉國亦騷然。睡鄉若有閒圖籍，欲向先生受一廬。

記七月九日（一九三六年）

撫松

從鄭州下車以後，已經是早晨十點鐘的光景了，我一直走向中國旅行社的招待所去，決定搭半夜十二時的平漢車回漢口去。

你想：在華山頂上兩夜不會好好的睡覺，又加上兩天隴海四等特別慢車的生活，人的精神不是夠疲倦了嗎？所以也顧不得去逛鄭州的鐵路花園（據說是很好玩的），洗過澡，便躺下了。兩個多禮拜的硬木板床的生活已經苦夠了，忽然睡上了沙發床，真不知是不是到了天國！一直醒到下午五點多鐘，起來吃了一頓飯，便又躺下，到了夜半十一點多鐘，茶房才叫着：「先生，車快到了，起來吧！」

上車以後，精神真好極了，只可惜車上一個熟人也沒有，這一股 *Surplus energy* 真不知要怎樣才可以消除！

華嶽紀遊

熊鎮歧

回憶是甜密的，尤其是帶着一點血和汗的回憶特別的耐人尋味。這次由華山倦遊歸來，途中經過了許多辛苦的事情，雖然未曾流過很多的血，然而同伴有的却也受了一些傷，並且在烈日下爬山，汗便像水一般的往下滴，走一步，滴幾點，於是一邊走，一邊滴，一直滴個不停，在那時，對於這種生活當然並不覺得怎樣的有意思，可是現在等到牠變成了往事，從回憶的當中再去細細的體味時，却又覺得非常的有味道了。在暑假的裏面，從這次旅行回來以後，我便在家裏閒住，有時聽着樹上的蟬聲，讓自己的思想飛到遼遠的地方去，我彷彿聽見了渭河中的船夫曲，也好像聽見了華山上的松風；有時仰視着嶺上的白雲，便也似乎在另一境界中，不知不覺的又聯想到了北峯頂上的晚霞，玉泉院前的曙色了。我愛這晚霞，愛這曙色，更愛那時像是散文詩一般的生活，所以對於這種種回憶也就不免非常的追懷了。

記得我們是七月五日上午離開西安，下午三時餘便到了華陰，從車廂裏跑出來，大家都是非常的高興，本來原先的計劃是要在華陰車站上過夜，第二天清早才開始上山，於是我便趁着這個下午就跑去畫圖，對着蒼鬱的山色，曠爽的原野，蕭蕭的白楊，我正在狂揮的時候，忽然聽說大家立刻就要動

身，預備到山麓的玉泉院去借宿，不要留在車站上了，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沒奈何也只好半途攔筆，收拾畫具，茫然就道哩！那時是下午五時多了。我們背着隨身需用東西，一齊出發，我起先是一肚子不高興，拖在後面慢慢的走。有兩人走得快，自然跑上前去了，有兩個走得慢慢的，便和我走在一起，大家談談說說，以後這一肚子悶氣也就不知道怎樣消了。走過華陰縣城外，兩邊的白楊高聳入雲，我看見大家從這白揚蔭裏走去，兩兩三三的散在這蜿蜒的路上，襯着前面蒼茫的山景，非常的好看。玉泉院離華陰車站有十五里，所以我們走了不少的時候。我們一面走，太陽也就一面往西沉，等到我們到了玉泉院的時候，華山的西峯上已只剩着一點餘輝了。天空裏濃紅似血，山脚下晚霧如煙，晚蟬斷續的叫着，溪水淙淙的流着，我靜靜坐在山門前。靜靜的聽，靜靜的目送着夕暉，休息了一會，我才從一條深鬱的幽徑裏走進了這個道院。道士殷勤的招待我們，給我們鋪了墊子在地上，我們就在這廊前過夜了。大家一字兒排開，各人都有一點兒地盤。一盞油燈放在旁邊，還有一把茶壺和八個茶碗。樹上的蟬趁早已沒有了，可是耳邊却多了蚊蟲的飛鳴，大家却說要睡，可是誰也睡不着。東邊的人在打自己的臉，在寂靜的夜裏，可以很清脆的聽見；西邊的人在嘆氣，我想他心裏在埋怨。我睡不着，我便起來靜坐，提了一把茶壺，帶了一個茶碗坐到梧桐樹下，我慢慢的喝着茶，守着東山上升起的月亮，喝了一碗又一碗。我心裏輕輕的唱着歌，腳兒踏着疏淡的桐影，輕輕的按着拍子。這樣坐了好久，想想這樣畢竟不能坐到天亮，於是搬過了行囊，把東西鋪在露天裏了，我以為爲睡在這裏總不致於還有蚊子。於是安心想入夢，可是舒服了五分鐘以後，蚊子的聲音仍然是不絕於耳。

的氣惱，索興不要睡，於是我又爬了起來，默默的坐在梧桐影裏，在非常煩躁的當中，後來我漸漸的把自己的感情也平息了下去，因為我往另外一方面想了。我自己對自己說，在這樣的月夜，在這樣清幽的環境裏，在這樣華山的脚下，能夠悄悄的坐在這裏，午夜的靜，午夜裏的天籟正等待人去欣賞，像這樣的經驗正是一種幸福，明天離開了這裏，誰能夠說還再可以有同樣的機會？所以照如此想法，我真覺得非常的美了。以前未聽見的聲音，如今聽見了，以前未看出的夜色，如今看出了。微風在樹枝上簌簌的響，溪泉在細細的流，紡織娘在院外叫，蛙聲從田野輕微的傳來，有時還添上一兩聲犬吠，真是一曲自然的諧唱。華山巍巍的立着，好像在靜靜的聽着夜的細奏，月色洒遍了山上山下，也洒遍了山左與山右，從林隙裏仰望着上去，華山又好像一位貞淑的童女，薄薄戴着一層雲紗，端莊而且溫柔，天上明淨非常，好像安靜的海洋一樣，白雲冉冉自那天邊吹來，就彷彿是片片的白帆掛在這明淨的海上。這天幕又好像是一塊無瑕的寶玉，瑩潔而又透明，點點的星似真珠嵌在上面。我不識得星，然而却還依稀的記得兒時在母親的懷裏也曾聽見說過，母親在夏夜裏，常常教我看星，教我拜月亮，可是那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我默默的坐在華山脚下，默默的望着天，天上星的名字，我一個也記不得，然而這不要緊，我把星比作母親和我所愛的人的眼睛，望着星，却自然也就記起她們來了，我凝視着星不動，讓自己添上一種懷戀的情緒，然而一顆星，忽然自天邊飛過，帶着光芒消失到長空裏了，這瞬息的光芒便把我從沉思中驚醒了。於是我站起來，悄悄的把院門打開，輕輕的吹着口嘯走到林木蔭蔽的山徑中了。我茫然踏着破碎的月色，在樹影裏寂寞的徘徊，螢光在我眼前畫着

悽迷的網，我便在這網前，網後，走去又走回。空氣是非常的清爽，夜風是非常的幽涼，我沒有一點兒害怕，彷彿是很熟悉的地方一樣。有時蹲在一叢花前，借着淡淡的月色，欣賞着這夢幻似的顏色。或者佇立在一塊山石上，對着迷濛的田野，起伏的岡巒，蜿蜒的溪流，深黯的林木，來領受大自然給我的一種靜的美感。這一切都是莊虔，靜穆，聖潔，我不禁自然而然的起了一種虔敬的心思，心裏充滿了崇拜與感謝。這或許就是一種宗教的情緒吧！我在外面徘徊了好久，月亮已經在天心了，於是信步走回院去。進門的時候，我以為他們現在都已入夢了，我很想看看他們各人的睡態，所以我走到他們的旁邊去。誰知他們大半也都未睡着，有的用被遮着頭，有的裹着腳，有的連全身却包着了，有的在用手拍蚊子，有的在用手巾揩汗，有的呆呆的坐着弄腳，余先生却靜靜的躺在那裏。我走到余先生的面前，余先生忽然坐起來了，我說山前的月色好，於是余先生也要去走走。於是我們兩人又一同出來。在山門口站了一會，因為我看見有一個人影晃動，所以我想站在那裏察看清楚，我側着耳朵聽，却又未聽出一點特別的聲音，過了一會還沒有一點響動，我便以為是我的眼花，放胆的向前走了。余先生同我談了許多話，其中有的關於人生有的關於宗教，以後索興都坐在石級上講，講話非常的起勁，余先生告訴了我人生的意義，直接和間接的給了我不少的鼓勵。我們談了很多的時間，又漸漸的走到門外的路上去，這時才看見一個人背着鋤頭從我們面前走過，他是巡夜的人，原來以前我看見的人影或許便是他。我們在外面再散步了一回，看看錶已經一點半鐘了，於是慢慢的又走回來，走到門口時，却不巧偏遇見從裏面出來的人，他們却說還是睡不着，真是苦死了。余先生和我想想，既然不

能睡，還是到外面走走的好，於是陪着大家又出來了。走過山徑，走下山坡，走到流溪旁邊了。溪邊有草，有亂石，石上是非常的涼爽，也是非常乾淨，大家便零零落落的一齊坐到石上。現在不大談話，却都只守着沉默，我坐在溪水邊旁，忽然看見溪水中的月光，閃閃灼灼生動非常，於是我蹲到溪邊玩水，激起了許多水花，月光也就被攪碎了。但是被攪碎了的月光漸漸的復又還原了。水依然是潺潺的流，月依然是悄悄的閃動，我呆呆的守着這寧靜，却又無言的再把這波浪掀起，於是這樣蹲着，簡直像是在童年一樣。看看月亮漸漸斜西了，自己委實有些倦意。我不得不要睡了，然而在裏面還是那般的痛苦，所以我就想起了這曠野裏的好處了，我便把東西鋪到這溪邊，安恬的躺在軟軟的草上。這時大地為牀，天幕為帳，溪水奏着催眠曲，流螢點着悽迷的夜燈，照送着我漸入夢境。

第二日清晨，天剛剛破曉我便醒了。東方射出熹微的陽光，遠處和近處都罩着一層如輕煙一般的晨霧，說他很濃，牠却輕飄飄好像沒有一樣；說牠沒有，他却又迷迷濛濛的散在樹間，散在山前。太陽的光是那樣的溫暖；和慈母懷中的體溫一樣。我對着陽光行了幾次深呼吸，迅速的整理東西準備上山了。同行一共十八九人，其中十四人乘轎，只有馮玉來，王學武，洪秉乾和我四個人走。轎子就是一把木頭椅子，用兩個人抬，看樣子也不見得會舒服，所以我寧可自己跑，而且遊山也就只有自己跑才會感到趣味，於是我們四人在玉泉院前拍了一張照以後，馬上就動身了。我們走的是前門，坐轎子的人却出的是後門，後門離上山的路近，於是他們上前了；不過沒有多久，我們早趕上了他們，而且跑到前頭去了，坐在轎上的人看見我們輕鬆的樣子，同時也知道了轎子的滋味。當我回頭向他們打

招呼時，他們只好嘆氣了，我們四個人連蹤帶跳的越過溪，翻過山坡。不知不覺的早到了五里關。我們往下一看大隊的人馬，浩浩蕩蕩的却還是在山峯下面蠕蠕的爬行，我們舉帽揚巾，馮玉來還引吭長嘯，他們聽見了，人人都朝上看，我們似乎是開路先鋒，休息了一會，又馬上向前走了。過了五里關，我們到了沙羅坪，一路上是非常的涼爽，因為路在山峽中，太陽尚未晒到，只是右面的峯巔却早塗上了一線強烈的陽光，豔麗的顏色，燦爛而又古雅，真是美極了。兩邊峭壁千仞，直上無際，瀑聲錚錚，瀉於山崖間，細細聽來，似乎還是琴韻，這裏是非常的清幽，一切都是和諧的，恬靜的，安謐的。如果在這裏住上一些時候，我相信可以忘記種種的塵慾，縱不能招花微笑，完全像閒雲野鶴一樣，但亦可心如止水，免去許多煩惱了。我們在路上遇見一個小道人，他閒散的躺在大石上，昂首朝天，默默的看着嶺上的白雲，當我們走過他的身旁時，他簡直不瞅不睬，我以為他是在此地修養的人，放逸惜了，自然這樣瀟灑。然而我們再往前散了不遠，却發現他在我們的面前。原來他也和我們一樣是一個跑路的人啊，於是我們追在他的後面，路漸走漸高，漸走漸陰，而風景亦愈奇麗，西峯高聳於前，青柯坪蹲踞其下，黃牆綠樹，嵐光山色，眼界為之一新。我們自下而上，努力的向着青柯坪跑，此時天氣漸漸熱了，人的身上也熱了，汗便像兩點一般往下滴，到了青柯坪，我們不得不從事休息，因為從此而上才是險境，石級是一步的一步陡峻，聽人說走時總應手裏抓住鐵鏈，否則一不小心便有生命的危險。爲着對付前面的困難起見，我們就在青柯坪上，長長的坐了一些時候，這似乎就是非常的一種準備哩！那個小道人本來也和我們在一起，後來却不見了，當我們談話的時候，誰知他早

走了，於是我們也就離開這裏，峯迴路轉，我們行在萬山中，峯峯高峙，石磴如梯，這時我們無心歡賞，只顧看着脚前，快到迴心石時，忽然從上面下來兩乘轎子，轎子是反過來抬的，椅子的靠背向前，人就對着椅背坐，他們用手驚恐的扶着，好像是小孩子坐搖籃一般，我們看見這種情形，覺得非常的好玩，實在忍不住笑，他們聽見我們在笑也就微微的笑了，於是彼此相視而笑，這種笑是一種同情的笑，因着這一笑，我們雖然是萍水相逢，可是在陌生的面上，已經看見親切的表情了。他們去了以後，我們依然是笑着前行，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大家總是笑個不停。但是山路忽然斜削，非常的艱險了，我們也只好斂住笑，小小心的走，不久到了千尺幢，一峯單抽，壁立千仞，石級自崖罅中掘成，人從崖罅中行，簡直好像穿山甲一樣，開始上這樣的石梯時，脚兒不免有點兒抖，或許是太小心的緣故吧，總是走不快，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才到了千尺幢上，起初我們以為這裏該有一些平路了，可是百尺峽又高矗在前面，我們望望這懸崖中間的一條縫，我們望望這縫中間的兩條鉄鏈子，雖然未曾「迴心」的想向後轉，然而多少總有一點「彈琵琶。」在這裏我們又遇見從前那個小道人了，我們坐着還未休息多久，他却早又像猴子一樣往上爬了。我們看見他走了，於是也走，一步一步的，一級一級的，眼睛望着，手兒抓着，我出娘胎以來，走路這樣用心，還是第一遭哪！百尺峽以上便是羣仙觀，羣仙觀以上便是媪神廟，過了媪神廟便是老君壑溝，走至此時，對於這樣攀登的技巧已經有了相當的訓練，除了稍感吃力之外，恐懼的心思早已沒有了，老君壑溝非常的奇險，石壁插天，鑿似刀削，引首仰矚，俯首下視，高崖深壑，始覺險而又險，過了老君壑溝，始到雲台觀，

雲台觀又名北峯，獨居華嶽之東北，四向臨空，奇秀獨絕，廟宇高聳峯巔，儼如山帽。我們進廟，憑窗而立，發見其餘的同伴尚在千尺幢，和百尺峽上，我們放聲高呼，他們遙遙相應，回聲起於萬山中，餘音不絕於耳。我們四人等了好久，大家陸續才到。吃過中飯以後，我就去睡了，因為第一夜未睡安穩，而且上午又這樣的勞頓，所以現在這一睡一直睡到黃昏，醒來以後，坐在廟前，細細的觀賞山景，蒼龍嶺的石，西峯的崖，遠山的煙雲，全部收入眼裏，天邊夕陽似夢，山下黃沙如煙，我對着這清麗的景色，大好的河山，心裏覺得非常的幸福。

第二天我們正式遊山，遊程是過蒼龍嶺，越金鎖關而至中峯，然後再由中峯至南峯，在南峯用午餐。下午則遊西峯由原途返北峯。早上七時出發，於晨光熹微中，我們聯隊而行，太陽是非常的柔和，大家一邊走，一邊談笑，雖然山路是同昨天一樣的危險，然而我們處之泰然了。有時拍拍照，有時站着欣賞欣賞，悠閒自得，真是在「遊」山了。一路上的風景都是非常的秀麗，有時一峯獨出，下臨無地，有時一松孤立，上拂云霄，有時山色開朗，晴光煥發，有時白雲凝霧，雨意欲滴。山鳥則時時時飛，時時爭鳴於疏枝濃葉之間，山風則整日未息，吹去了山裏的寂寞，我們迎着風，聽着山裏的音樂，也就不知道道路的遠近。不久過了蒼龍嶺，不久過了金鎖關，不久便到了中峯，此時風勢甚大。我到後面峯頂照相時，幾乎為風吹倒。中峯，多樹，茂林修竹，幽雅之至，下了中峯，循路而至南峯，南峯為華嶽之首峯，地勢最高，我們在山麓見西峯為最高，到南峯後則見西峯已踞其下了。南峯頂上有金天宮，為一很大的廟宇，當我們走到廟門時，道人笑而出迎，我們叫他預備午膳，他說早已

預備好了，我們問他如何會早就預備，他笑着說：「出家人那裏會不曉的？」原來昨天上山的那個小道人便是這裏的徒弟，他看見我們這班人，所以告訴了師父，可並不是這道人知道過去與未來哩！我們在這裏吃了一點粥，吃了幾個饅頭，便就是一頓午飯。然後登落雁峯，訪仰天池，過煉丹爐而下至西峯，西峯又名蓮花峯，巔有石葉如蓮瓣，故因之得名。峯爲華山最幽奧之處，亦爲香火最盛之地，古松羅列，大者合抱，峯上道觀正在重修，規模非常宏大，峯後爲捨身崖，崖下烟波飄渺，蒼鷹盤旋，巉壑無聲，空谷寂寂，相傳有孝子曾禱於西峯，若得親病愈，則願以身代，後親病果愈，於是孝子登峯以踐誓，臨空下躍，疾風如飛，一覺醒來，却在家中了。下西峯，循石磴而行，路過叢松之間，見一物露出地面，閃爍於疏草之中，我們以爲是一個古墓，於是努力的挖掘，挖掘出來一看，原來是一個陶製的茶壺柄，大家哄然一笑，古董倒不是這樣容易發現的哩！自此以後，我們便在歸途中了。依着原來的舊路，我們覺得似乎特別的快，沒有多少時間，我們就到了金銷關，又沒有多少時間，就到了蒼龍嶺。上蒼龍嶺時，並不覺得害怕，可是現在要下蒼龍嶺時，看見兩邊的深谷，却就有些胆寒，我坐在蒼龍嶺上，仔細的安安神，定定心，免得下這條怪嶺時氣餒。這時風定影斜，山裏非常的恬靜，只有兩三隻烏鴉，飛來又飛去，叫破了這山中的沉寂。北峯默默的立在前面，羣山默默的環繞於左右，四週都是非常的安定，所以我的心也就安定起來了，於是從容的走下去，果然也不十分的担驚！下了蒼龍嶺，其餘的路真好像是平路一樣，簡直不費一點力就到了北峯。傍晚時大家又坐在峯上來欣賞華山的黃昏。華山上的黃昏是美麗的，岩上塗着一層金黃的色彩，山裏帶着一種蒼茫

的情調，天邊射出豔麗的夕暉，山下添了迷濛的晚靄，這一切都好像是一幅圖一樣，黃昏後我們又自在山上來欣賞華山上的月夜，華山上的月夜也是美麗的，月光似水洒遍全山，清風如諺，響入林間，泉聲隱隱起於山峽之中，螢火點點閃於崖際，我們聽着這泉鳴，這風聲，看着這星期天，這螢火，這一切又都好像是首詩一樣。可惜我們不能多事留連，第三日的清晨便下山了，下山大家都是走，有的跑得快，有的走得慢，還好全未發生意外，總算是件幸事，不過在沙羅坪前，朱撫松曾經失足跌倒一次，衣服跌破了，皮也跌爛了，出了不少的血。回到山下，又冒着烈日走到華陰，再蹣跚跟跟的趕上火車，於是華山漸離漸遠，到現在只在我們的回憶中了。

潼關懷古

張養浩

峯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徑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上華山的前夜

周莘農

自西安至華陰一段車中，悶熱得好苦。車抵華陰已是夕陽西下的時候了，天邊飄着彩錦一般的雲霞，反射出美麗的色彩。酷暑的淫威逐漸地減退了，微微的清風吹在身上覺得意外的舒適。

從華陰車站至太華山崖，計有十二里路。車站附近計有七八輛人力車，物以稀爲貴，在這求過於供的局面之下，人力車夫以爲竹槓機會到了，將車價故意抬得極貴。豈知我們都是健行的人兒，在華清池旁的崎嶇的驪山上，我們尙且很快的走到山巔，何況這區區十二里的平地！

行畢這十二里的路程，已達華山脚下，那裏有一個很古的道院曰玉泉寺，當晚我們就在這寺院內晚餐和安宿了，預備明日清晨再上華山。晚餐既畢，我們就出寺門，找到寺的左面高大的松柏樹下有一個很大的泉水。泉水是如此的清澄，於是大家就將衣袴解得精光，坐在泉池石旁沐浴。每一點泉水落在膚肌上會感到澈骨的愉快。

據說玉泉寺內跳蚤很多，所以我們當晚不擬睡在古舊不堪滿是灰塵的道房內。大殿前面有着很闊的石階，既潔白，又風涼，道人並且供給我們一些蓆子。九時左右，全團十八人很安靜地睡下這又潔白又風涼的石階上。可是仍不能避免臭蚤的攻擊，渾身的癢癢，把我急得跳起來，於是和其餘四位

同學逃出寺院，在泉水溪流旁坐着，淙淙的水聲，真夠味兒。

月色的光芒，滿照着靜默的大地，銀色的光輝照在古寺的屋頂上，清碧色的流水上，漫野的曠地上，以及在風中搖擺的松樹上，無範圍地閃爍着。

仰睡在松影的下面，遠眺着華山高高的黑影，在涼夜水浸夢的情景下，悠然聽着松風，詩意真太濃了，可惜不會做詩，否則到很可以寫幾首「永夜伴清暉」一類的五言五古或七絕了。雖然我們旅途勞頓竟日，在這個美麗環境之下，是不易睡覺的，尤其是在一輩富於情感而性喜好動的青年。將滿脛塵沙的脚，浸在泉水中，陰涼的感覺，由脚上傳入，直剔透了整個的心靈。低低的歌聲，不斷地在同伴的嘴中流出，唱罷了一曲「Indian Love Call」，又繼以一曲在上海最流行的電影歌曲「Rose Marie」，在這千巒百峯旁的山崖下的形狀，確有些像「鳳凰于飛」影片中的模樣。當這抑揚婉轉的歌聲和淙淙有聲的泉水合節拍時，不能使我們相信我們還是在煩惱的人間！

半夜裏不自覺的睡着了，醒來時已見東方發白，滿身是露水。在這蔚藍的天空中，還能見到幾夥稀疏的星光。走向玉泉寺內去收拾行李，預備乘輿上華山，經過那軀曲不平的草徑上，從松樹側旁飛來輕輕的曉風，不覺有些寒意。

洛陽到西京素描

饒 伯

談起了隴海路的客車，腦際間自會想像出一種破舊的樣子來。當然囉；民廿五七月一日，正式開駛的綠色客車，是全國最新式的客車呢！——那真是個例外——不過，團體票是不許趁坐的！自徐州一路西駛，經過開封，再由開封到達洛陽，都是趁坐「特別快車。」依照車價的規定，每百公里，加價一角五分。但是；所謂「特別快車」却是逢站必停，與那京滬路的「慢四等」又有什麼分別呢？所以在車上，大家一致主張，是改乘慢車，省省法幣。我呢？當然是表示贊成，因為「用錢用在刀口上」——蘇州話——可以省，就省省吧！以後自洛陽到西京一段路程，我們就改乘隴海路的慢車了。

是下午的二點鐘吧！天氣是又悶又熱。從黑色的眼鏡，去觀望一下似火傘一般的太陽，只見一個白色的圓球，光芒四射，高高地張着，作着癡笑。在我的面上透露出一層油膩，尤其是鼻上，最為豐富。額上的汗珠，一滴滴挂下；手不由自主，從腰間提出那塊長方形的小毛巾，向臉上及頸間擦個乾淨。襯衫間，似乎又覺得一陣陣的汗氣沖上來，聞了這種汗氣，便會引起一種不快的感覺。

洛陽雖說是陪都，但是一切建設，可說是還沒有上軌道。車站的建築，極其簡單，好像一個小車站！如今，月站上多站了些人，便覺得格外擁擠。車軌間，只有一二隻野狗，垂着頭，張着口，垂涎

滴滴，找尋它們的午餐；偶而發現幾塊醬雞的骨頭，便跑過去啣起來，歪着頭，當衆細嚼。至於乘客們的面部表情亦各各不同。在這裏，真可以領略並觀察一些內心的情緒。有返里快樂的人；手中提着一隻焦黃色的籐夾，腳旁是一個龐大的鋪蓋。一套白色的中山裝，已染上不少的塵跡。這一望而知是一位讀書的學生。二隻眼睛，只注意自東面開來的車子。這時的心裏，恐怕只希望一登車子，便立刻到家鄉，與那已有半年未曾見面的母親暢談；告訴一些校中的趣事，引得她發笑。腦中是充滿着這種希望，所以一位素稔的同學，在身旁，細細地講着，他竟然是「聽而不聞」了。惜別的表情呢？當然是有的，不過內在的情緒，我是不能知道分毫的。不過，見到他們侃侃地訴說胸臆，難捨難分的樣子；是快樂，是痛苦，也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考察團的幾位同學，都抱着一種希冀，因為關中的名蹟；雖說是早早聞名，但是像今日的登了車，出潼關，蒞西京，觀歷其境，却是生平第一次。我們靜靜地坐在行李上，學一學「心定自然涼」的古訓，等待那慢車的光臨。

時間是快到了，怎麼還不見客車來呢？心裏真有些焦急。突然地，車站上起了一種莫名的騷動；原來是有一列火車，自東面駛來。車頭怒吼了幾聲，車身已進了站。但是那列車子，破舊得太像「行李車」；所以不敢舉步上車。豬紅色的漆，周塗着車身，已帶有黑暗色了；是表示着年紀不小嗎？二個白色大字「隴海」，却又很明顯地射進入我的眼簾。車門乃是開在當中。窗口的大小，約一英尺見方。一節車，只有八個窗子，和二扇門。（比京滬路的慢四等，還不如呢！真符合了破舊的名稱，上了車我暗暗地抱怨着。）也顧不得什麼憐不憐，搬好行李，占着坐位，車才輾輾地動着；「洛陽東

站」四個字，也已經飛逝過去了；名重一時的洛陽哪！與你賦別了。

在車上，與朱撫松君，危坐一隅；非常侷促。斜對面，躺着一個穿深咖啡色綢長衫的「大好老」。鈕扣上，挂着一塊銅牌；刻着某某大學；想來明明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却不料他一個人，竟然占了八個人的坐位。舒舒服服地躺着還不算，再將自己的行李，放在坐位上。十足暴露出自私的行爲來。車的角隅，坐着一位當地人，頭戴一隻特製的草帽，穿着一套白色的土布衣袴；看上去布質很厚，初秋時穿着，也要嫌熱的。脚上的一雙黑色的「大做布」——蘇州話——鞋子，已經有了小裂痕。面上全是油光，一絲笑臉也沒有，坐得非常端正，規規矩矩。雙手交叉着，二目微閉，呼呼地好像入睡的樣子。身旁坐着一位嬌妻，她的頭上包紮着一塊黑色的土布，不知道用來防風，以免被風吹得頭痛，還是一種時髦的裝束？狹長的瓜子臉，不敷一些脂粉，耳上戴着一付金屬的耳環，黃沈沈，金光四射；倒很惹人注目。藍色的短衣，套着一件黑色的背心；淡咖啡色的襪子，套上一雙黑色的鞋子；鞋口上，兜着荷色的邊，鞋頭上，還繡着幾朵紅色的小花。她一心一意，照顧着她手懷間的寧馨兒；很自然地顯出了「母性之愛」。但是車的一靜一動，顯緻地暴露着粗野的舉動，那個小孩，因之常常驚駭而呼號；打破了車中的寂靜，與那販賣員的叫囂，構成了交響曲。我與朱君合泡了一壺紅茶，茶色漸漸地由紅而變黃，不知不覺之間，紅日已經西墜；夜之神，已經光臨大地了。晚上：由隨車侍役，提着二盞一支光的煤油燈，掛在車壁上，燈光幽暗得可憐，連手心的紋路，也看不出，怎能利用時間來寫信寄給親友呢？所以就閉目靜養，聞聞一陣陣的大蒜頭味兒。除了，車輛與軌道的磨擦聲，或是汽

笛的吼聲外，沒有別的聲息。還是勉強打瞌睡吧，明晨到達西京後，還有許多事要幹呢！

從西安到咸陽

(轉載)

八時汽車離開車站，出西安北門，折向西行，速度逐漸提高，車內的乘客像不倒翁似的搖擺不定。當它駛到凹地的時候，會將乘客彈起半尺多高。那因這條公路，並未修築，僅照原有的大車道上，稍加寬拓，所以高低很不平均，灣度坡度，也極不合式。

汽車灣灣曲曲行駛了一點鐘光景，就到渭水了。渭水河面，約有半里寬，並未駕駛橋樑，來往的汽車，大車和行旅們，都由民船擺渡。我跑出汽車，舉目遠眺，渭水北岸，咸陽城的雉堞城樓，倒映在河水中，款乃的船聲，清脆可聽。南岸一帶綠油油的白楊，在微風中接腰搖擺。那長方形的古舊的渡船，每次擺渡，可裝二三輛汽車，四五輛大車，和數十名行旅。十餘個脫得精光的船夫，全身晒得黝黑，像印度人一樣，有些立在船上用木棒撐着，有些浸在水裏用力推着，「杭育」不斷的呼聲，是何的悲慘和沉痛！這一切景物，點綴成『咸陽古渡』的美景。

我們很不湊巧，汽車到時，渭水南岸已停着八九輛軍用汽車。照渭水渡河的『慣例』，需把車用汽車渡完，然後擺渡商民的汽車。這種慣例，自然不能改變，只好等着。心想：這不是什麼慣例，而因那汽車上坐着『守土安民』的士兵吧了。

等渡擺渡，約莫有二小時，總算渡過渭水，繞咸陽東北西進，經過阿房宮故址，那『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的壯觀，已成一堆瓦礫，徒增過覽者的憑弔而已。阿房宮故址，許多周代的陵墓，或方或圓，分散在公路的遠近。幾十里長的馬嵬坡，屏障在公路的北面。由此西行，過興平縣城，至馬嵬坡將盡處，路北有唐楊貴妃墓，一圍土牆，殘缺不全；因憶：『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那樣絕代的美人，也是成了一堆黃土，不覺久然惻之。

往周陵去

鄒國雄

那是早上八點鐘的時候，我們由西安出發，坐着省政府的汽車，浩浩蕩蕩順着平坦的大路前進。事前我們已經知道咸陽的渭水鐵橋被水沖壞了，所以我們不坐火車去，而從公路去呢！公路是十分的平坦，這不能不說是內地建設的進步。

車行大約不過二小時的光景，便停在渭河的南岸，可是當時兩岸的汽車和大車都雲集着，貨物也堆集如山，行人更是如蜂如蟻，他們是等着過渡的。前天下了大雨以後，河水便高漲起來，在河面闊而河牀淺的渭水，自然會發生水流湍急而泛瀉的形勢。所以火車橋也沖斷了，汽車的擺渡也因為水急而不能成渡。直到今天才放晴，水勢漸漸低下，因之被阻隔的車子才開始擺渡。這時前面的汽車和大車足足有三十多輛，雖然有當地的士兵努力的幫着，可是千年未改的渡河老法，和四方方而又運轉不靈的大木船，要等到什麼時候才可以渡完呢？我們爲了時間的關係，只得先將人渡過渭河而叫我們的車子在南岸候着罷了！

渡河的方法，說來到也十分可憐，先由當地的苦力同胞一個一個將我們背到大木船上去，由岸到船，差不多有十數丈遠，都是二三尺深的泥水，在無辦法中，只得由他們背着，每人照價給費五分。

到了北岸，約行四五里，便是咸陽城。這座古城，是破舊不堪，街道是十分的狹小，物質建設可以說是落後到極點了。回想它那古代的繁榮盛況，不禁起了滄桑之感！我們任便的遊一遊城內，什麼鳳凰台什麼安國寺，都沒有什麼好玩的，不過一個高台，和一所古廟罷了。這時我們爲着「饑腸轆轤，」便踏進附近的一所麵店裏吃麵。半天來未嘗進食，一看見大碗的麵條，擺在面前，什麼也不顧，狼吞虎嚥的吃了一頓。飯後的精神，愈發充喚，於是一個一個舐着肚兒，大步欄欄的走出飯館。現在讓我來說一個笑話罷！當我們吃完了麵走出飯館的時候，忽然有一隊隊的學生和軍人在街上遊行，他們看見我們服裝奇異（西裝學生裝都有）說話不同（有的說上海話，有的說廣東話，）便詫異起來了！有幾個武裝的同志，好像是軍官之類，跑上來攔住問：

「你們是那國人？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呢？」

我們齊聲說道：「當然是中國人！」

他們不相信，便轉身看周樹華君的面孔，也打打量量他的服裝，繼續問道：「你是中國人嗎？」周君遂用上海話對他說明，我們的來歷，「阿拉上海講了一大篇；不說則已，可是一說起上海話來，倒錦上添花，增加了他們的懷疑。那軍官馬上說道：「你不要強辯了！你還不是日本人嗎？若是中國人，爲什麼不說中國話呢？」可憐周君有口難辨，只可被疑作日本人。後來他們要檢查我們旅行的護照，可是護照在團長身邊，團長在城外僱車，關於護照的事情，不知費了多少唇舌，始終是沒有用處。軍官說：「沒有護照，便請你們到司令部去吧！」正在無法可想的當兒，我們的領隊余教授想起

他袋裏有幾張自己的名片，待拿出來證明一下。正在這鬧不開交的時候，我們的團長來了！和余先生說起僱車往周陵的事。團長的一口東北話，便使整個疑團，雲飛霧散了！這時他們才離開！不然我們也許要考查一下咸陽的司令部呢？由此看來，到內地去的人，不能不注意到護照的重要，同時國語也不能不學會一兩句。

我們的團員都齊集了！我們到咸陽來的有十五個人，可是費了半天的功夫，只僱得十四輛人力車，所以每人要輪流的步行，以示均等。那地方的人力車是不跑的，因為走得很慢，所以跑路的人也不覺得十分吃累，從咸陽到周陵，十五里的路程，在這種情形之下，幾要行上一個多鐘頭呢？

周陵不過是兩堆黃土，聳立在一所大的陵園的院牆之中。前面都立着乾隆時代的石碑，兩旁分立着自唐以來的碑碣，大概都是各代的明君賢相，謁陵時所修築的。文王之墓在前，武王之墓在後，聽說旁邊還有周公的陵，但是現在不知遷移到什麼地方去了。周公的陵墓，姑不必論，就是文武二陵的真假問題，至今也不能斷定，因為已有數千年的光景了！

周陵可以說是我國古代文化的淵藪，屢經國民政府重修，而且裏面又辦了一所周陵小學，十分可觀。

我們參觀已畢，拍了照留作紀念，在炎日當空之下，沿着原路回來。到了渭河北岸，已下午五點鐘了！我們仍然坐着四方形的木船過渡，看看那些船夫們都是赤裸裸的在水上拖船，真是非人的生活；但是他們不管勞苦，不顧艱辛，他們的苦隨着歌聲便消逝了！船不住的前進，歌聲不住的喧揚，

天邊的一輪紅日，在晚霞的懷抱中，漸漸的沉下去了！船進蕩蕩，歌聲幽揚，遊山玩水的人們達到了彼岸。

渡船是咸陽縣政府所辦的，每年不惜以數千元的巨款，來發展交通。這地是「咸陽古渡」，是千年如一日的「咸陽古渡」。

咸陽懷古

摯 盧

對關河今古蒼茫，甚一笑驪山，一炬阿房，竹帛煙消，風雲日月，夢寐隋唐。快尋趁王家醉鄉，見終南捷徑休忙，茅宇松窗，儘可棲遲，尤好徜徉。

六日西安的印象

鄒國雄

古來歷代曾經建過首都，也是國民政府最近定爲陪都的西安，的確有令人尋味的價值。

西安是西北一個重要的城池，這是不能否認；尤其是在外侮日極的今日，我國爲着尋求一個退步的地方，便不得不看重那個久已荒蕪的西安了。西安在三四年前不過是十萬餘的人口，可是到現在已增加到二十餘萬。尤其是在邵力子先生主陝和張學良先生的東北軍開入陝西以後，更使西安增加速進的繁榮。這個原因，當然是政治上的改進和匪類的肅清爲最大的效力。當我們一入西安城，看看道路的廣闊，建築物的工作着，公共汽車的行駛着，比任何內地的城市也沒有這樣勵進的建設，狼象要把一個古代式的西安城，馬上要變作一個現代化的城市一樣。

可是當我們在市面上看看，覺得很多大小新張的店鋪買賣，都是由外地來的。總括起來：大約以北平，天津，漢口和瀋陽各地的爲多。就是工作的人員，據說：也是由外地來的；因爲可憐的西安，在以往是處於黑暗的天日之下，所有有才幹的西安人都跑到外便去發展了，因爲那時西安是不需要着他們呢！現在他們在外地已經有了相當的地位，雖然西安需要他們回來建設，可是他們不願意回來了。所以無論在什麼工作的地方，大蓋人才上的供給，都是外地來的，因此外省人在西安都佔着很重

要的位置。甚至人力車也分兩派，一派是由河南省來的，一派是本地的，河南來的人力車夫都能跑得快一點，本地的車夫便比不上他們，可憐的西安人連人力車夫的地位都被外來人打倒了。雖然本地人近日有排斥外來人的趨向，可是事實上並不能得到有什麼效果，最大的原因就是給他們甚麼事幹也幹不來。狼象你想建築水門汀的房子，你便沒有辦法找一個本地的工程師了，諸如此類，可以推想一般了。

本地人受着這種痛苦，還算明顯的，其他較為間接的呢：例如生活程度的突然提高，也是本地人一個莫大的打擊。因為西安近日外來的人口突然增加，日常生活所需的東西都貴到了不得，例如一個桃子要三四分錢的代價，可是在西安附近的地方一分錢甚至幾毫錢便可以了。我們知到生活程度的突然提高，對於本地人是大大的不利，因為外來人在西安，若果他們的收入能夠充足他們家庭的開支，他們便繼續的在西安住下去；不然的話，他們便跑了，因為他們是客居的呢。可是本地人便不成了，譬如他們從前是一百元一月的收入，這一百元的收入他們一家是狼夠開支的，現在因為「百物騰貴」，購買力薄弱，可是他們收入仍然是一百元，那麼叫他們怎樣夠開支呢？同時地皮的漲價，是隨着市面繁榮而來，聞說從前火車站附近的地皮，不過數元一畝，可是現在已增到數千元一畝了。在一般有地產的西安人，當然得到特殊意外的利益，可是一般要租房子住的本地人，便受了莫大的打擊了。因為日前納十餘元一月租的房子，現在增到數十元，這是無形中使他們增加了無限的負擔。

同時在市面看到新張的店舖，他們買賣的都是洋貨為多。甚至日常用品，衣着飲食，也有洋貨。

好像穿的有洋服店的呢絨，飲的有外國來的洋酒牛奶，食的有外來的罐頭食品，甚至美國桔子，蘋果，也隨處可見；用的如足踏車，汽車，和其他一切的用品。這種物質的推進，無異使西安變作一個洋貨的大推銷場，這不能不算西安目前的一個大問題。

但是西安建設的勵進，是不能否認的，自早年隴海路達到西安後，商業便興旺起來。聞說城內的幾支大馬路是最近完成的，私用電燈數月前才有，大部份還是大商店採用，現在有求過於供之勢。

至於建設的經費，大部份是來自全國經濟委員會，在本地籌得的款是不夠開支的。陝西的大宗收入還是靠着種植鴉片方面。（但據省府的公佈，在明年一月起已一律禁絕種植了。）所以本地的鴉片煙膏是特別的廉價。聞說一元有三兩多，而質地比之雲南的還要好，所以陝西的百姓們，因為煙價低廉的原故，吸食的特別多。西安城內戒煙院是不少，男女的也有，可是賣煙膏的也隨處皆是。這不能不算西安的一個污點。

總之西安市面的突然繁榮，我未敢判斷將來是怎樣。可是這種突然的進步，是否能繼續的支持下，去？同時人民生活程度的突然提高，對於西安國民經濟上的影響如何？至於這種繁榮是否一種「外強中乾」的繁榮，對於西安有興趣的人，不能不加以切實的研究。

民廿五年七月七日于華山旅次的日記內抄出。

漢中剪影

漢中今稱南鄭，是陝西第六行政區的首縣，位於秦嶺之南，漢中平原中的心；自西

（轉載）

而東的漢水，橫貫其縣境。因此，土壤肥沃，氣候溫和，物產饒富，人烟稠密，故有「小江南」之稱。倘使你從寶鷄南行至漢中，中間經過七八日路程的棧道，雖然隨處都是高山曲水的所在，但因道路崎嶇，行旅困難，及至越鷄頭關，達褒城——離漢中約四十里，你的心坎中就會輕鬆許多，而湧現出愉快的情緒了。因為在棧道上不僅路險難行，即飲食住宿，亦極不便；而近年來陝西農村經濟破產，盜匪叢生，在棧道上行走，隨時都有被搶掠的可能。如果到了漢中，那些映射於眼簾的一切景物，都能使你忘掉了在棧道上的辛苦，疲勞和恐怖。

漢中因為交通阻梗，經濟文化，異常落後，然其所處的地位，不論今昔，都是陝西經濟政治的中心，也是教育文化的樞紐。現在西漢公路（西安至漢中）及漢甯公路（漢中至甯羗）均已完成，北通關中，西南入四川，都以此為孔道，將來經濟文化的發展，自在意料中。縣城在漢水北岸，城垣短堞，極為雄壯，新建築為東南西北四欄樓，尤為堅固。如果你初看到這座城池的姿態，也許會有「王者之都」的感想吧？城內舊有的街道，大半已改建馬路，尙屬寬敞。可是這些與大眾的生活實況，究竟沒有多大的關係呵！堅厚的城垣欄樓，在軍事上固然是防禦極好的憑藉；然寬闊的街道，田夫野老是得不着十分好處的。就這些表面的形態看，不能即說漢中人民的生活，是很優裕的。事實上，那裏的老百姓們仍然在窮困的環境中生活着。這一二十年中，漢中的各縣，不是兵燹匪患叢生，便是旱荒水災相繼，再加苛雜繁重，烟毒流行，目稅老百姓們日常生活的艱苦，定然使你有悽愴之感！不過生活艱苦的漢中老百姓實在太過頹唐了。這城市中的居民，十家之七八，都備有鴉片燈，招待客人，亦以此為「高尚品」而各街道上，據調查統計共有鴉片館一千五百餘家，每家平均有鴉片燈五盞，營業非常發達。烟民占全城人口半數以上，鴉片流毒之深，於此可見！在復興民族的口號下，什麼時候才能把這些苦惱頹唐的人民引導到軌道上去呢？

西京旅行的感想

余日宣

民國廿五年伏假，我與同學十七人，從上海動身，經過首都 銅山 汴京 洛陽然後到了西安，我們在「陪都」遊了六天之久，稍有感想，略略地記在下面：

(一)旅行之重要——俗語說：「千聞不如一見」，這話是的確的，我們平日對於西北，很少注意，甚不明瞭，即或有人談及，也無深刻的印象。這次身歷其境，才知道長安故都的偉大，及其在歷史上在文化上在軍事上的重要。尤其是近數年來，在一切建設事業上，所有驚人的進步。我們旅行回來，不但是對於西安，有了相當的認識，並且對於牠發生了極濃厚的興味，每次涉獵報章雜誌，只要發現了「西安」二字，不管牠是講西安的政治財政商務農業軍事剿匪，就彷彿異鄉逢故友的一樣親密，總以先睹為快，假使我們有機會能旅行中國全國，我們對於全國各地的關係，當比現在要密切幾十倍，所以旅行的重要，是千萬不可忽略的。

(二)到西安的第一個感想——我們乘火車快到西安城，就看見城牆上，有「服從革命領袖蔣委員長」十個大字。我就想到我們全國的同胞，是真覺悟了，現在知道全國統一的重要，和擁戴領袖的必需，以前所謂「內戰」，並不代表民意，不過幾個封建思想的軍閥破壞統一爭奪地盤罷了，所以我相

信陝西的同胞與其他各省的同胞一樣，是真「服從革命領袖蔣委員長」的。

(三)事在人爲——陝西原爲我國饑饉最多的一省，一是因爲旱年太多，雨水太少，二是因爲交通不便，遠水救不了近火，聽說七八年前，還有奇旱，人民無米爲炊，「易子而食」，真是淒慘到極點，隣省雖有餘糧，無法運到災區，但自仰力子主席治陝以來，隴海鐵路已可直達西安，公路通數省，城內汽車公共汽車有綫電報無綫電報電話電燈，都已逐漸興辦，僅水荒問題，尙未解決，每當水缺的時候，飲食起居，極感不便，食水當然不敷，就是沐浴的水，也常是四五人共用一盆，但是現在正籌備自來水公司，將來旱災在陝西必成爲歷史上的名詞了。可見得「事在人爲」，「人定亦可勝天」，

(四)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是很普遍的，在西安的好幾方面，都是顯而易見的，其成功最大的原因，是本省長官以身作則，就以邵主席而論罷，我們先去見他一次，他不在家，就由他的祕書長殷勤招待，等到下午他回來的時候，一聽說我們去拜訪未遇，就立刻打電話，請我們前去一敘，見面和談話的時候，他非常的平民化，毫無一點官僚習氣，他穿的是中山服，並且是國貨做的，我們以後在華清池又遇見他，他仍然穿的中山服，他的屬員，也都是穿的中山服，薪水都很少，有時三年不加薪，全城人民的衣服都是很樸實的，很整齊的，街道很寬，車馬行人，都向左邊走，很有次序。

(五)教育落後——西安教育，因交通不便，財政困難，所以不甚發達，陝省最高學府，就是西安的陝西省立高級中學，聽說從前有一次將他改爲「西北大學」，後來因程度發生問題，教育部將他又

改爲「高級中學」，去年東北大學在西安郊外，設立東北大學分校，同時「西北大學」也有恢復的呼聲，不過尙未實現，女子教育，更形落後，女學生不常遇見，道上偶而看見的摩登女子，多半是由南方去的。所以西安只有男青年會，沒有女青年會，但是去年男青年會內已附設「女子部」，浴室亦按期爲男女會員分別應用，恐怕再等不多幾年，女子教育，也要大有進步。

(六)生活程度——據邵主席說：西安生活程度，以本地人而論，並不甚高，但是以南方人移陝者而言，就比上海還高，因爲本地人，多用本地出產，南方人多已養成用舶來品的習慣，這種舶來品，先到上海天津青島各海口，然後再加運費，運到西安，加了運費，當然牠們的價值，比在南方還高，或者他們喜用外省貨，如同南方的罐頭食物，或綢緞布疋，這些貨物加上運費，當然牠們的價值，也比在南方要高，再者，本地人吃麵，不需要很多菜蔬，南方人吃飯，需菜很多，本地人住審者還是不少，南方人必須住屋，但是屋的求過於供，所以房租很高，因此南方人，到了西安，每每感覺生活程度太高。

(七)住審習慣——我們起初以爲住審，不過是太古穴居野處的遺風，生在二十世紀，若仍住審，彷彿是文化落後，這種習慣，應當根本剷除，但是據本地人說，住審比住屋的優點還多，居住審中，冬暖夏涼，建築費不大，設備不必多，又無火災危險，如有戰爭，雖有飛機轟炸，住守審中，比較住礮台戰壕還穩固，所以東北軍隊到西安後，就在四郊開闢新審，不另築軍營，據說陝西省政府公署，和邵主席住宅，都是仿審建築的，所以審在今日，不但不是落後，反是最摩登的一種建築物！

(八)禁煙——陝西吸鴉片煙的人很多，所以種鴉片煙的人也不少，因此禁煙，是西安最大難題之一，但是自從邵主席治陝以來，以分期辦法，努力禁煙，使種煙人和吸煙人，每期都逐漸減少，現在已有的成績，非常的好，在最近的將來，很有禁絕的可能。

(九)外省移民——近年來，西安漸有蓬勃氣象，一切建築事業，多需要專門人才，所以外省人移往甚多，政府商店銀行鐵路公路電廠所需專門人才，多來自南方，不過這是過渡的情形，等到陝西本省的專門人才造就好了，就可不必再向外省物色，我們在西安的時候，西安電燈廠，正借西安高級中學招考練習生，其餘各機關，也正在訓練本地人才，同時陝西人送子弟到外省讀書到外國留學的，也漸漸多了，這都是好現象。

(十)前途光明——我們十八人，遊歷西安以後，都有感想，感想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有一種感想可說是全體一致，這感想就是我們大家公認西安的前途，是異常光明的，邵主席在積極方面，努力建設，注重教育，改良農業，提倡國貨，在消極方面，減輕賦稅，破除迷信，剿滅匪寇，禁種鴉片，十年以內，如無內亂外患，西安可以大治。

結論——天下事在人爲，有志者事竟成，拿破崙字典中無「難」字，我們中國領土雖大，人口雖衆，只要大家肯埋頭苦幹，公而忘私，西安可以變成模範市，陝西可以變成模範省，中國可以變成模範國！

華清池演講錄

(民國廿五年七月)
在陝西夏令會講

周莘農記

(一) 邵力子主席講辭

這次余日宣先生帶領了滬江大學的同學來西北攷查，曾經問我陝西的地方，有什麼特殊情形，當時我沒有想到，今日承華西青年會所辦的夏令會要我來講，我却想到了一個陝西有的特點了，那就是本省新興運輸工具的膠皮輪車了。

陝西省南北都是山，歷來的運輸，完全靠着騾馬或人力，關中區域，雖多河流，可是不是游寒淺涸，就是奔流湍急。交通極感困難，至於陸路呢，靠騾馬和人力行動的車，速率是極慢。要知交通不便，什麼文化建設都無從談起。

當時曾經有人建設多購買一些汽車來，然而汽車和汽油都來自外國，交通問題雖因此可解決了，可是這種直接地大量推銷外國貨總覺有些不妥當。我國各處公路的建築，已有非常的成績，同時外國人汽車商及汽油商也大大地做了一些好買賣，我國的金錢由此外流的着實不少。

陝西省現採取了一種很方便的辦法，就是以汽車胎（上海製造的國貨）配置於舊式大車上。本省

建設廳機器局試造這種樣子的新車，獲到意外的成功。這種木構鐵輪的騾車，其構造形式和華北各省之大車無異，牠的載重能力，多則千斤，少則也有五六百斤。以人力駕駛一頭至三頭牲畜，一天可跑一百多里路。

這種辦法，至少有下列幾點利益：第一造價不貴，農家可以自辦，無須借重運輸行業，第二運輸容量及行駛的速度，較舊車大增。第三可以完全採用國貨，可免去爲外國推銷汽車或汽油的苦處。第四：不但是廢物利用，同時也可不傷公路道面。這種車子今計不下四千五百多輛，因爲事實上的需要，將有逐漸增加之勢。東北軍人來此，有不少人是藉此營生的。

總之，這種進展是時代造成的，只要我人站在時代的前面，不必恐懼，不必後退，只要用腦子，只要有幹的精神，什麼問題都能解決。諸位希望我講一些國難時局和個人出路的問題，我今日所講的不能算具體的解決，只能算供給諸位一個研究的立腳點。

(二) 余日宣教授講辭

旅行以來感覺到貴省進步很速，尤其是自從邵主席來後。大會主席要我演講，我事前沒有充分的預備。諸位在邵主席演講後再聽我的，正如在盛宴大筵之後，再嘗一些鹹菜滋味。

在夏令會討論題目中有「國難」一項，我即根據這一點演講。

我國國難非始於九一八，牠已有長久的歷史了，一八四二的鴉片戰爭時已開展了。國難的範圍也

很大，例如俄國侵略外蒙古，他的手段的陰險，更甚於日本，於不知不覺中，外蒙古漸入他的勢力範圍了，活佛等於傀儡。那裏只有盧布可以通用，我國的紙幣在那裏等於廢紙。蘇俄軍隊可以駐在外蒙，蘇聯人民可以移殖外蒙，然而我們却不能。

由外蒙過去是新疆，有友自新疆歸，說那裏的人多半是講土耳其、英、俄、日、等國言語，中國語是很少聽見。本來英俄土日各國野心佔領新疆豈自今日始！

再過去是帕米爾高原，乃是漢族發源地，現已爲英俄二國密約佔據。雲南一部已屬英，片馬，班洪，江心坡等等邊疆問題，至今尚未解決。

廣西方面時有法軍侵入，不抗即進。海島爲法所佔。在東北方面，則東北四省已不見我國旗。足見四面八方多處於危難之中。我深深地感覺到，這是很險的，然而用着「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的辦法，又有什麼用呢？

我們不要在土地既失之後，纔想着去研究牠，現在應先將各處詳加研究。日本對於東北研究的雜誌，總計有二百餘種，上海同文書院的學生的畢業論文，都是根據了到中國各處調查結果而作有詳細的統計。講到我們自己呢，反而對許多地方都很隔膜，說也慚愧。

至於用什麼方法研究解決國難呢？各方的意見也不一致。例如我國軍隊不興，就有人提議請外國軍事專家來指導，同時增加軍隊的數量，其實我國軍隊以人數而論已爲各國之冠，足見徒然增加陸軍是無濟於事的。故也有人提議增加海軍，不錯，我國海軍太簡陋了，可是歷史告訴我們：我國前四十

多年海軍不是很有朝氣嗎？結果將軍艦雙手供奉日本，爲什麼戰時不打反而送掉，其中固有原因。然而由此可見當時儘有海軍也是無用。因此有人注意到要增強空軍的勢力。可是如果那些空軍只知道參加內戰，那不是更糟嗎？

再說財政罷！外國人以爲中國人很富，也可說是富。曹錕賄選總統，其運動費竟達一千數百萬，徐世昌的做總統也是走這條路的。再如水災問題等等，鉅大的捐款所造的橋築的堤，不久即毀壞了。這是以前的情形，自從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後已很少見到這種現象了。

也有人以爲我國國難一半也是缺乏人才而造成的，所以只要有人才，國難也可以消滅了。這種見解，只見到事實的一部份。兄弟昔日在歐美留學時候，大致時中國學生成績往往都比較外國人好。曹汝霖在五四運動時候有許多學生罵他是賣國賊，他笑顧屬下說：「我昔日亦能作動聽的愛國愛民的演講，這一羣學生，他們因爲沒有我的機會，否則也會如此幹的。」

般汝耕現在組織冀東偽政府，他從前在日留學時代成績總是很好的。足見只靠人才是不能解除國憂的。

曾經有個外國朋友說：中國人自私心太重了。據說昔日外國人送我國公使館二棵樹，一樹送國家，一樹送給那位公使的，過了不久，園中二樹的生長顯然不同，公使自己的樹很盛茂，公家的樹則漸將枯死。他又說中國人無團結力，事交一人能辦的好，二人合辦當能勉強做下去，要是叫三個辦，那就勢必至因爲意見不合而不能辦。

所以歸根而言，這是一個道德問題，所以道德人格不能培養起來，一切中國問題都無從去解決。兄弟以爲我們不必抱怨他人，凡事當從我們自己做起，救國必先救己。

陝西的交通

(轉載)

從中國古代文化史的觀點來說，陝西是文化發展最早的省份。陝西東部，近黃河西岸，有軒轅黃帝的陵墓；近年有人證明他在中國曾有偉大的建設。關中的西安、咸陽、興平、武功、扶風、岐山等縣，到處都有周時的陵墓和其他的遺蹟。然而陝西全省，峻嶺綿亙，丘陵起伏，自然地理將它劃分爲三個（陝北、關中及陝南）全然不同的區域。因此經濟文化，日益衰落，又加連年兵災、土患、水災、旱災，相繼而來，農村經濟，早已完全破產了。近年隴海鐵路通車至興平，同成鐵路北段亦於今年正月間直達潼關對岸的風陵渡各公路和河渠，正在積極建設，故關中工商業與文化，有漸臻繁榮發展的趨勢，（自然只限於關中）。可見交通事業的發展，對於經濟文化，實有莫大的關係。陝西的交通事業，現今正在建設中，不過建設的歷史極短，故全省主要的交通要道——鐵路公路都未完成。茲將陝西的交通現狀，略述於後，以供研究西北諸君的參考。

鐵路——隴海鐵道自二十三年底通車至西安以後，繼續西展，今年夏間，已達成陽，又前展至興平的馬嵬驛了。渭水鐵橋，工程浩大，亦已竣工。惟自西安以西，車站的公事房，尙未建設完畢。西安之東的灞橋，因壩水的河床全係流沙，建築橋樑極難，過去用木料搭成，通行車輛，故夏秋山洪暴發，木樑沖毀，客車時常停頓。自潼關以西，鐵軌的鋪設，雖因土基太鬆，改用鋼板爲枕木，然火車行駛，極其緩慢。其營業方面，除貨車兵車外，每日按時有特別快與普通快客車兩次。隴海鐵路西段，自馬嵬驛起，正在動工建築，但出長武，至甘肅、平涼以後，因有六盤山脈，山勢高峻，建築工程，自然極難，所以全路通車，直達蘭州，最近是難以實現的。此外同成鐵路（大同至成都）需穿越千山萬嶺，更不知何時才能着手建築？

公路——陝西因鐵路缺少，建設困難，故現時避難就易，開闢汽車公路，以利交通。但是已通車的公路，不到三千里，與全省五十六萬平方公里的面積比較，極爲可憐。而且大部份的公路，僅就原有的車行道稍加開拓與修理，高低極不一致，下雨稍大，汽車就不能行駛，蓋各路的排水工程，設備不良，而坡度灣度，也都不合理，所以汽車行駛，頗多危險。較稱完善的，僅西漢路（西安至漢中）南段鳳翔至漢中七百二十公里，及漢寧路（漢中至寧羌）而已。

張學良副司令訪問記

鄒國雄

我們由陝西省政府的介紹，定了七月五日去拜會坐鎮西北的張副司令。我們八時半出發，九時正達到剿匪總司令部，九時十分張副司令便會我們于會客室。張先生是三十多來的年紀，中上的身材，身體是十分強壯，當他和他的秘書入會客室時，我們的團長向他將我們一一介紹，他一面看我們昨天開給他的名單，一面他很客氣的向我們一一握手爲禮，然後他才坐下向我們作下面的談話：

首先由我們的領隊余教授向他道及我們這次旅行的目的後，余教授便開始問張先生了。

余先生問：「請問張副司令近年來對於國家的建設有何計劃？」

張先生很沉默的想了一刻，便答道：「近數年來對於國家，不獨沒有什麼建設可言，而且使國家陷於不名譽的地位，使領土受了莫大的損失，這是一件極痛心的事。至對於國家的建設，我（張先生自稱）以爲非統一不能建設，從我有能力辦事起，便開始有此主張，而努力實行之，任何困難亦所不顧。但統一問題，即中國任何問題，都與外交問題有極密切的關係，如中日問題一旦解決，則什麼問題都可解決。……」

余先生又問：「軍事秘密當然我們不敢致問，不過關於剿匪問題可否請張副司令說明中國多匪

是爲什麼原故？」

張先生想了一想說：「這個問題，我在武昌時，報界記者曾經問過我，現在回憶起那個答案，就將那答案重說一遍吧！可憐的中國老百姓，也有他們的苦衷，因爲他們不能解決他們生活的問題呢！話可分兩面：一方面貧窮的老百姓沒有飯吃，因此誰說可以給他們飯吃，他們便跟着誰，就是我張學良這樣說他們也跟着我來的呢！這就是匪多的一個原因。其次就是一般有知識的青年人，他們求不得出路，便挺而走險，自己求自己的出路，這是匪多的第二個原因。……」

余先生又問及匪區的情形怎樣？

張先生很詳細的答道：「在最近陝西的共匪可算肅清了，可是匪的數量還沒有減少，不過匪區是縮小了，因爲匪只是搬搬家吧。他們都跑到甘肅和甯夏去了！我曾在前線住了兩個月，知之甚詳，大概匪區收復了之後，善後亦成了一個大問題，如某縣（記者忘了）全縣只有數千人口，糧食只能自給，一旦數萬大軍開進，又加以交通不便，軍隊都是在該地買糧，但糧雖是用錢買，可是買了以後，百姓便不夠食了。所以給他們高價也沒有用，因爲糧食用完，糧價自高，所以今日唯一的工作，還是築公路，使汽車自由運輸糧食，來救濟這種困難。……」

「又如：租借驛馬問題，軍隊雖然每天給他們幾毛錢，可是他們的驛馬，一被租用，他們田間的工作便馬上要停止，而且還要他們一個人來管理那牲口，那麼雖然他每天拿了我們幾毛錢，但他們的損失確很大，……」

「而且匪區內的壯丁都跑光了，雖然最近說是既往不咎，令他們回家，脫離匪軍。另一方面：我們現在辦到的，如農民銀行的低利借款給他們，和政府買耕牛借給他們用，因為匪軍都將所有的耕牛帶走了，耕作靠人力是不成的，因為耕入的泥土不深呢，現在我們將耕牛借給他們，他們便可以數家輪流使用，不至停止耕作。可是壯丁能跑回來的很少，所以剿匪不過是治標的辦法而已！……」

「從前共匪竊據匪區時做了三件事，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而且也是我們尙難辦到的。一是沒有小孩子不讀書，二是沒有抽大煙的人，三是沒有乞丐。爲什麼他們辦得到，而我們辦不到呢？大概是這樣：當匪軍到了一個城池，他們便將糧食通統封鎖起來，凡有子弟不進學校的人家，凡有抽大煙的人，和不作事的人，都不發糧，那百姓們沒有辦法，便不得不依之而行了。我不是給匪軍作宣傳，事實是這樣呢？……」

「但我們剿匪軍對於百姓們是很加恩惠的，一方面免他們的賦稅，一方面用錢和他們買糧。可是實際上百姓們能得益嗎？不，因為地方上的土豪劣紳，一方面壟斷糧食；一方面提早收稅，收了稅才上書請政府免稅，所以利益是在土豪劣紳而不是老百姓了，雖然我們剿匪軍曾經嚴辦了幾個，可是仍未十分肅清此風。而且陝西各地，環境複雜，尙未上軌道的地方，竟像前清衙門裏的黑暗，尙有存留着的。……」

「至於在收復匪區的工作，一則需要錢，二則需要人才，錢的方面固然感到不足，人才的方面亦感缺乏，因為他們不願意往剿匪區工作，恐怕匪軍要再來，所以辦事進行是十分困難。……」

「且數萬大軍開入匪區，糧食每每缺乏，有錢亦無處可買，這真是軍民交困的時候了。」
最後余先生問：「張副司令對於建設陝西情形和計劃怎樣，能否見告？」

張先生說：「這個問題，大部分屬於省府方面的。本來陝西土地是狠肥美，可是因受天時的限制，一遇天旱則生問題，所以建設陝西必先對於水利問題加以十分的注意，若水利有辦法，則陝西便成爲最肥美的農區了。」

末後，張先生繼着說：「在此數年來，東北同志在慘淡經營中，其結果只得如此，以後自當加倍努力。」

我們和張副司令談話，已過半小時了，因爲趕搭十二時的火車往西嶽華山，只得向張副司令告辭，同時我們還請他簽字和拍照留作紀念，最後他是很客氣的和我們一一握手而別。

編者案：當我們在西安的時候，真沒有想到那震動全世的西安事變的主角就是張氏。

現在讀着這一篇訪問記，不禁回想起去夏和張氏談話的一番情況；可是現在的感覺是怎樣，却又非一語可以道出了。

一九三七，三，二十二。

編輯後記

朱撫松

去年暑假內的旅行雜記，一直擱延到今天才印出來，自然其中有很多困難，但編者至少要負一部份的責任了。

經過我們的團長鄭履仁君的努力以及余新先生的幫助，這一本「紀遊」才能夠印了出來。很感激王雲五劉湛恩兩先生，給我們寫了序言：寫稿的或沒有寫稿的團員都給予幫助不少。

關於內容，編者個人還不十分失望。十幾篇稿子雖不能把西北——其實只是豫陝兩省的情形都說出來，然而至少可以把我們這次旅行的觀感寫出。前面幾篇關於整個行程的記述，雖然是大同小異，然而作者的看法各自不同，所以有全部刊出的必要。周樹華君的一篇旅次生活真是寫得真態畢露，大現原形。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是苦的也是樂的！後面幾篇專門記述某地或某次旅行的，更是很好的地方文學；尤其是熊鎮歧君的華嶽紀遊，寫得詩意欲流，很足以令人回味！華清池演講錄也是很難得的文章，遠居在江南的人們，很少有機會跑到華清池去聆略一番演講吧！張學良副司令訪問記也很足以引起人的感慨，真可謂是「此一時彼一時」了。

在這次旅行中所拍的照片很多，恐怕總共在四百張以上，卷首所刊行的只是一小部分，雖然不能

說是精華，却可以代表我們這次旅行的本來面目！

刊行這本紀遊的目的有兩個：（1）是我們這次旅行的一點成績，藉作回憶的資料。（2）藉以激引到內地旅行的興趣，使滬大同學對於窮途已極的內地加以注意。

這次的西北考察團只做了旅行的功夫，而無「考察」的工作。希望今後再有到西北旅行或到別的地方去的，能夠多作一番實際的考查工作。